

恐懼無畏

別克著
愚卿譯

(部二第)

版出店書華新岳太

•三•七四九一

恐 懼 與 無 畏

— 第一卷 — 第一道火車 — 亞瑟·羅夫士在 —

著 蘇 聯 · 別 克 原 著

譯 愚 卿 譯

第 二 部

太 安 新 華 音 店 出 版

• 三 • 七 四 九 三

再訪巴武爾章

一

我帶着第一部故事的稿子，到前錢掩蔽部來見我這部故事的主角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我頗莊重地把一捲用打字機打好的稿子，從行囊中抽出來，放到桌子上。但過了不多的時候，近衛團團長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還沒有功夫來看這部稿子。

終於，他把這稿子拿到煤油燈前，低下頭來看第一頁了。

我們半年沒有見面了。在這個期間，莫梅什。烏雷瘦了；臉色混黑，兩腮深陷，一對大眼睛的角上現出深黃色，顯然還是受了戰爭緊張的影響。在燈光下，他那輪廓顯明的圓面像，仍向初次見面時一樣。好像我在兒童書上見過的那個印第安人的側面像。

他很快看完了第一章，這章是敘述這部書的歷史，描寫我同巴武爾章認識的情形和對於這個使我一見驚訝的人之外表、態度、態度的印象。

他流覽了緒言，又看了看結尾，隨後搖起頭來對我，他眼睛裏帶着不盡歡迎的神情。

「爲什麼，你總在說我是個卡在網人？」他氣忿忿地說。——「第一次就夠了……你好像召請假想科達，都來看吧，多麼奇怪的東西啊。你侮辱了你想寫的人。這像桑傑牛歐歷德……」



去繳，我的臉上顯出了極快活的神情。我終於進去，結果却身遭橫禍……

巴武爾拿微可說：

「但空手竟不多餘，有什麼辦法呢，只好接受這種惡運罷了。」

二

我坐在黑暗的牆角裏，以免妨礙他，而看着你豪少有機會看見的情形：故事的主角戲演他自己的故事，巴武爾拿·莫梅什·烏雷談着巴武爾拿·莫梅什·烏雷的故事。

但他是不會同意這種說法的。有一次，我請巴武爾拿講他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我說他生活中有個別特點。他簡捷答道：「多餘的。」「為什麼？這是我定要知道。」「我不是說給你聽，」「不是說給我聽？」「不是說給你聽，我是說給你聽。我講莫斯科附近的困難生活，講本營指揮洛夫夫戰士的功績。若掉進個人的履歷，那就繁雜而不體面了。」我不能說服他：我這主角是不讓步而難以說服的。

他低着頭看稿子。他看過一頁，就用瘦削的手迅速把它放在一邊。有時，他的手指摸著烏黑的頭髮，慢慢撫摸，手一離開，頭髮就又硬硬的豎立起來。

我從黑暗中看着他。他伸出手去，從桌上一個打開的銀質煙盒中，拿了一支紙煙，在燈上點着，抽了一會兒，在思索什麼。他把紙煙吸燃後，又繼續看下去，沒說一個字，也沒有說一句話。

此類，他又稍微抬起頭來，——這次稍得復話，——從兩眼皮裏拿出一隻鉛筆，開始在打

手機打成的淡紫色字行上，歪斜地寫什麼。

我不來列舉他所寫的一切小紙。只舉出當他把全部電子讀完以後，我們所讀的「學說」。

——我感覺不出莫斯科的味道，看不出莫斯科附近博覽的空氣；——巴武爾竟說道。——請
有把一九四一年十月的歷史時鐘表達出來！

他的判斷照例是激烈的，——有時甚至是不近情理的。

——還有：我不同意你關於恐懼的解釋。

——不同意我的？爲什麼呢？我原是敘說了你的意見。

——也許；也許我這樣說過。但是從稿子上看來，顯得很粗笨，像木頭一樣。要知道，有各
種各樣的恐懼，恐懼也如同愛情一般有其不同的程度，有小恐懼和大恐懼，但你在這裏（他指著
稿子）把禽獸的恐懼——最高度的恐懼，恐怖，——一下加到人們身上，隨後他們又把這種恐懼
擺脫得乾乾淨淨。這是不正確的！此外，你又把兵士看低了。

我提出了抗議，但巴武爾竟仍堅持他的意見。

——是的，你看低了兵士，拿破侖有句格言：「恐懼和私利支配着人。」有些地方，你也有
這樣瞭解人的傾向。

他那一對沉思的大眼睛直視着我，說道：

——「恐懼和私利支配着人；可是，主義呢？德行，良心，榮譽，愛國精神，與同志共患難的

決心，犧牲奮鬥的決心呢？難道這都是空話麼？難道沒有這事，我們能夠感動人麼？

巴武爾寧不滿意我，不滿意他自己，不滿意他自己的敘述。

——爲什麼，——他問道，——你沒有把失敗的情景表明出來？爲什麼你沒有把我們對於失敗的苦惱心情傳達出來？我不是給你說過這種情形麼？

我沒有作聲。

——假令又舉動罷？——巴武爾寧厲聲說，——是一種真正的動搖，在那裏會給驚怕死呢，那您早就沒有命了。

他又看出了我懊惱的神情，於是又微微一笑，補充道：

——尤其是，假令我在那裏當指揮官的話。

於是我就問道：位嚴厲批評了第一部故事，而難以說服的人，來着手寫第二部故事了。

戰鬥前夜

——我們的第二部故事，——巴武爾章，葛梅什，烏雷開始說，——是更重要的。以前我們聽了訓練兵士。現在要講戰鬥了。當兵是不容易的；指揮官教軍隊有紀律也是不容易的；說到領兵作戰，那就更加困難了。

二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巴武爾章，葛梅什，烏雷繼續說道，——我那時當營長，騎在自己掩蔽部裏的行軍床上。這裏離莫斯科有一百三十公里。

從遠方傳來的砲聲，時而隱密起來，時而又響止下去。砲聲是從左方傳來的，離此地約二十多公里。後來，我們知道了，當天，在本師左翼那方面，德寇企圖用坦克衝鋒，突破我軍的防線。

可是，在本營的陣地上，一切部平靜無事。敵人沒有向本營發砲，即瓦洛科茲本斯克防禦區中央地推進。

我輪着思索。

我的隨從兵新琴科真使我厭煩了，全營中只有他一個人敢來囉嗦我。他不是給我預備好了澡盆，就是預備好了午飯。

——等一會！不要妨礙我。

——你怎麼囉嗦？不要妨礙，不要妨礙。可是你自己却整天一點事也不幹。

——我在想。你明白麼？我……在……想。

——難道能修成天的想麼？

——能麼。如果由於我的粗心，把你打死了，我向你的妻子說什麼呢？我營裏又不只你一個人。

也許，你也會想到，特別是在這樣的時候，在戰鬥的前夜，當營長的重要事情！打電話，召部下，在警戒線上走來走去，下命令。但是我們的潘菲洛夫將軍會屢次教訓我們說，指揮官的主要責任，就是再三思索。

三

你已經知道，十月十六日夜間，我派了一百個戰士，走出二十公里，到敵人陣地裏作了一夾襲擊，他們得勝回營來了。

這一次勝利改變了士氣，改變了本營的精神。

往下怎樣呢？

自然，我們的勇氣絕不也能改變作戰的情況。我們塔爾卡團第一營還七百人仍舊防守着莫斯科附近的八公里長的戰線。而德寇的師團已向這裏集中。

兩三天以來使我難地的思慮又轉回來了。

你是知道的，當我接收警戒線時，並沒想到在這段陣地，八公里長的地帶上，只有一營人同敵人對壘，特料想我們後面，會設第二道防線，也許還有第三道防線，那裏有紅軍其他部隊備防；我料想我們迎接着敵人的打擊，並阻攔他們一陣之後，就要向主力方面退去的。

但是，兩三天前，我們知道了，在我們警戒線前邊發現了從維亞茲瑪衝過來的希特勒軍隊，以少數兵力在莫斯科前面抵擋敵人，一直抵擋到援軍開到，——在當時給與紅軍的任務就是

四

總我在談話中，不用「祖國命令，祖國要求」等等字句。當談到愛國時，我想開個玩笑說。

請你不用懷疑：大概，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祖國，什麼是我們所保衛的，養育我們的國家，我的認識和情緒，並不屬於你。

在這些時日，我的轟隆轟隆，一片赤心和全部心都集中在一個目的，——怎樣來堅守本營的警戒線，怎樣來完成本營所負担的任務。

我躺在床三，聽着沙沙聲現出敵人進攻的情景：他們在幾分鐘內穿過當時敵均未佔領的十二至十五公里地帶，進到蘆沙河岸，進到我們的掩蔽壕前。他們一遇到抵抗，發現我軍防線，就乘機渡，在森林中選定一個地點，集中一支突擊隊，把砲隊調到前邊來，準備安當以後，就按照慣用的方法，將軍隊列成楔形，向半公里或一公里寬的窄狹陣線猛衝。可是在本營防區的每公里上，僅僅有一排步兵和一個機關槍班防守。

並且我也沒有預備隊。計算一下距離，就可看出，德寇若實行突然猛攻，那他就能在別段上的兵力尚未調到以前，先把我們這地段上某一公里的防線突破了。

但能否站在德寇兵團指揮官的地位上，替敵人來想想，而猜到這個地點，猜到德寇認為最便於攻擊的一公里地段呢。然而要知道，敵人並不是傻瓜。我用心替他想想，而他也會替我想想的。

自然，他容易猜到我的心思，並會想出方法來欺騙我。他向一個地方攻打，我就把隊伍，追擊他和大砲調到那邊去，而同時另一隊敵人就會衝過空起來的破綻。

也許，現在，他在二十公里外，正帶着讚美的態度，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腦海中現出了集中兵力來攻打我們的德寇兵團指揮官的形象，一個高傲自大，刮了臉的德國人，帶着上校肩章，也許帶着將軍肩章。

他今天就有，或是明後天會有大約一師從大後方調來的軍隊，來攻擊我營的八公里地段，反對本營。又察總司令會帶着這個想調出來而德國軍官面容，——此刻，我躺在床上就定要在這或沉默的鬥智的戰鬥中來戰勝他。——用心看透他的心思，猜破他的計劃，我歷次想道：巴武爾章，你不要以為在你面目的這人是個傻瓜。

但我彷彿看見的那對眼鏡，總歸也不年輕的眼睛，雖能閃出爭勝負的神情，也能很注意而長久的觀看地圖，現在却沒有表現出鬥智的神清，沒有閃耀出他的心思來。他這個德國上校，或是

將軍，我聽說，當晚向他勸降的水營，當晚在莫斯科附近防守八公里週圍的還有紅軍戰士。他還說，他相信着東方的戰事業已勝利，到莫斯科去的道路業已打開；現在只須沿途掃除一些小的隊伍就完畢了。他鄙視我們，他覺得對付我們是值不得勞心費神的。

也許，我聽錯了？他許，紅軍後防部隊之英勇抵抗，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防禦戰，防衛效得，防衛列寧格勒這些無畏的教訓，迫使他加以思考？也許，我們的夜襲，我們的跳圍，向他指與在莫斯科附近還有激烈戰鬥等。

差不錯；在這個深夜，他就會乘着汽車馳向莫斯科廣場和街道的侵略者看來，區區數百個紅軍戰士的夜襲，不過是臨死掙扎般的海軍式的驚濤而已，將來繼續的襲擊也不會少有。防衛隊和總司令部就是該對付他們了。

盧亞在暗示說：你猜中了，你看穿了他的圖謀，於是我的仇恨心都勝了。敵人，你竟頭破血流，你無聊麼？你等一等，我們定會叫你思索哩！

但此刻……此刻，這個勝利專家既然覺得值不得勞心費神，他就仍會在報動作。這確是報動作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幾點鐘內通過十二至十五公里沒有防禦的地帶，並襲擊我們的防禦門衛城壕。……而我只微笑了。我瞧着穿了敵人的服裝，而卻沒有大的進展；我繞了一個圈，又回到防禦門一點上。

五

我聽說了：死傷動員是人所共知的，但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我只是從書上，從顯本和操典上，以及與作過戰的人們談話中，知道了戰爭；我參加過操演；教練導兵士；帶領他們來到戰場上；而戰爭對於我，就如同對於任何沒有親臨戰鬥的人一樣，終究是神秘的。

希特勒猶徒在波蘭，法蘭與過他們作過的手腕；他們突破邊境防線，駕起坦克，頭着汽車和摩托車，向前猛進，隨後就來摧毀那些被包圍的零散隊伍的抵抗。他們也想在我國內這樣動作。

我思索的時候，也用了死板的字眼：擊毀，突擊，摧毀等等。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是摧毀？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雖沒有看熟了的地圖，在眼前就現出了鐵流的小蘆沙河蜿蜒河岸。我們的營或連，——這由機關槍巢和一些單人營組成的營隊，後邊森林裏，掩護着本營附有的八門大砲；前邊，沿河岸都是反坦克的障礙。

再往前，向河那邊敵人那方望去。我看見尚未被希特勒黨徒佔領而我們已放棄的中間地帶上的詳細情景；看見了由德寇集中點通到我們掩蔽據點的那些道路；看見了凹地和樹林，好像這為有意預定為設埋伏用的。當我腦海中現出德軍機隊，不遺馱抵抗將通過那些今天我總尚能設埋伏

的凹地和樹林時，我只覺一陣心痛。

我想出了尾擊的主意：設埋伏，從那些還沒有展開的縱隊後方攻擊，使他們陷於前後夾攻的火力中。

想出了迎擊的計劃，——當敵人攻近時，由裏不察的自動向他們進攻。但是，又用什麼力量將把隊伍從戰線中調出來呢？

當希特勒將軍不久前來觀察本營時，會壓決主張叫我留心乘機迎擊敵人。

但我只有七百人防守這八公里長的戰線。顯然，我不能把全營都調出去，讓陣地空起來。

我簡直無法向你說出當指揮官的這種憂愁。兵力太少，兵力太少……
我替敵人設想，想出了很多方法來解決他的任務。——突破本營防線。而自己却不能想出對
策，不能想出預防敵人來突破營波綫的辦法。
我痛恨自己，咒罵自己。我覺得渾身好像挨了打一般的痛。

六

晚上，我奉到命令：明早五點鐘，到左方那營的指揮點去。

與潘菲洛夫談了一點鐘

我是騎馬到左方那邊去的。

請你特別注意「左方」二字。我想使你知這大概而顯明的情況。請你再想一想，沿薩沙河岸屈屈的本營紡綫，請你面向敵方站看。必須使你以後能清楚的想像出：在你前邊，在本營駐紮前邊有什麼；右邊有什麼；左邊有什麼，那裏更有幾個人，如同我們一樣，佔據了這樣長的地段。十月間不常有的積雪雨過的早冬氣候過後，天氣又改變了。不很冷，開始了秋天的泥濘。夜無星月，四外混黑。

我恐怕在黑暗中連人帶馬陷到坑穴裏，我設法照直沿河岸走，而繞着小道走去。

路很難走，馬走得很慢。「雷萊克」用力拔着泥濘吸住的路子，累得擱頭。我沈重地坐在馬上，默默的沉思。

在途中遇到一些步行的人，往同一方向走。我一下驚悟了。這是怎樣一回事？是生力軍？是疲兵麼？我拿着手電筒不時向馬暗處照照。

這是怎樣一回事？是熟練的麼？兩個一塊，三塊一塊的就走，他們穿着濕透的雨衣，淒涼的

隨即從雨衣上直往下滾，即胸上掛的步槍直挺挺的，有個人問道：

——指揮官同志，到西普諾沃還有多遠？

我問道：

——是什麼人？從那裏來的？

原來這是從瓦洛科拉布斯克來的後備營在這裏乘夜間過去了，同我講話的這些人烏落了伍的。

又有人問：到西普諾沃還有幾公里，我問答着，就跑到他們前邊去了，路上數點鐘有人。四外一片寂靜，夜間遠方的砲聲也停止了。

但此刻，就聽又有人隨着遊蕩向前面走，又是三三兩兩。投兵是令人喜歡的，但是：但是，這對鬼，他們走的很不好。看不出來誰誰是投兵，我的隊伍行軍時是不這樣擁擠，也沒有隊伍的。

過了一分鐘，看見旁邊有發燦的火光，有幾個戰士在這裏烤着吸煙，疲倦了的身體，也不顧潮濕了。

沿途的人請向我提問問題，到西普諾沃還有多遠？

我也急往那裏去的。在盧普諾沃村附近的森林中就是我們都營指揮部。

我到了那裏，沿着潮濕的土台階下去，走到地下指揮部裏。——啊，莫梅什，烏雷同志請進

來。

這是一個熟悉的嗚咽的聲音。

我看見了潘菲洛夫將軍。

他坐在火爐旁，正脫皮靴。一隻皮靴已脫掉了，將一隻不大的鐵錘的錘伸到燒紅的鐵爐邊。

潘菲洛夫的副官坐在旁邊，他是個年輕而敏銳的中尉，在另一個角上，坐着一位不相識的大尉。

我立正站著報了到。潘菲洛夫拿出來看看。

——脫下大衣，在火旁坐下吧。

他微微搖起身來，把一塊塗了半邊的包脚布伸開，將脚放到乾的一頭，帶着軍人打包脚的姿

勢，迅速巧妙的把脚布裹得整齊齊齊，沒有一個褶兒。隨後就穿上了皮靴。

一件被雨淋溼了的，帶着綠色五角星領章的軍大衣，在火旁烤着。大概，潘菲洛夫在接仗

新開到的蘇聯時，到野城路上去過。淋了很久的雨，也許，連夜沒有睡覺。但他那五十來歲，氣

短鬍子，有皺紋的灰色臉上並沒有疲倦的神色。

——莫希什，烏雷同志，你聽說了我們今天的情形麼？——他把眼一瞜，微笑問道。

此刻，我聽到他那寧靜而親熱的聲音，看見他那俏皮的臉色，我的快感是難以言盡形容的。

我忽然覺得不孤單了，覺得不是單獨與敵人面面相逼，雖然這敵人所以知道的戰爭秘訣是我這個從

沒經過戰鬥的人所不知道的。可是我想：我們的將軍却一定知道。

潘菲洛夫微笑着簡短敘述了當天發生的事變，敘述我師左翼。在布雷契夫薩離埃森莊附近的

戰鬥。

敵人派出一大隊坦克向那裏攻擊，力圖一鼓吞氣，攻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上來。約有八十

輛坦克衝過了我們的防線，但隨坦克前進的步兵却被我門的火炮截斷了。坦克大隊死傷三分之一

步兵的協助。又在陣地深處過到了我方的大砲，它損失了二十來輛坦克，於是放棄已佔領的地點，退回自己陣地去了。

潘菲洛夫說道：

——打退了！——他開玩笑地長噓一口氣。——嗚——嗚——嗚——我害怕了！但你看，莫羅什烏雷同志，千萬不要對一個人說。要知道，坦克是衝過來了！你看，他，——潘菲洛夫指着副官說，——他也跟着我翻過那裏，看見了一些情景。你說說，我們是怎樣迎擊敵人的？

副官立刻站起來，高興的說道：

——將軍同志，我們是挺胸迎擊的。

潘菲洛夫那兩道末梢突起的神奇黑眉不高興地豎立起來了。

——挺胸擊？——他追問一句。——先生，不是的，胸襟不僅容易被子彈打穿，而且也容易被人刺破的。你竟說是挺胸。你看，若是把一連人交給這個穿軍服的怪人，那他是會讓他們去挺胸對坦克的。不是挺胸，而是用火刀！是開砲迎擊了！你沒有看見麼？

副官窘促地說……「是」。但潘菲洛夫又帶着刺激的口氣重複了一遍……

——挺胸……你去看看，馬喂好了沒有……叫他們過半點鐘，把馬備好。

副官行個擊手禮，不好意思地走出去了。

——還年輕哩！——潘菲洛夫帶着歌和的聲調說。

潘菲洛夫看着我，又看看我不認識的那位大尉，用手敲着桌子，——決不能叫步兵挺胸作戰。——他說。——同志們，特別是我們現在不能這樣作。現在莫斯科附近，我們的軍隊是不多的……要愛護士兵。

我聚精會神地聽着將軍講話，很想在他的話中找到對於我所深感痛苦的問題的問答，可是，

還沒有找到。

他想了想，補說道：

——不是用空話來變種，而是用動作，用火力來變種。

三

隨後，潘菲洛夫又說道：「莫梅什，烏雷同志，你現在有了新的鄰軍……你來同什洛夫大尉認識認識吧。」

大尉站在桌旁，高個子，身材勻稱。按他的官銜說來，他還顯得年輕，看來不過二十七八歲。他戴的帽子與我們潘菲洛夫師中的砲士和軍官戴的棉耳帽不同，是一頂帶紅綫的綠色軍帽。他默默不語，他這頂在上級未詢問之前不先發言的態度，和他的軍裝及姿勢就表現出他是個老練的人。我同大尉問了好。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是順着道路來的麼？——潘菲洛夫問道。

——將軍同志，是的。

——落伍的人很多麼？

——很多。——我答。

潘菲洛夫悵然叫了一聲：「嗚呼……」

他回頭看看大尉，什洛夫臉上一紅，立正站着。

但潘菲洛夫沒有責備他，却說道：

——大尉，我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原是別人教育了他們，別人訓練了他們，現在却囑咐洛夫大尉來負責了。是這樣麼？

潘菲洛夫微笑着。什洛夫也微笑了。於是他就不那樣靈活了。

——少將同志，不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麼？

將軍迅速將身子向大尉面前一傾。他那對不大的眼睛裏閃出了有興趣的神情。什洛夫堅決地答道。

——少將同志，我不是爲自己設想。恐怕戰士們吃虧。少將同志，請允許我去一趟，採取辦法。

——怎麼，你要離開隊伍的人麼？

——少將同志，不是的。要離開各指揮官，我去下命令，叫查明誰應受加懲處罰。

潘菲洛夫笑了。

——大尉，很好，很好。

——我可以出去麼？

——少等一等。

潘菲洛夫沉思一會。隨後又重複說道：

——莫梅村，烏實同志，現在，你有了新的隣軍。這一替人是體弱的，訓練的羸弱。大尉，

是這樣麼？

——少將同志，是的。

潘菲洛夫向我擺手了：本師得到一營預備隊，駐在瓦洛科拉木斯克。什洛夫大尉在幾天以前才

響了該營營長。

「只得把前任營長撤職。——潘菲洛夫去殺。——他放蕩了兵士，可憐那們。怪人！要知道，機會，就是不機會，大尉，你明白我的話麼？」

「少夥同志，是的，我明白這話，」

潘菲洛夫默然看着什洛夫夫大尉那勁而莊重的臉色，看了幾秒鐘，隨後，又轉過來向我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我叫你來，是爲的：」

我全副精神都聚精了；但將軍只是說，要我同什洛夫夫大尉共同去察看察看我們防地的銜接點。——如果敵人向中營中間衝來，你們就協同去攻打他，要準備這一着。關於一切聯絡和互助的問題，你們到當地去商議。若遇着患難，要彼此援助。

潘菲洛夫夫又在視大尉一眼，就繼續走了。

但那沒有解決的問題，仍然使我苦惱不堪。「共同去攻打他！」怎樣去攻打？用什麼力量？總兵士從戰壕裏翻出來麼？把機關空起來麼？做開聲？如果敵人同時來攻另一個地點，卻又怎樣辦呢？「共同去攻打他！」但要知道，敵入也要來攻打我們；他要用優越的力量，在各處上，從各方面來攻打我們。

我對於這次戰鬥勝利的秘訣，仍是莫明其妙。

四

大尉走出去後，門又靜上了。

——大概，他的頭腦很聰明，——潘菲洛夫沉思着說道。——但是：莫梅什、烏雷同志，說，落在的人不少麼？很多麼？

——將軍同志，不少。

——嘎哈，如果兵士沒有訓練好，你就沒有再聰明的頭腦，也會吃大虧的。

潘菲洛夫的臉上一閃也現出了很苦悶陰鬱的神色。但他立刻看了我一眼，又微笑了。他那對周圍有些髮紋的小眼睛裏，掙掙閃光。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說吧！

我簡單報告了此次夜襲的勝利。但潘菲洛夫總是發問，想知道詳細情形。像前幾次一樣，又沒成爲一種報告，而成了談話。

潘菲洛夫向我使個眼色，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聽我說。你把這一切情形向什洛夫說說。激動激動他：我打算，

叫他明天也照你的辦法去攻打一次。

將軍既沒誇獎我，又沒同我握手，也沒說句「真不錯！好漢子！」，却用另一種方式誇獎了我，這是切實的誇獎，切實的溫存。

——莫梅什、烏雷同志，——他繼續說道，——你學會攻打德寇了。

我憂愁地答道：

——將軍同志，不，沒有學會。

他的眉毛豎立起來了。

——這是怎樣說法呢？

——將軍同志，今天，我想了一整天，連頭都想痛了。當我替敵人設想時，我容易戰勝。當

爲自己設想時，就不知道怎樣去打他，嚇退他。

潘菲洛夫把眉頭一皺，沉默了一會兒，看了看我，隨後命令道：

「你詳細報告一下！把地圖拿出來看看！」

五

我把自己的地圖拿出來，打開放在桌上，我們的防線是用紅鉛筆標記出來的，全綫完整，沒有一個地方被戰鬥破壞過。本營防地兩邊是兩營隣軍的防綫。這條由單人壕和機關槍巢組成的稀鬆縹緲的防綫，要阻止敵人向莫斯科進攻。

我老老實實報告說，我雖然考慮了局勢，而終於看不出能用我營力量來預防敵人突破我營防綫的辦法。任何指揮官都能瞭解我，這樣的話是不容易說出來的，可是我竟然說出來了。潘菲洛夫默然點一點頭，讓我繼續報告。我敘說了令我難堪的那種心思，說到我沒有一排預備隊；說到若遇到突然打擊時，我沒有力量來支持我們這道障礙，沒有力量抵抗。

「將軍同志，我確信，我營是不會退却的，必要時也能死在警戒綫上，但是……」

「不要着急去死，要應付打仗，——潘菲洛夫打斷了我的話。——往下說，莫梅什。烏爾同志，你往下說！」

「將軍同志，還有，我感覺不安的就是：現在我營的防綫與敵人相隔約十五公里寬的中間地帶。」

我在地圖上指出這個地帶。潘菲洛夫又點一點頭。

——將軍同志，難道就把這十五公里讓給他麼？

——你怎樣說，怎麼說讓給他呢？

我解釋道：

——將軍同志，要知道，他若擊潰我們的戰鬥警戒部隊後，就會很快到來……

——爲什麼擊潰？

潘菲洛夫原來很鄭重而耐心地聽我的報告，但聽到這裏，他却顯出不滿意的神色，——這是在報告時第一次。他區聲追問道：「爲什麼擊潰？」

我沒有回答，我認爲這是很明顯的：只有兩班人，約一二十個人的戰鬥警戒部隊，是不能擋住敵人巨大力量的。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叫我奇怪，——將軍說道：——你們不是打過一次德寇麼！

——將軍同志，那一次是我們自己去襲擊的……並且是在夜間，突然進行的……

——你叫我奇怪，——他重復道：——莫梅什，烏雷同志，我想，你明白了，兵士不應當坐着等死。要想法去打死敵人，實行進攻。要知道，如果你不去對付敵人，敵人就會來對付你。

——將軍同志，向什麼地方去進攻呢？再去進攻謝列達鎮麼？那裏的敵人已經小心警戒起來

了。

——這是什麼？

潘菲洛夫馬上拿給鉛筆，指出地圖上的中間地帶。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所說的有一點是對的：敵人若逼到跟前，我們這一條綫是不能托他擋住的。但是，他還需要攻過來才行。你却說：擊潰……莫梅什，烏雷同志，這却不然，只

解這這條地帶，才打他……你要在那裏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實行進攻。你們的戰鬥警戒部隊

設在什麼地方？

我指出了，從德軍陣地到我營警戒線上來有兩條路：一條小路，一條大路。在每條路上離我營防線三四公里的地方，都有警戒部隊防守，而潘菲洛夫帶着不費許的熱情，做一皺眉頭。

——警戒部隊有多少力量？

我回答了。

——莫梅什、烏雷同志，這是不夠的。這裏應當派幾排精銳部隊去動作。多給他們發架手機關槍，不要帶重機關槍。部隊應當極端靈活。要大胆把他們派到離敵人更近的地方去。當從從那裏進攻的時候，就讓他們開火迎擊，讓他們用火攻。

——將軍同志，但是敵人可以繞過他們……從風邊繞過來的。

潘菲洛夫微笑了。

——你所想的是「凡是鹿能走過的地方，兵士也可以過去；凡是兵士能走過的地方，大軍也可以過去」麼？莫梅什、烏雷同志，這不是對於德國人說的。你知道，他們現在是怎樣作戰麼？凡是卡車能通過的地方，大軍才能通過。如果把防部塞住，試問在這個凹地上能從什麼地方把汽車開過來呢？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說從什麼地方？

——若是這樣，他就會把我們打垮……

——打垮？一排人帶三四架機關槍，是不容易被打垮的。要展開，要迎擊。莫梅什、烏雷同志，這就要費半天功夫……讓他繞過去，這是沒有危險的，可是不讓他來包圍。必要時，要跳回來，退出來。大概，這樣……

潘菲洛夫拿着鉛筆，在德寇佔領的一個村莊附近的道路上輕輕地畫了一條線，隨後又將這一個鉛筆轉引向一旁去。畫成一個圈，轉回離本營營地幾碼近的另一點的道路上去。潘菲洛夫對我

一眼，看看我是否注意，是否明白？隨後他又發了一個這樣的號施，接着發了第三號，這個號施，隨即被破譯過來。

「你看，——」他說道，「這個螺旋綫，這個密碼。這樣，你會叫敵人落幾次空呢？你會消耗他幾天時間呢？敵人先生，敵人老爺啊，你們知道一點，能說什麼呢？」

「我想了很久。我所想的正與這個主意相似，但是我在尚未與潘菲洛夫談話以前，還不能確說對於防守工事的價值狀態；我總覺得，沒有權利把兵士從艱難中調出來。」

六

潘菲洛夫的副官過來了。

「將軍同志，馬備好了。」

潘菲洛夫看看錶，說道：「好吧……你打個電話通知司令部：過十分鐘，我們就起身。」

他摸一摸在火爐旁邊烤着的軍大衣的領子和袖子，彎下來，拿發根木柴放到火上，在微弱的火爐門旁露了一分鐘功夫，如何上次見面時的情形那樣，在他這種簡單的动作中，又表現出堅韌的精神。覺得他決心要堅強而有計劃的持久作戰。

隨後，潘菲洛夫轉步走到爐邊，看一看爐圍，轉着手中的鉛筆，說道：

「……」吳極任。烏雷同志，自然，在爐門中一切情形都會變換得與我們現在所說的相同。鉛筆，用鉛筆畫的地圖是不會打仗的。人才會打仗。

這是他的習慣，他說話的時候，好像全露出他自己的心思來。他繼續說道：

——要挑選最聰明的指揮官來領導精銳兵，這要麼有東西。他拉着自己的前額。

——將軍同志，從參加過夜戰的人中挑選誰？
——誰非冷天把眼睛一睜，說道：

——營長同志，我不打算帶你來指揮我的隊伍。我有一師人哩。選擇誰作警戒部隊的中間隊，挑選指揮官，這都是你自己應做的事。

但我想了一想，終於答道：

——不是，為什麼要派已經打過仗的人呢？讓別人也去打一打好了。大家都要去打一打。但是，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與明白，主要的是，不要放過敵人，無論如何也不要讓敵人從路上衝過來，不讓他們逼近警戒線。今天，敵人離你們十五里。莫梅什，烏雷同志，若是有沒有抵抗時，還是很近的，若是每個小崗林，每個小崗都會抵抗時，這却是很遠的。

他又看看地圖，沉默了一會，繼續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還有一點。要檢查一下，營是否便於開拔。要常常注意軍馬是否都準備好了，在行軍中，一切意外的事都會發生，若一奉到命令，就要立即能收為開拔。

——我覺得，他說的好像當官似的，不很明白。他對我說這些，有什麼用處呢？我仍然打算把自己的疑惑直接說出來。

——將軍同志。我可以問一問麼？

——可以，可以，你問吧。我們談話，為的就是要問。

——將軍同志，我不明白。敵人不是終於會進到警戒戒線上來麼？你說是我們擋不住它。請允許我問一問：前途怎樣呢？我營營長的坑竟要準備怎樣呢？準備退却麼？

邊非洛夫用手指敲着桌子，這是爲總的手勢。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自己製這一點怎樣想呢？

——將軍同志，我不知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要知道，——他沒有一下說出來，——指揮官總要遇到個不利時的方法。我們的任務是保守道路。如果德寇突破過來，我們的軍隊仍要在前邊的道路上纏住他們，所以我才能這麼調定了一營人。我本想把你這一營人調走，可是你所防守的是重要的道路。

他指着地圖上從鐵列達鎮到瓦洛科木斯克城的那條路，上面橫着蓋一條紅道，這是本營的防線。

——莫梅什，烏雷同志，重要的不是防線，而是這條道路。必要時，就憑大膽的把兵士從鐵線裏調出來，但要守住道路。你明白我的話麼？

——將軍同志，是的。

他拿起軍大衣，一面穿，一面說：你聽說過一個謎語麼，「什麼東西最久而又最短，最後而又最慢，最容易使人忽視，而又最令人後悔？」

我一下沒有猜中。邊非洛夫看見我爲難，滿意的微微一笑，拿出來紙給我看看，說道：

——你看，就是這個！時間！莫梅什，烏雷同志，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爭取時間，要爭取線人的時間。請你送給我吧！

我們從掩蔽部送出來了。

火燒得發亮了。透過晨霧，隱隱約約的看見樹木。馬蹄來了。潘菲洛夫回頭看看。

——「什洛夫在什麼地方？我們先走，叫他來趕我們吧。」

在路上，潘菲洛夫問我：「發戒路上作些什麼，我報告說：會營在接近通德。潘菲洛夫怕下梯問題：『你們用什麼挖呢？』」

——「怎樣用什麼？將軍同志，我們用鐵鍬挖。」

——「用鐵鍬麼？要用鐵筋去挖。——他帶着素有的柔和的臉龐和誠懇的語氣說道：『怎樣？你們在那裏掘土都堆起來了吧。莫梅什。烏留同志，現在，你們要去挖壕溝呢。要用計策，要欺騙敵人。」

我很驚訝，我與將軍談了話以後，覺得得認爲防護並沒有重要的意義。此刻，看來並不是這樣。我答道：

——「將軍同志，是的，要挖壕溝呢。」

什洛夫大尉開跑步趕上了我們。

我們順着一條小路走到大路旁，看見道旁有個崗兵，約有二十來歲。兩隻淺藍的眼睛顯得非常靈的神態。他舉槍向將軍行個禮，雖然不想敏捷却很用心的。

——「兵士，你的生活怎樣？」

小什子覺得有些難以爲情。當時在我們軍隊裏，認爲「兵士」的稱呼是不好聽的。都稱呼爲「士」或「紅軍兵士」。也許，這是第一次稱他爲兵士。潘菲洛夫看出了他難以爲情的神色，就說道：「兵士是偉大的稱呼，我們都是兵士。你聽說，你的生活怎樣？」

——「將軍同志，很好。」

潘菲洛夫看看他卸鞍，看見崗兵沉重皮鞋上灑了很多稀泥，把鞋帶子都弄濕了。

潮濕的牆壁上和桌子上還有小棍掃掃了泥的痕跡。金蕭沙雷的那隻手被擊傷時的寒氣還存

——很好麼？——潘菲洛夫長鬚子問道。——你聽說，行軍的情形怎樣？

——將軍同志，很好。

潘菲洛夫轉向什洛夫問道：

——什洛夫同志，你聽說，行軍的情形怎樣？

——將軍同志，不好。

——哦！原來你這個兵士撒了謊。——潘菲洛夫微笑道。——你說，你聽說你的生活怎樣？

——將軍同志，很好。

——不是，——潘菲洛夫說道。——難道在戰爭時期，生活會好嗎？深夜淋着雨在這裏的稀

泥裏走，還有什麼好處呢？行軍以後，你睡覺了嗎？沒有。你吃飯了麼？沒有，泥身都是濕的，

還要站在冷風裏，或者去挖土；不是明天，就是後天，就是去打仗，流血。還有什麼好處呢？

——崗兵窘促的發笑了。

潘菲洛夫繼續說道：

——同志，不是，在戰爭中，是沒有好生活的；但是，我們的父兄，我們的先輩能夠忍受這

一切，能夠戰勝戰鬥生活中的痛苦，殲滅敵人，同志，你還沒有同敵人打過仗；但是，同寒冷，

同疲憊，同翻翻困苦作鬥爭，這也是戰鬥，需要勇氣的。你不垂頭喪氣，也不叫苦；兵士，這是

很好的！你姓什麼？

——將軍同志，我姓波爾索諾夫；將軍同志，我本想這樣說：

——這是很著名的姓氏；波爾索諾夫是個有名的技師；你想說：為什麼不說呢？

——將軍同志，對不起，不過沒有錯呀。

——當兵士總要好好的想。兵士要用強勁打仗。披爾家諾夫會忘記你。我願意聽到你的消息。那明白我的話麼？

——將軍同志，我聽懂了。

——潘非洛夫沉思一會，看着腳下，慢慢的沿着道路走去。隨後他又站下來，看着什洛夫，又看着我，說道：

——兵士的生活真苦，總是用不着說的。總覺得這一點明白告訴兵士。他若是強壯，就立刻會體改正。

他沉思了一會，想了想，又說道：

——什洛夫同志，在打仗以前，不要可憐兵士，但在打仗時，要好好愛護兵士。他說這話並不帶命令的口氣。但這比命令更重要：這乃是口號。我很感動，感動得身上發抖。但是，潘非洛夫立刻又用另一種口氣，用強官的口氣，厲聲重複道：

——要愛護：現在在莫斯科附近，我們沒有別的軍隊，沒有別的兵士。若把這些兵士失掉，那就沒有力量擔任穩定。

他將我們告別後，拿住繩繩，坐上馬鞍，沿着路邊疾馳而去了。

公路上的戰鬥

再遵照菲洛夫的指导，同菲洛夫大尉到兩營防線銜接的地帶去了；我們查看了地圖，商定了一種協同動作和戰鬥中的互助辦法。

我同大尉分手以後，就沿着河堤轉回自己的營部去。昨夜我想得頭痛，今夜沒有睡覺，早晨剛醒菲洛夫談話時，我的神經又緊張了一番，此刻，我也奇怪，我竟不覺得疲倦，而反覺得異常愉快。我坐在馬鞍上已不像夜間那樣沉重了；心中也不沉悶了。似乎，「雷索克」也跑得快了。

四外一片寂靜。近處和遠處的砲聲都聽不見了。十月十七日那天，我營左面，昨天德軍坦克猛攻我軍防線，產生了戰鬥的塵方也不平了。

到現在我還記得這種寂靜；記得那墨黑的天空；記得泥濘的田野上那些發光的綠色水窪；記得戰士們從壕溝裏挖出的土——莫斯科附近的淡黃黏土。

就爲這些土，我剛才受了菲洛夫大尉的指責；這些土暴露了火力點的佈置，本應當立刻把這些土弄掉，扔到田野上去，但是，在那一秒钟，在令人興奮的寂靜中，我却看着這些土，看着這些

去攜帶，而記在心中永不能忘。

看見河那邊有一條黑黑的潮濕道路，通往不遠的一個森林裏。這條有電線桿的鐵路伸到河岸的高地上，橫過我黨的防線，又經過村中的那些被風雨吹打成黑色的小房子和那一座矮矮的約款家，通往敵人所要輾轉攻去的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和莫斯科。

到現在，我還記得，我騎着「雷赫克」沿河邊那個村裏馳過時，隱隱間看見的那個女子帶着驚慌、發閃神情的眼色。腦海裏印着那個俄國農婦，俄國女子的面容，——上了年紀，淚汪汪的，由於勞動操作，被風吹日晒而發黑的面容。她好像問道：「她往什麼地方去？帶了什麼消息？我們的命運怎樣呢？」她好像請求道：「說一句話，安穩安穩吧。」

可是，馬已飛馳過去了，我又看見一個紅軍兵士拿着小飯盒，彎下身子向一個小孩說話。紅軍兵士忽然直起身來立正站齊，我認得這是又俏皮又寬厚的機關槍手布洛哈，他的機關槍就架附起佈置着。布洛哈的神氣立刻鄭重起來，很嚴的淡黃眉毛一動，急忙給我行個禮。那個小孩隨着他，也很鄭重的給我行個禮。

這種情景原是司空見慣了的；有時候，看過就忘掉了；但是那天早晨，這個個信兵士的小孩子感動了我的心靈。

從我眼前閃過的這一切，都是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制度。

怎能不熱血沸騰，氣憤填膺，爲這顆的祖國而拚命鬥爭呢，怎能不爲這個給我行禮的無畏無畏的而在我國內不受奴役者階級的丑劇小孩而鬥爭呢，當我們還有武器、力量及靈的時候，誰敢來欺負他呢？

我走過了村莊，來到了布魯得內中尉那排隊伍裏。該排的紅軍兵士也如同其他排的兵士一樣，在挖壕溝。有個人拿一把鐵鎬在挖土，他光着上身，竟不怕薄薄要冷的天氣，兩個筋肉發達的肩膀上都出汗，如漆了一般發亮。這是庫爾巴托夫副排長。

「——營長同志，我親自來挖了，」——他報告道。「——這裏有些石頭，一來是帶帶忙，二來要緩和緩和；他身強壯，肌肉發達，在十月的冷風裏，毫不在意的光着胸脯。我常常以體質我的這個具有特別兵士美的漂亮軍人，自鳴得意。但是，此刻我却說道：

「——挖起這樣多的土幹什麼？離三公里遠都看得見，快把這些土拋開，把這塊土地弄平。中尉在什麼地方？」

布魯得內中尉立刻跑到我跟前來了，他小小的身材，脚步輕快，軍大衣穿得很整齊。他很快地轉頭向我報告了。我向他說道：

「——讓兵士們把工作幹完。讓他們把這一切掩蔽好，中尉同志，你叫他們這樣做吧。然後就跟我到司令部去見我。」

他迅速答道：「營長同志，是。」

布魯得內中尉又我為執行將軍用鉛筆在地圖上畫的任務，所選出的兩個指揮官中的一個，他在指揮部所在的掩蔽部裏，我司令部的兩個人員——參謀長拉希莫夫中尉和我的二等副官頓

期集中團迎接我。

拉希莫夫報告道：「有一點新消息，敵人仍然沒有移動，仍然連偵察小隊也沒派出來。我同拉希莫夫着手辦了幾件緊急的工作。個陣地的圍牆，他在昨天以前已葺好了。我趕趕快挖個陣地的工作，除了掩蔽外，都要停止。」

「營長同志，知道了，——拉希莫夫說道：「——可以去辦麼？」

「——可以。」

他看頓斯基一眼。

「——是。」

拉希莫夫行個禮，走出去了。

過了一會，布魯得內跑得通呼帶喘，雙額鮮紅，來到了。他那一對敏捷靈活的眼睛把掩蔽部內打量了一遍，隨後帶着勃奇，等待的頓斯基，頓斯基在桌上寫什麼。

「——頓斯基！卸掉裝束！把亞圖拿來！」

我決定派我的副官。青年團員頓斯基担任另一個精銳排排長。

三

他兩個，——布魯得內和頓斯基都是青年團員，他們都不久才在高級中級畢業，隨後又在軍事學校學習了一個時期，得了中尉銜。

在編制師團的時候，頓斯基曾被派去擔任連長職務，但隨後，因為他爲人心軟，撤銷了職務。他很靦腆，容易臉紅，不會譁厲與付有過錯的人，他沒有指揮官必須具有的認真性，嚴厲態度。但是，自從他被撤銷了連長職務以後，很久悶悶不樂。我明白他的心思：他猶豫一咬，不相信這個青年團員頓斯基第一連人去打仗。

在兩天以前，十月十五日那天，在選舉選派戰士去作夜襲時，頓斯基來見我，他不好意思的說道：「營長同志，請你許我隨同隊伍出發。」但是，已派了我的一等副官兼參謀長拉希莫夫去作勇敢的夜襲。我簡短的回答道：「不准。」頓斯基沒有馬上走出去，也許，應該說：「頓斯基，你等一等，有必要時，你也會去打仗的。」但是，我沒有作聲。頓斯基也沒有作聲。

我在長時間中仔細觀察我的副官。我很喜歡他那自覺精神，沉靜態度和認真執行任務的態度。

此刻，他又站在我面前，拿着地圖給我看。我總喜歡看見接受任務人的面容和眼色。我們雖在一個掩蔽部裏住，但總禁不住還要看看頓斯基中尉的面容。——他的面容很潔淨，臉皮好像姑娘的皮膚那樣細嫩柔嫩。

我也喜歡布魯得內。可以說，他是本營裏最好的排長。他作事敏捷，靈巧，他往往比別人先弄得各種需用物件；他排裏的鐵鎗，斧頭和鋤，總是磨得很鋒利的；在工作中，他那「排長」總比別的排先做完，而布魯得內總想——誰沒有這種毛病呢？——叫我看出這一點。老實的這種情況，這個小小的能人是表現得很單純的；他那一對黑眼睛看着你，彷彿請求道：「請獎獎我吧。」有一次使我信服了布魯得內不是怕死鬼。他那「排比別排先挖好了單人壕。當檢查的時候，我在柵欄頂蓋上的木頭太細。我向布魯得內問道：「你認爲這算算好了嗎？」「爲排同志，是的。」「你要叫戰士們到那裏去麼？」「營長同志，是的。」我把一個戰士的步伐給總帶來。

「布魯得內，你衝到那裏去！」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於是發白了。我說道：「你想派人到那裏去避子彈，你自己鑽進去好了。我要向那裏射擊。」他又猶豫了一刹那，向我行個禮，轉過身去，跳到塹壕進口中了。我喊道：「站下，退到旁邊去！」他向旁邊一退。我打了一槍。子彈沒把木頭打穿，沒射進去。布魯得內是有糧自來的。他那高興的眼色，好像又說道：「你看，怎樣？可憐的騎兵吧！」從那時起，自從看見他那敏捷軍人轉動姿勢以後，我就喜愛這個臉色黧黑而禁止伶俐的中尉了。

——布魯得內，請坐！頓斯基請坐，——我說。

四

頓斯基把地圖放下。我腦中已規定了設埋伏的地點，但要按地圖來檢查一下自己的規定。隨後，我就解釋任務，隱蔽在道旁，在那裏堅守，不讓德軍的汽車縱隊，隨隊從路上通過。若遇有小的偵察隊，那就不用開槍，讓他們通過，若遇有大的縱隊，那就要齊射迎擊，開機關槍迎擊。突然開火襲擊敵人，把他打得發慌失措，就容易把埋伏撤退。

——但是，同志們，你們的目的並不是在這裏，——我說。——恰恰相反，要等到敵人重振旗鼓，再來交戰的時候，要堅守着！要保持住道路！強迫他展開隊伍來攻擊你們。這是主要的。明白了麼？

——明白了，——布魯得內沒有把握的答道。

他的臉色，向來是很黧黑的，此刻却失去了活潑的神色而現出了憂神思索的表情。頓斯基沒

有作罷。

——頓斯基，你明白了麼？——我問道。

——營長同志，我明白了。死守到底……

——頓斯基，不是的。不要死守，而要動作。要機動，要猛攻。

——猛攻麼？——布魯得內追問。

——是的。要從埋伏中去猛攻。要儘可能射殺希特勒幫徒。隨後，要等待着，讓敵人展開進攻，要他派出力氣來包圍你們。然後，就要離開埋伏的地方，從別的地方再去到這路上來，轉到敵人前邊，再掃他的進路。

我在地圖上畫了潘菲洛夫所畫過的螺旋線的一環。

——我們就用這種辦法來強迫敵人過早展開隊伍，白白地攻擊，叫他們上圈套。隨後，他在前進時，就再去猛攻他。

——猛攻麼？——布魯得內又問了一次。

他的臉色又現出敏捷靈活的神情，兩眼炯炯發光了。頓斯基默然微笑了。他也明白了。

潘菲洛夫說給我的一「猛攻」這兩個字是有奇妙力量的。這兩個字就說明了任務，注入了他們的心坎，改變了人的情緒，賦與了勇氣。我想到：這不只是策略，這是更深刻的東西。

我們又談到了一些細節。布魯得內興奮起來了。他既得到了這個推動，他的頭腦就工作起來了。他已想着怎樣隱蔽，怎樣掩蔽兵士。

我說道：

——是的，戰士們應當鑽到地下，隱蔽起來。頓斯基，我這話，特別是說給你聽的，頓斯基對這種事，一點也不用躊躇。

頓斯基，默然看着我。我把潘菲洛夫的話重說了一遍：

「——潘菲洛夫就是不懂。你明白嗎？」

頓斯基肯定的答道：

「——當然明白，是的。」

他那一對藍眼睛，已不是半點鐘以前那樣的神情，顏色變深了，皺縮起來了。

在我們談話中，蘇維也沒有談到祖國，也沒有談到莫斯科，但這意思在言中的，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感覺到的。

五

兩個中尉各自去準備隊伍出發。但我又思索起來了。你覺得奇怪嗎？決定既有了，命令也下了，執行者已經明白了，已經透澈瞭解了這個命令，還有什麼要作的呢？

還有戰鬥。

你若在戰爭的時候，請你不要忘記一件小小的事情，在戰爭中是有敵人存在的。他所作的事，不是常常隨你的意思的。

我覺得：鬥智的戰鬥，今天是我們勝利了，潘菲洛夫勝利了。將來又怎麼辦呢？難道德國人會像綿羊一樣，一次，一次，又一次總來接子開嗎？當德國軍官，驕傲的大德國老爺看起我們而加思考以後，他又採取什麼辦法呢？

在戰爭中，不僅有一個計謀，而是有兩個計謀，不僅有一個命令，而是有兩個命令，在戰鬥

中總有一個計謀，總有一個命令是不會執行的，這是爲什麼呢？

請你回答我……這是什麼呢？

六

到傍晚時，兩排人都準備好了出發。

頓斯基車騎的那一排，在盧沙橋邊站齊了隊。我騎馬來到了戰士們面前。他們的人數不多，共有五十四名，大家都背着沉重壓壓的東西。有四個人揹着手機關槍，其餘的人把機關槍子彈盒，步槍槍子彈盒，裝在行軍囊裏；電話員把電綫捲槍帶到背上；有兩個救護員同戰士們一塊出發了。副排長沃羅科夫中士拉向大家一樣揹着步槍，站在排頭上。他以前是個鐵匠，態度沉悶，作事心狠，轉天夜間，他隨同一百人到謝列達鎮去過。我聽說，他一言不發的打殺敵人，他回來以後也不多講話。

我故意把年輕的頓斯基和四子歲的沃爾科夫聯合在一起。

在傍晚時，我認出了大家的聲音。許多人都是初次拿槍去打德寇的；明天他們一聽槍響，心神就會戰慄。

「戰士們，查出發報，我有什麼話對你們講呢？一切話都講過了，我能再給你們說什麼呢；一切都發給你們了，我能再發給你們什麼呢。現在就來給你們送行吧……」

「立正！半面向左轉！上子彈！向那棵孤獨的杉樹頂頭準齊放……全排！五十顆上抽的槍響，發出了柔軟而又嚇人的槍聲。步槍都端起來了，在河岸的高地上，在黃

暮的天空中，現出了一條高大堅實的杉樹黑影，戰士們都立候執行口令。

我喊了一聲：

——開火！

風聲得喀喀喀一片響聲。瞬息間發出了一道紅色火光，照得鋼刀和槍梢閃閃發亮。接着傳來一陣樹枝折斷和落在雪地上的聲音。槍聲又響了，步槍又端起來了。黑黢黢地杉樹枝葉已不那樣稠密了，打掉了枝葉的地方，微微透亮了。

——開火！

又發出了一聲紅色火光；又是一排槍聲；又落下了一些沉重的枝葉。

——開火！

第三排齊射槍聲響了之後，那棵樹頂好像砍掉了一根樹下來了；隨後它稍橫一會又直起來；以後又開始彎下來，形成一個彎角，慢慢下降。在空中懸掛了幾秒鐘，墜到下邊的枝上，把樹枝壓斷，落到地上了。尖尖的樹頂，現在成了參差不齊的截頭圓錐形，立在空中。

我喊了「槍放下！」的口令，又說道：「射擊得很好！」

戰士們如同射擊的情形一樣，齊聲回答道：

——我們為蘇聯奮鬥！

——就要這樣去打德寇！按照口令一齊射擊！要死打，不要像抓癢一般！同志們，互相傳自己的步槍！頓斯基中尉，把腰帶帶走吧。

我又從別的地方把布魯曼內那排人趕走了。

我本來預料，到第二天，十月十八日，頓斯基那一排或是布魯得內那一排將會作戰。但是十八日和十九日這兩天，德寇都沒有向我們的防地前進。

兩個設伏的隊伍，隱藏在樹林邊緣上，挖好隱蔽的頭壕，準備持久作戰。

觀察員坐在松樹頂上，向德寇那方瞭望。但兩條路上都是空無人影。頓斯基和布魯得內每天按照規定的時間打幾次電話報告：「沒有發現敵人。」

瓦洛科拉木斯克工專區的整個中央地段，——不僅是我們，而且各師營的動線上，——在幾天都沒有受到敵人的任何逼攻；德寇在這裏甚至也沒有派出偵探小隊來。

但是，在側面，從本營左方一帶，從薩沙河流去的森林後面，傳來了不斷的大砲聲。在那裏，有我們反坦克砲隊作戰。潘菲洛夫把所有的雷射機關槍，連以前撥給我營的高射機關槍，都調到我師左翼那邊去了。他從佈置在我們右邊的一營人中，調一連人到那裏去了，同時命令留下的兵力，在空起來的地段上展開防守。我們後面接火光，白天接聲音，觀察敵人的變動。砲聲並沒有接近。恰恰相反，似乎砲聲有時反離遠了，但是深入到我們戰線後方去了，漸漸伸到我們背後去了。

我知道了一般的情況。德寇攻勢的中心仍然如十六日那樣。德寇收攏了兵力之後，從前進動了。他們發動兩三師人，其中有一個坦克師，衝到莫賽斯克——瓦洛科拉木斯克用石頭鋪成的公路上來，衝到我們背後的那條支路上來了。衝到這條路上來後，就轉向瓦洛科拉木斯克進攻。

本來應該落在那條支路上作戰的軍隊，防禦敵人從側翼和後方進攻。但德寇並沒向我們接近。在我們和敵人中間，仍隔著十二到十五公里的中間地帶。

八

賴斯基於十月二十日在規定以外的時間給我打來了電話。

——營長同志，有一輛汽車開來了。載着德寇的步兵。

——一輛汽車嗎？

——是的。

——放過去吧。

——過了幾分鐘，賴斯基又給我打來了電話。

——營長同志，發現了汽車縱隊。也是載的步兵。

——有多少？

——看不到盡頭。現在只看見十輛。對不起，——現在得到了報告：又看見兩輛。

——賴斯基：——我說道。

——不要發慌嗎？——賴斯基答我說完了這句話，我從牆洞中聽見，他喘了一口氣。——

營長同志，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

——營長同志，是的。營長同志，我們決不放他們過去！

羅斯亞走了。但我仍然把聽筒放在耳朵上。在地下埋着的那根電綫的另一頭，有一個交通員。他向我報告，有什麼事情發生。此刻羅曼亞敏也來了。我不堪聽見字句，並且聽出來他說話的腔調。我在離那排人八公里遠的司令部掩蔽部內，彷彿看見了交通員從戰壕裏所看見的東西。

許多不帶標子的長卡車，沿着公路慢慢前進，幾天來，這條路又上了凍，又下過一點十月間的早雪，路凍硬了。德寇兵士拿着步槍和自動槍坐在卡車箱邊上和中間設的板凳上。現在臨着得道幾乎是不可相信的，但是一九四一年十月那個期間，德寇在莫斯科附近就是這樣來進攻的。有時候，竟然不派偵探，不派巡哨，不派側擊警戒部隊，舒舒服服坐在卡車上，確信着一遇到「羅斯人」時，會把他們趕跑的。

但是「羅斯人」却騎在森林邊緣上，目不轉睛注視着那些穿淺綠色軍大衣，帶淺綠色軍帽，像若老爺一般乘着汽車飛馳於我國土地上的，——「羅斯人」騎着，抓緊上了子彈的步槍，屏住呼吸等待「開火」的命令。

歐覺得：在我嘴裏有什麼聲音。我不由問道：

「那裏在幹什麼？」

又聽了一次。

「那裏在幹什麼？」我又追問了一句。

「營長同志，我們在射擊。營長同志，我也在射擊。」

「齊射擊嗎？」

「營長同志，是的，按命令射擊。」

「那德國人幹什麼呢？」

「陣令人難耐的長久沈默。」

——他們跑了！——電話員叫了一聲。——真的，跑了……
我興奮極了。德國人跑了！事情原來就是這樣發生的：在打仗時就是這樣地跑呵！是的，可見我們有勇氣會摧毀敵人的恐懼和勇氣，迫使德國人立刻忘卻紀律，忘掉他們是「真等」人種。是在那世界的人，是常勝的軍隊。哦，現在有馬隊就奔了！乘他們還驚慌失措，狼狽逃竄的時候，跳上馬，追趕上去。大聲一陣，大喊一聲！
我不懂高興這次勝利，並且高興這正使我豁然悟解的勝利意義。我們有了力量！這種力量叫名字……不，此刻我還不能叫出它的名字來。

九

過了一刻，順斯基打電話報告道：開頭幾分鐘，我們設埋伏的人打死了一百來個勃勒勒雷德，留下生命的比打死的多兩三倍；德寇退回去之後，裝好隊伍，又展開來，伏下開槍擊擊。

——很好。正要留機幹，——我……！——要玩弄他們一下。讓他們們踏步不前吧。把兵士轟擊起來，還要四外觀察着。

我接照電話報告的消息，留心戰鬥。開頭，德寇用自動槍，步槍和機關槍射擊；隨後，又開始發射擊我們那一排人。當時勃勒勒雷德隊優勢之一，就是有大量迫擊砲。摩托化步兵用卡車載着很多迫擊砲。

戰士們隱蔽起來了。射擊了兩點鐘後，德寇的偵察隊逼近了樹林，逼着火力。我靜靜着，靜靜了這路。

我給各營長打電話，通知戰鬥的情形，並命令趕快把電報消息轉告戰士，叫他們知道，他們的同志打德寇的情形。

第二連連長謝維諾夫，這穩重的四十來歲的中尉答道：

——營長同志，戰士們已經知道了。

——從那裏知道的呢？

——營長同志，戰士們無線電話正在工作。

我感覺到：謝維諾夫講話時微笑了。

——這是什麼電話？

——營長同志，有幾個傷員回來了，他們爭着敘說。營長同志，我很驚奇：

謝維諾夫去說出自己的意思以前，先想了一想，我聽着他的話也很感興趣的微笑着。

——營長同志，我很驚奇：人受了傷，還不是痛楚，受罪麼？可是他們卻很快樂。他們說：

我們叫他們吃藥不小。你知道麼，這彷彿會減少痛楚：營長同志，你看，原來傷員也會提起

人們精神來。

——來到了幾個傷員？

——四個……雖然他們的傷已傷好了，可是要趕快把他們送到醫藥所去才好。但無法送去。

他們不斷敘說着打仗的情形。

他聲音裏的快活情緒感動了我。我放下了電話筒。

我的參謀長，你便而敏捷，少言寡語的拉甫莫夫站起來了。

——營長同志，請你允許我去看看傷員們，問問那裏的情況。

——好，你去吧。

過了一些時候，頓斯基又給我打來了電話。他報告道：馬兒方面的德寇散兵團分成了兩隊，每隊約四十人，顯然是打算迂迴我隊，來包圍我們，頓斯基說話的聲音有些發慌。我明白：他有些害怕了；他這問我，是否到退走的時候了；但從——我的觀點而自豪的頓斯基終於沒有問。

——頓斯基，不要緊。——我們，——你要派戰士觀察，一有機會，就開火攻打。你不要害怕，他們會害怕你的。

頓斯基又傳來了以下的報告：

——營長同志，現在敵人距三百公尺。他們叫道：「蘇斯人，投降吧。」

——你幹什麼呢？

——我們也在射擊。

——很好，頓斯基——要攔住他們。

頓斯基說道：

——營長同志！他們會把我們包圍！

——頓斯基，不要緊，天快黑了。你幾天黑可以退出去的。穩妥的，要堅持。

我不覺的吐出了這句話，我不是按戰鬥條例來問這個藍眼睛的頓斯基識識的，而是給他談心坎上的話。怎樣才能給你這種沒有經驗戰爭的人解釋這種情形呢？

也許，你會想到：頓斯基為什麼這樣着慌呢？也許，你覺得他不勇敢吧。但你要懂得：他不是坐在辦公桌旁，不是站在和平時的課本前，也不是在操場上。死神包圍了他。他聽見它在號叫，它呼走了它，——德寇用鎗光彈射擊；它帶着紅綠光從各方飛來；它越來越近，幾乎飛到了身上。於是這有着理智，這有着意志，心房顫抖起來了。他並不是一架機器，不是無知覺的樹木，也不是鐵鑄成的。他是初次經受戰鬥，經受人生最危險的關頭。

我離他八公里遠，說好儘量住了他的心一樣。我不懂下命令給他，而且恢復了他的心扉。他的心在指揮官的感動而堅決的手下，跳動得更平穩，更有把握了。精神上的力量，經過他這個接近戰鬥的軍官傳給了戰士，我極力維持着他這種精神上的力量，——這種力量與其說是白晝的，倒不如說是本能的。

忽然，——德寇忽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頓斯基慌張地報告道：德寇退卻了。關頭不敢相信，但戰部掩蔽部的窗戶已經黑暗了，白天已完了。過一會，頓斯基又證實說：的確，他們射擊了一陣，喊叫了一陣，乘天黑收拾起死屍，就退走了。

這是一次小小的戰鬥，但我竟高興得要發抖了；很想發笑；懷不能騎土屬，奔往那裏去，看

看頓斯基，看看戰士們，看看我們的英雄。

夜間頓斯基那排人改變了陣地。

你葬送了莫斯科！

一

翌日早晨，在我們會議，在後方，又傳來了大極限的響聲。

但在本黨總綫前面，仍是一片寂靜。在規定的時間，頓斯基和布魯得內都報告道：「除了空軍

人員與警察員們在邊邊遠遠的地方，仍和昨天那樣，從高樹上眺望德寇。」

我聽着規定時間以外的電話鈴聲。電話鈴響了。值班的電話員報告道：

——營長同志，從那裏打來了電話：

電話員和我是心心相印的，用不着解釋；我就明白是從什麼地方打來的電話。

——你說吧：

——營長同志，你看發生了什麼事：德寇騎兵！沿路前進。

我聽出了這是布魯得內急促的聲音。顯然輪到他的頭上了。你已經知道，布魯得內那「等人

是在另一條道路上埋伏着的。

——有多少？

——有二十來個人。

——把他們放過去。

在騎兵後邊，發現了一支摩托車隊。今天敵人動作得小心了；派出了哨哨。但是我們的戰士很巧妙地藏在小樹林裏。

布魯得內那一排已在道旁林中窺伺德寇，這個樹林是不大的。但是在不遠的地方，約有半公里，還有一叢小樹林，一有機會，就不難跑到那裏，以便躲藏敵人，重新走到道上。

過了一點鐘，騎馬的偵探和乘摩托車的德寇都轉回去了，——在他們看來，到河邊來的道路，是通行無阻的。

過了一會，布魯得內又報告道：發現了載步兵的卡車縱隊，德寇認為已經查明道路，所以他們如同昨天一樣，不派砲兵警戒縱隊，喚着卡車前進。

——準備好了嗎？——我問道。

——營長同志，是的。——我們準備好了。

——讓他們走近些：隨後就猛攻！動作要靈敏。

我聽見砲筒中有一個堅決而悲重的聲音：

——營長同志，是的。

交鋒員又向我報告了當時的情況。在這條路上也發生了昨天那樣的情形：從埋伏中發出了齊射的槍聲。發了一排又一排。德寇又跳下汽車逃跑了，瞬息間忘掉了他們學過的一切：忘掉了命令，忘掉了軍紀，忘掉了自己不可戰勝的精神，變成了驚慌失措的人羣。

我追問從遠處森林中給我報告的那個電話員，戰鬥經過的情形。

——他們是逃跑了，還是臥下了？——我想知道回答！

——營長同志，他們在逃跑；跑得快呀！營長同志，現在我們又在攻擊他們。

昨天我就想到，德寇若遇到突然的射火力時，他們將怎樣動作呢？立刻躺平，緊壓伏在地上，瘋狂開火還擊，似乎，即令沒有任何口令，每個人由於自衛本能也必然會這樣作的。但是，我再來說一遍，原來在戰爭中有一種力量能彈壓陣地，打消判斷力，使人失魂喪胆，而輕易陷於死亡。

11

戰鬥一開始，突然就與布魯得內那排人失掉了聯繫。

派去檢查電話綫的幾個電話員，在路上遇見了德寇，轉回來了。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就嚴格地詰問了電話員。敵人從道旁的村中射擊了他們。電話員們不知道，那裏有多少德寇，是否汽車開到那裏去。

我們那一排人究竟在什麼地方？他們出了什麼事？難道被包圍了嗎？難道布魯得內這排靈活靈敏的指揮官，竟把能夠退出的機會失掉了嗎？

怎樣辦呢？我決不讓自己人送死。但怎樣救接他們呢？有什麼辦法呢？我很不得親自帶一排人偷偷地把自己人救出來。不行，我沒有這種權利，——我這裏有一營人，我這裏有八公里長的戰綫，我一定死在這裏。

我翻翻着急趨去救援的心情，竭力冷靜來思索判斷。就假定那排人被包圍了。但難道我的五十名戰士，五十個手榴彈會發機械嗎？會會舉手投降嗎？不會的，他們一定會為生存而奮戰。我相信

這一點，我相信戰士，相信指揮官。他們有步槍，有四挺手機關槍，有很多子彈，——敵人，你來試試看！

我派半排步兵偵察員去援救他們。祇有半排！當時我們就用這樣的力氣打仗了。我向該指揮官命令道：「要悄悄地走去，不要冒槍聲；動作要有智謀；要沉着鎮靜；等到天一黑，就乘黑暗向布魯得內發生聯繫，幫助他。」

隨後我很想看見戰士們，向他們說一句含羞愛感，帶點粗魯味道的溫柔話。但是我叫他們轉步布魯得內說：突出包圍之後，就讓他遵照領得的命令，再帶着那排人上路上去；讓他明天從另一個埋伏的地方，再去迎擊德寇。

三

我把指揮官放走之後，就走出了掩蔽部，黑黑的天空低低地懸在頭頂上。再有兩點鐘就黃昏了。我不願見人，也不願意同人談話。我除了想着被切斷的那排人，想着在這旁樹林中，正在擄殺的那五十名戰士以外，什麼也不想。

我又想到他們那裏去。我慢慢走到河邊。有些紅軍兵士在田中挖冷土，拍木頭，築掩蔽地，我不願到那裏去。老遠看見：他們在鬆懈無力地勉強挖土……要趕快挖呀！我們的人，五十個戰士，在河那邊堅持，擄殺，為我們奪取這幾點鐘，這幾分鐘，牽制敵人。我覺得，我若跑到那裏去，就要公發雷聲，不管誰是誰非，大罵一頓才痛快。

我豎耳傾聽，聽聽在河那邊是否有德寇的迫擊砲聲？沒有，那裏一片寂靜。萬一那裏一切都

這了呀？我不能再看不見我的包魯得內了。也看不見我的庫爾巴托夫和別的人了……

經過幾年的鍊之後，這樣悲沈痛的心情，我是很少感受過的。

我回到後方的時候，等待偵察員，等待消息。

——營長同志，請你說話，——電話員說道。

四

第二連連長謝維流科夫中尉打來了電話。他報告道：

——營長同志！包魯得內中尉那排人從包圍中衝出來了。

我急遞問道：「你從那裏知道的？」

——怎樣從那裏？營長同志，他們就在這裏。

——在什麼地方？

——我說是……謝維流科夫帶着他那不倦的習慣說道，這種態度常常使我難於忍耐。

——營長同志，我就是在這裏。他們已問到我這裏來了。

——是誰？

我還沒有明白，或身正確些說，我已經明白了，但是……也許，現在，轉瞬間，也許一切情形不是這樣的。謝維流科夫答道：

——是包魯得內中尉……還有騎士們，轉回來的那些人。營長同志，有六個犧牲了。

——懷疑呢？道路呢？

不由我提出了這個問題。雖然這是不清問的，問題已經明白了……隨後謝維流科去答覆。
敵人佔領了道路，我沒有作聲，謝維流科夫問道：「營長同志你在聽電話嗎？」

——是的。

——營長同志，叫布魯得內來同你講話嗎？

——不用。

——叫他去見你嗎？

——不用。

——到底怎麼辦呢？

——你等等我吧。

我把電話放下，沒有馬上站起來。

五

這就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沉痛的不僅僅是失掉了道路，我早就準備好了這一步。不過，按我們的戰術計劃，這應當在明天或後天發生。

但是今天我的中尉，我的一排人，我的戰士們，沒有得到命令就退却了，放棄了道路。這因

這是使我難過的事，正是因此，我沒有馬上站起來。

過了幾分鐘，我發馬來到了第二連的指揮站。三天前，一個不能忘記的晚上，在黃昏中，我從此地附近送走了戰士。現在也是黃昏的時候。但是三天以前，迎接我的是整齊的隊伍。現在隨來的紅軍戰士們，卻在積着初等的炮土，疲憊的坐着或躺着。

在掩蔽部旁邊，——在高低不平的河岸上，一個不顯眼的小土堆旁邊，有幾個軍官站着。有個小個子，辭別他們，向我跟前跑來。他喘着發出了口令：「站起來！並正！」

這是布魯得內。他跑到我跟前，敏捷的行了個禮，立正站在我面前了。

——營長同志！——他慌忙開始報告。

我打斷了他的話：「謝維流科夫中尉！到我這裏來！」

先前在阿爾諾。阿塔煙草工廠黨會計的四十來歲的謝維流科夫，很費氣力的跑過來了。

——你們這裏誰是上級長官？

營長同志，我是。

——哪你爲什麼不指揮呢？爲什麼還排人不站隊呢？這成什麼體統？大家都快站隊！指揮官也要站隊！

機關槍連的政治指導員波仔沙諾夫跑了過來。他用卡查赫話低聲問道：「有什麼事情？」

我用俄文答道：

——政治指導員同志，你不聽命令嗎？快去站隊！

波仔沙諾夫側着他那胖胖的臉，對着我站了幾秒鐘。他顯然是想要說話，但沒有敢說出來。

他明白了，我現在不得接受，不能給安慰的話。

在雪地上，整齊齊排列着黑黑的一隊人。寂靜無聲。威從遙遠的地方，從東方傳來了隱約的砲聲。我走到隊伍跟前。這次是謝維流科夫向我報告的。布魯得內緊張地立正站在旁邊。我轉

轉身去看他。

——你報告吧。

他慌忙地說道：

——營長同志！今天我領着精銳排消滅了一百來個法西斯蒂。但是他們把我們包圍了。我決

定：衝鋒，衝出來了！

——好吧，就爲什麼你不再走到路上去呢？

——營長同志，他們在後面追擊我們！

——追擊呢？

我帶着仇恨的態度惡狠狠地叫出了這一句。

——追擊嗎？你竟敢說出這樣的話來辯護嗎？敵人據實說，要把我們趕到烏拉爾山去。按照

你的意見，竟會是這樣嗎？我們將放棄莫斯科，放棄我們的陣地，跑回家去，看見老人，看見婦

女就說道：敵人在後面追擊我們……你是在這樣想嗎？你說。

布魯得內沒有作聲。

——可惜，——我聽說我道，——婦女們沒有聽見你這種話。她們若是聽見，就會打你的臉

，就會唾罵你，你不是紅軍的指揮官，你是個怕死鬼。

從背後的遠方又傳來了隱約的大炮聲。

——你聽見了麼？在那裏，在我們背後，也有了德寇，敵人在那裏，要衝向莫斯科去。我們

的弟兄們正在那裏掙扎。我們這一營人，在這裏擁護着他們不受德寇的打擊。他們相信我們，相

信我們會堅守住，不放棄敵人。我相信了你。你保守住了道路，你堵住了這條道路。可是以後你

又害怕了，逃跑了。你以爲你還只放棄了道路嗎？不是的，你葬送了莫斯科。

「我……我……我想了。」

「我跟你說完了。去吧。」

「往那裏去？」

「命令你去的那個地方。」

我指着河那邊。布魯得內把頭一仰，好像要看看後面，我所指的那個地方。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仍然正站在我面前。

「發誓同志，但是那裏……他的嗓子有些啞了。」

「……那裏有德寇！你到他們那裏去，殺他們，或是，你還願意，你就侍奉他們！我沒

有命令你到這裏來。我不再聽兵！走吧！」

他站着，彷彿還沒有懂得這一切也許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他站着等待我最後的話。但我默然盯住了他。我此刻好像是塊石頭，沒有一點憐惜的心情。凡是作過戰鬥人都會了解我的：在這樣的時刻，仇視心好像烈火一般，會把與它相反的別種情感燒燬的。

布魯得內明白了：一切都說完了。他還有力量行了個舉手禮。

「發誓同志，是！」

他說了這句話，就按照軍人的姿勢，來一個向左轉。於是加快步伐，好像幫忙似的，向堡壘溝上的橋，向夜間敵人靜息了的黑暗裏走去了。

去。
有一個人從黑黑的隊伍中走了出來，向布魯德內追去。大家都聽見他走，中隊同志，也停歇

我認出了這個背着半自動槍，寬肩膀高個子的黑影，聽出了這個聲音。

——庫爾巴托夫，退回去！

他站住了。

——營長同志，我們也有罪過。

——誰准許你走出隊伍的？

——營長同志，一個人不能到那裏去。那裏！

——誰准許你走出隊伍的？歸隊去！如果要說話，要遵照紅軍中請閱是官的規矩。先問我二

聲。

——營長同志，准許我說一句。

——不准！這裏不是朝黨大會！我知道：你們也同指揮官一塊跑了。但是，指揮官更替你

們負責。如果他命令你們跑，你們就必定要跑！大家都聽見了麼？如果指揮官命令你們跑，你們

就必定要跑。這，他應負責。但是指揮官若命令「站住！」那末，無論是自己，無論是你們每個

人，每個忠實的兵士，都必定要打死逃跑的人。你們的指揮官不能把你們抓在手中，不能止住你

們，沒有什麼權能不服從他的人。因為這一點他就吃了虧。

忽然你覺得內從他看不見了的黑暗中，好像一個黑怪物又出現了。我除了要發牛仇恨心外，

現在更感覺到鄙視他。他是來請求寬恕的嗎？此刻他又怕起來了嗎？

——你回來幹什麼？

——營長同志，文件交給給誰呢？

「——你有什么文件？」

布魯得內遲疑了一會，答道：

「——青年團員證書，指揮官的證書，書信。」

我把波仔沙諾夫叫來了。

「——政治指導員同志，把文件收下。」

布魯得內從軍大衣胸內掏出一個小紙包來，要遞給波仔沙諾夫。

「——阿克薩羅夫。」——波仔沙諾夫低聲說道。

他再沒有說別的話，但他能用這句話來哀求我。布魯得內站住不抬眼。我覺得，這是怕死鬼的詭計，大概，他轉回來的時候，就這樣打算好了。營長會把政治指導員叫來，政治指導員就會來求情。我心想：你在這裏要麼，不去同敵人耍鬼嗎？我想使你能够挽救自己的榮譽，但若是你受害怕起來，碰到鬼，你就可恥的死去吧。

「——布魯得內。」——我說道。「——你可以帶走文件。不用到那裏去了。你還有一條道路。」

我指着一條通後方的小路。

「——聽到陣部去。」——我警告我把你從營中趕跑了，把你轉交了法庭……你到那裏去痛癢吧。」

布魯得內彷彿哭聲似的，漸漸聽不見的尖細聲音，長長吸了一口氣。

「——營長同志，我。我做給你看，我打死……」——此刻他的聲音發抖了。「——」——此刻他說出了他

沒有說完的那句話了。「——我打死那裏的崗兵……我把他的槍和文件拿回來……我做給你看……」

我聽見了這話，我的仇恨心消滅了。我很想低聲說，願與他同歸於盡：「好漢子，好漢子，正要

這樣幹！」——我感動了。但是誰也沒有知道這句話。

波仔沙諾夫打開手槍，光亮照到布魯得內黑瘦的臉上，他兩眼深陷，額骨高起來，顯得幹

紅。隨後，光亮又照到那個紙包上。波仔沙諾夫把它接了過來。手電筒熄滅了。

布魯得內轉過去，很快的走了。我問道：

——庫爾把托夫，你把半自動槍交給中尉！

這是我唯一能替他辦的事情。我對本營的堅忍不拔精神，對保衛莫斯科的防線，——戰士的
精神的和渡沙河岸防線是負責的。

公路上的第二次戰鬥

一

我回到營部掩蔽部裏以後，就把庫爾巴托夫叫來了。

他走進來，整層下展。敵人把他這股趾高氣揚，漂亮強壯而似乎勇敢的人和別人一塊趕跑了。爲什麼？爲什麼出了這樣的事呢？我必定要弄明白才行。

——你說說，——我命令道，——你們，那裏出了什麼事？你們爲什麼逃跑呢？

爾康巴托夫很簡短的回答了。當他們同伏下的德寇對射時，忽然從很近的地方發出了自動槍聲。在樹後邊，戰士們的首領，橫飛着發光的子彈。布魯得內琪道：「跟我來！」於是一排人都端着步槍從樹林裏飛跑到近旁那幽小林裏去了，這是預先規定好的。但忽然，從那裏也有槍聲迎頭射來。們的倒，叫的叫。大家都向一處邊閉，就從這時，再不能停下了。發光彈總在他們背後飛過；德寇一面發聲，一面退却；按軍事術語這叫做：「跟蹤追擊」了。

我問道：

——那些追趕你們的自動槍手究竟有多少人？

庫爾巴托夫與她答覆：

——營長同志，我不知道。

——也許有一打人？也許少些？

庫爾巴托夫低頭不語了。

——去罷。——我說。

二

庫爾巴托夫走了。

我這個兵士，究竟有什麼感覺呢？我看見了：他很害羞。

羞恥心……你是否想到了什麼是羞恥心呢？如果在戰爭中，把兵士的羞恥心打消，如果把這

種內心的裁判消滅掉，那就無論是何種軍事訓練，無論是何等軍紀也團結不了軍隊的。

被子彈追趕着的庫爾巴托夫向別人一塊跑了。恐懼在他的身旁邊叫道：

——你要死了；你的幼年生活完了；頃刻之間不是把你打死，就是把你打傷，永遠殘廢，葬

喪送命，藏起來，逃跑罷！

但另一個有威權的聲音叫道：

——不要跑，站下！逃跑是下賤，可恥的行動！會被人唾棄，當作怕死鬼看待哩！站下，擲

擊，要做個祖國的忠實兒子！

啊，當有這種激烈的內心鬥爭的時候，當忽而傾向這方，忽而又傾向那方時，當兵士的心靈

正分隊開時，是怎樣需要命令呀！此類，指揮官所下的命令，總是有威力的命令。就會成爲祖國給兒子下的命令。這命令就會打消軍人的邪惡心，就不會把素有的軍事本領和軍紀動員起來，並且會把一切高尚的熱忱，——良心，榮譽和愛國精神都動員起來。

而魯得爾產生了，放過，能夠並且務必下命令的時候。因此，這排人就打了敗仗。因此，應責的兵士，現在在審判的面，就羞愧起來了。

三

排長受了應得之罪。

雖然，我對本營中所發生的事情和將會發生的事情，對每次逃跑現象，對每個指揮官和戰士，都要負責的。我這一排人沒有執行戰鬥命令，這就是說，我沒有執行戰鬥的命令。

我給團長打電話報告了發生的事情，說明了需要解釋的情形。我把聽筒放下，說：在無情的法庭——自己的良心，自己的理智面前受審判了。

我務必要找到我的罪過究竟何在。是否在於我所選的排長不中用呢？是否在於我沒有預先明白他是個怕死鬼呢？不是，不是這樣的。在他逃跑之後，在隊伍面前他宣佈死刑之後，他仍會引起我心中對他的愛惜，他仍會表明他還有榮譽心。

而在那裏，在子彈下，他究竟怎樣了呢？爲什麼他在那裏竟忘掉了指揮官的天職呢？我的錯誤究竟何在呢？

還在幾天以前，當我給中尉任職時，我就想清楚：難道，德國人會像約半一般。一次，一次！

又一次，總來接我們的子彈。但那時，我沒有從德國軍團現出的這得意風中作出任何的猜測；我竟看錯了敵人，他原來並不這樣。

顯然，砲公路上打了一仗後，我們已迫使這德軍官屬垮了；迫使他在我們預料之先，就加以愚弄了。顯然，他有了計劃對付這次埋伏，我知道有及時得到這圖計劃。他用突然手段回答了突然手段，我用這種突然迎頭開水的手段把他的兵打得越慌越逃，他也用這圖手段把我的一排裏面打倒。

雖然他勝利了，他總覺得這一切在我眼裏是用手這圖計劃。我以為，這一切並不是因為他的軍官和兵士更勇敢或有訓練，他並不是用數量我勝了我，只是我們的戰術敏捷，可以將小的兵勇向敵軍或特大的作戰隊。這都是用這圖計劃用這圖計劃。

這就，戰術失思考少了，所以我生戰門就就打了敗戰，這就是我的罪過。

四

我看了看地圖，想了想戰鬥的情景，逃跑的情形，頗有猜測。他，我的這個敵人，德國軍官，怎樣準備了這次戰鬥，怎樣進行了這次戰鬥。

我的戰士逃跑了，我想見了這種情形，我看見了在大砲般的發光手彈打擊下，生死兩道逐下，顯得極端，驚慌逃竄的情形。在逃跑的道路上，有許多小樹林，樹林和凹地裏，都到什麼地方，立刻跳下去多好呢。顯然，他對這敵人，這這些來應付這的德軍走近些，希聲的迎頭撞擊他們，而希聲，沒有保持住冷靜的態度，他沒有保持住自己的精神和士氣，他的罪過就在這裏。

但是，我當機立斷的，務必在昨天，在戰鬥之前，替他想想，預見到這些情形。
敵人佔了道路，但是只佔了一條道路，另一條道路還不歸他所有。頓斯基那個人，在俄國
改變了地狀的地方，在等船渡海。明天，敵人就要打算用一輛手槍，把這一排人也趕跑。好嗎，
大德國人老爺，你來試試吧！

五

我給頓斯基打通了電話，就命令他，帶着衛兵來見我。

過了一點半鐘他來了。

看他的面容似乎仍與從前一樣。面皮和手皮還是那樣嫩白。他一進來，臉上就現出微紅的羞
慚。但我看見他第一次的手勢，聽見他第一句話就明白，頓斯基成另一個人了。他看見我在看
他，就微笑了，這是熱誠的微笑，有點不好意思，但這是新的微笑，包含着飽滿的力氣，他
好像覺得自己有一種偉大，他的動作也更有了把握，更迅速了。他好比先前更自然地行了個舉手禮，
要自然得緊了。

我坐下來，我對他說：「把地圖拿出來。」

在頓斯基展開的地圖上，設埋伏的那個地方，沒有發任何的記號。這種事情，不能相信地圖
會保存秘密的。但第一次戰鬥的地點，已不是發覺的了。頓斯基？好像是怕忘記了，在那裏發了
一個小紅圈。我看看那個地方。我們兩個都知道，在那裏經過了精神上偉大的考驗，在那裏發了
了勝利而極大的快樂。我們兩個都明白這面情形，可是我們兩個誰也沒有說一句話。

——頓斯基，你看，——我說，——上次我同你所談的就是這回事：讓敵人來包抄埋伏，這是許可的。但是不要陷於包圍中。

頓斯基點一點頭，看來他已是明白了。我繼續說道：

——但是，敵人會偷偷的來包圍你們，譬如這樣：他從這方面來包圍你。——我用鉛筆杆在地圖上指出了這一點。——在這邊給你留下一條出路，你衝出包圍，要開始退走，而預先讓到那裏去的敵人，已經伏在路上，奔襲你，已經看見了你。他就開火迎頭痛擊。那你怎樣辦呢？

——怎樣辦？——頓斯基追問了一句。——用刺刀預殺！

——哎，頓斯基：用刺刀是衝不得的，敵人會把你們都打死哩。你不會驚慌嗎？你不會逃跑嗎？

他把頭稍微一仰。

——發長同志，我是不會逃跑的。

——我不是說你一個人。兵士們不會逃跑嗎？

頓斯基不作聲了，他看着地圖，沉思着，尋找切實的回答。

——頓斯基，自然，遇到絕望的情況，也要鬥爭，但是什麼要陷於這種情況呢？讓得讓路過去吧。你用刺刀祇能殺一個人，用智謀就會殺一千人。頓斯基，這是卡查勃的俗話。

——發長同志，那怎麼辦呢？

他那年輕的藍眼睛，帶着相信的神情看着我。

——逃跑！——我說。——照應發長的那樣，慌亂逃跑。用十分鐘的工夫，發出驚慌的響子。讓他們來追，正需要這一看！戲法是我們玩的，不是他們追趕我們，而是我們追趕他們！——用妙計迫使他們，你明白嗎，——來追趕。願着這旁，飛跑到這塊凹地上來（我又用鉛筆杆指清

（抽圖）。或是，選擇另一個適當的地方。迅速滾到那裏，伏在地上。讓第一分隊的德寇友過去。第二分隊就開機關槍和步槍迎頭射擊他們。他們一吃驚，就往回跑。那就要從這裏，再迎頭射擊。兩方開火夾攻，把這追來的人完全消滅！你明白嗎？

我想起着這去戰鬥，揚揚得意地微笑，看着頓斯基，而頓斯基看着我却没有微笑。我從他的眼中，看出了他懂得了這個意思。但在他眼珠深處，瞬息間猶疑一下，我看出了他戰慄的神情。我沒有立刻明白他的心情究竟怎樣。也許，頓斯基在這一瞬間會感受到在殺傷敵，在他將要這碎的血海前的那種恐懼嗎？

但他却肯定的回答道：「營長同志，我明白了。」

我們又談了一些細節。隨後我說道：

——你把这个運動報告戰士們。

他追問道。

——運動嗎？

不知為什麼這幾個字竟會使他驚訝。大概，直到現在，他還把「運動戰」這幾個字理解為沒有環境敵人的意思。但是立刻就按軍規答道：「營長同志，是。」

——頓斯基，這就完了。

他站起來了。

這個面皮柔嫩，性情溫和的青年人，明天要用妙計把敵人引誘到陷阱裏，並且猛烈打殺那些個盲目，東逃西竄的人。看出了他能辦到這一點。

似乎我達到了這種地步：使我們今天失利的經驗成爲明天成功的先聲。

我心裏輕快了一些。我把頓斯基放走之後，就躺下，蓋着軍大衣，面對着牆，打盹睡去。

我閉上眼睛，祇覺面前現出了一幅軍事地圖，現出了頓斯基注意的兩容。我用鉛筆杆指着地圖向他說道：「他們正在逃跑，跑到這裏來，我們在這裏再開槍迎擊他們！」

突然，——我覺得這一剎那極其明顯，——眼前有一隻別人的鉛筆指着地圖，這不是我的鉛筆。我的鉛筆是普通的黑鉛筆，而這隻鉛筆則是帶紅漆的，有楞的，藍色筆頭削得尖尖的，還整手也不是我的。白色手皮上長有淺黃色的汗毛。

我願意這隻手看到他的臉上。是呀，這原是他，我的敵人，德國軍官，他的眼睛兇殘而做說。他看着他身旁的一個人，一字一句的發出了我那句話：「他們正在逃跑，跑到這裏來，我們在這裏再開槍迎擊他們！」並且我看見這隻尖頭鉛筆在地圖上指的地方，不是那塊凹地，不是要侯希特勒就徒明天落入的陷阱，而是我營的防線。我極目注視，想弄明白，好記着這隻鉛筆所指的地點，我的身子猛然向前一傾往那裏看去……一下睜開了眼睛……

在掩蔽部裏點着熱熱的那盞煤油燈。在牆角裏的電話旁邊，有個電話員坐着。

我轉過身子，面對着牆。又夢睡去。我想起那布魯得內刺那使被手電筒光照着的臉色；雖經過而卻沒有失去自強神健的臉色；那眼淚，突起的額骨發紅。想對了他最後一分鐘的戰標聲音……「我做……我做給你看。」隨後又想起了些別的事情；隨後一切都在昏昏沉沉的夢中模糊不清。

七

早晨，我剛剛起來，我的隨從兵新琴科就帶點神氣報告道：

——營長同志，布魯得內中尉在那裏，——他指着門口，——等你起來，有報告。

——他這要幹什麼？

但我的心跳了起來，回來了麼？！執行了他最後所說的什麼計畫？新琴科着急地說：

——營長同志，他到過德寇那裏，帶回來了兩枝自動槍。現在他在那裏坐着，不同一個人講話。要親自見你。

——讓他進來吧，——我說。

新琴科走出去了。過了一分鐘，門又敞開了。布魯得內點頭應答，一言不發，走到我坐的那張桌旁，把兩枝德國自動槍，兩個德國兵士的證書，信件，練習本，德國的紙幣和茶錢放在桌上。那兩隻深陷的黑眼不轉睛的直瞪着我，有些生疏的樣子。

我想說聲「坐下吧」，而忽然覺得塞住了咽喉，說不出一句話來。我拿了一支紙煙，站起來，走到軍大衣前去找火柴，雖然在褲子口袋裏原來有火柴。我把紙煙吸燃，在櫥木下邊挖成的窠前站了一會，看着窗外的光亮，松樹幹和樹根，樹間地上的積雪。隨後，轉過身來，鎮靜地說道：

——布魯得內，坐下，你吃過早飯麼？

布魯得內沒有回答，此刻他也說不出來。
新琴科在門口望一望，跑到我跟前，對着我的耳朵低聲說：——營長同志，開早飯，要拿燒酒麼？

他，我的隨從兵，我可愛的新琴科與全營人都知道昨天發生的事情。現在他一切都明白了。
——是的，——我說，——給中士倒一杯酒！

我們一塊吃了早飯。布魯得內敘述了他夜間的游歷；說了他打死兩頭德寇的情形。他喝了一點燒酒，兩眼現出潤澤的光亮，不時閃出了先前布魯得內的狡猾神色。

——布魯得內，可是你昨天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問。你怎樣，沒得命令就退却了呢？他把眉頭一皺不願意來談這個。

——你不是知道麼？
——我不知道。

他說得更勉強了。

——你不是說過麼？

——害怕了麼？

他點一點頭。現在，既然又提起了昨天的話，他就容易來說這個了。

——營長同志，我自己也不明白：這是，怎樣說呢？就好像一塊磚打到了頭上：於是，彷彿我已不是我了：腦筋在不起作用了！

布魯得內着急的抖抖肩膀。

——就好像一塊磚！——他重複了一句。

我忽然想起了我想過很久的話。我打心連！我打腦筋！我打精神！

說也奇，當時彷彿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但這一分鐘，却同戰爭的最緊急關頭一併印入腦筋裏了。

攻打心理——當時，我第一次清楚地想出了這個簡單的道理。但是並沒有任何X光可以影響心理。戰爭是用武器來滅滅活人的；這些武器是傷害身體，而不是傷害精神和心理的。不對，也會傷害精神！若把敵人的心理擊破，把他的精神打破，那就能闖過，直上，打死並將他成軍的敵人。

敵人竭力要給我們來這一手。大德國人老爺，你用這一手，應了我一次，把我的一排人打敗了。够了，不令讓你再這樣幹了！

我向布魯得內說道：

——現在這麼辦吧……這一排人我當時還不能交給你，但我想，現在你是不怕德寇了。我要把德寇到他們那邊去。我委派你當偵察排的副排長。

他忽然高興地站起來：「營長同志，是。」

我讓他走了。

攻打心理——這是古時候就知道的。古時候也是用突然手段達到這點的。戰鬥的藝術，砲術的藝術，豈不是在於突然擊穿敵人，而防預自己的軍隊不受這種突擊嗎？

這種思想並不是新的，這是在書上找到的；但是在戰爭中，經過了歷次令人痛苦的思想以後，在戰鬥中經過了成功與失敗之後，我對這種思想瞭解的更清楚了，先說，這種思想也在戰場中做微細閃爍着。但現在戰鬥的祕密是明顯的了！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但就在那一天，過了幾分鐘以後，敵人就向我指明了，我並沒有完全明瞭，並指明了，還有

另一種戰鬥規律。人人都知道，在戰爭中的險證並不像在過關學和戲學中險證那樣，在戰爭中以血來證明的。

八

頓斯基那排中的戰士，打從仗回來說了以下的話。

在十月二十二日那一天。敵人在本營破曉前面，順着他佔領了的那條路，把砲隊和貨車往前推動，並在前天頓斯基設埋伏，而沒有放過德寇的那條路上，也恢復了進兵的動作。

在這一次，德寇動作得更小心了，步行前進，隊伍散開，開自動槍向道旁樹林邊際和樹叢中射擊。空著的汽車隨着兵士慢慢前進。

頓斯基那排人，這次也齊放迎接德寇。但此刻敵人對這一手已有了準備。德寇馬上就伏在砲上。隨後，就躍進，來包抄後排。

此刻我們開始用計謀了。表示「謊說失措」的時候業已來到，——要狠狠震恐了。這一手已經玩過了。

德寇看見了逃跑的人，就叫道：「啊，羅斯人逃跑了！前進哪！」於是德寇就追來了。我們的戰士按照預定的那樣逃跑，不離開道路。德寇的汽車夫開快了汽車，敵兵們攀上前進的汽車上，立着射擊，樂着汽車，很方便的追趕我們的人。

我跳跑到凹地上。戰士們迅速伏到路兩旁的樹叢和土堆後面。汽車開過來了。追得與高彩烈。德寇，盲目射擊，發光子彈在空中亂飛。一羅斯人在什麼地方？他們跑到那裏去了？前進哪！

忽然，側面排射槍聲響了。手機關槍的攻劍刺來了。你知道是怎樣打法嗎？在眼前，陡然一聲，並發死命。死者紛紛倒地，叫哭連天，汽車夫們不是吃子彈，就是跳出了司機棚，竟來不及停住發動機。汽車亂竄起來，那知兩旁又有一排排，一陣陣的火力猛射來。

被打得頭昏眼花，失魂喪魄的德寇，跳下了汽車，成羣逃跑。但背後，子彈橫飛，死屍遍野。忽然，從汽車那面，他們躲避着子彈跑去的那方，又迎面打來了致命的排射，又翻來手機關槍的攻劍。

此刻發生我所沒有預先看到的精形。第二次打擊，第二次猛攻，似乎恢復了敵人的智識。他們採取了唯一能救命的辦法：他們如狂浪一般，冒着迎面對擊的火力，向我們人的埋伏地點衝向前來。

不知道是絕望的情景賦予了德寇力量，或是他們的指揮官在緊急關頭，掌握住了他，但德寇竟一儘射出一排排的發光子彈，一面向我們稀疏的散兵陣衝上來。

於是，忽然全部情形都改變了。戰爭的簡單規律，——數量的規律，數量優越和火力優越的規律起了作用。二百多怒氣衝天，殺氣騰騰的德寇向我們撲來了。而我們這裏祇有少得可憐的半排人，二十五個戰士。

我以後才明白了，在這次戰鬥的計謀本身中，就包含着錯誤。用少數兵力來反對多數敵人時，不能去包圍敵人，不能實行包抄。這是一次痛苦的教訓。

頭斯基文能怎樣辨呢？在這樣可怕的關頭，不是完全失掉勇氣，就是勇敢無比。指揮官的勇氣，首先就在於頭腦聰明，態度鎮靜，心裏清楚敏銳。

頓斯基命令戰士們順着凹地跑到附近的那個小樹林中去。而他自己，這個勇敢高尚的軍官，青年團員，却留在手機關槍跟前，向幾個戰士掩護着他這排人退却。

德寇一邊射擊，一邊逼近了，但頓斯基用機關槍掃射他們，射得他們紛紛倒地，藉此掩護着凹地，掩護着最短的追擊道路。他身上中了幾顆子彈，但仍繼續射擊，在激烈戰鬥中，竟不覺得鮮血直流。

在頓斯基後邊，我們的另一個機關槍手，在射擊了。此刻愁眉不展的沃爾科夫副排長掩護着中尉退却。頓斯基還能向自己的隊伍跑了不遠，但又中上子彈倒下了。沃爾科夫不斷地拚命短槍射擊，不讓德寇進到中尉跟前。戰士們爬着救出了自己的指揮官，把他拖到樹林中去了。在那裏，把頓斯基中尉身上的七處槍傷綁紮。而這個少言寡語，作事打仗都心狠，兵士們都稱他是「公正人」的沃爾科夫中士，在機關槍跟前陣亡了。

九

德寇就是這樣佔領了中間的地帶。

莫斯科附近，或即令祇是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方面作戰的整個情況，自然用不着我這個營長來說。

但是，這次我却要違反我們這個規矩，來很簡單地說一說。我以後看了一些預備送到博物館去的關於海菲洛夫中士戰鬥經過的文件，我讀了一些關於瓦洛科拉木斯克區的羅科索夫斯基將軍集團軍司令部的戰報。十月二十三日那天的戰報上說道：「今晚，敵人在我軍左翼，已把主要的

兵團集中完結，並把反對我軍中路的補助兵團集中完結。……
反對我軍中路：在那個時期，這就是指本營和兩營鄰軍，還有屬於我們的砲兵。……共有兩
千紅軍戰士，防守着二十公里長的戰綫。

十月二十三日

十月二十三日早晨，天剛拂曉，德寇的一架偵察飛機，就在我們的上空出現了。這架飛機的翅膀，向後傾斜，像蚊子的翅膀一樣；紅軍士兵給他起個外號，叫做「駝背」。

隨後，我們就看慣了「駝背」飛機，學會了擊落他的方法；使它們發昏氣了——蚊子，你壓這些好了！——但在這天早晨，是初次看見了「駝背」飛機。

它在雲下自由飛翔，順着秋天的低雲飛來飛去，時而飛到灰色的雲裏，時而閉住發動機，往下滑翔，以便從低空中觀察我們。

在本營中沒有防空武器。我已經說過了。遵照德非洛夫的命令，把本營附屬的高射機關槍都派到我師左翼去了，因為敵人在那裏用坦克攻擊。同時又有飛機參戰。當時我們還不知道，用步槍排射也可以擊落飛機。這個不很奇妙的訣訣也如同許多別的方法一樣，是以後才證明的。

大家都注視着這架「駝背」飛機。我還記得那一剎那：飛機向上一飛，隱隱間鑽到雲裏，又往下一俯，忽然，四面八方都轟轟隆隆響起來了。

只見田野上，土柱衝天，火簾迸發，第一批土柱還沒散落下來，那些冷冰冰的土塊，仍在慢

慢往下墜落，而旁邊又是一陣爆炸。

聽着砲聲橫飛的響聲，看着爆炸的情形，我斷定敵人是用各種口徑的砲，集中射擊；同時又用迫擊砲轟擊。我拿手錶來看，正是十點零一分。

我回到樹林中的營部掩蔽部內，聽了各連的報告以後，就打電話給團長報告：敵人在十點鐘整，向本營營部防綫前進，開始了猛烈的大砲準備射擊。那裏問答我說，右翼那一營人，也遭受着這種轟擊。

顯然，這是在攻擊前的砲兵準備射擊。

在這樣緊急的時刻，大家的神經緊張起來了。豎耳傾聽着不斷的轟擊，這種轟擊的響聲，直傳到地下來；祇覺得掩蔽部裏的木頭直在震動；砲彈在附近爆炸的時候，冷冰冰的土塊，從頭頂上的大木頭縫間紛紛下落，打得地板、桌子砰砰拍拍響成一片，但最緊張的時刻是沉靜的時候，大家都靜默無聲，等着新的轟擊。新的轟擊沒有；可見：但又是一陣噠啦，噠啦響；又是轟轟叭叭，大木頭又震動起來了，然後又等着最可怕的時候——死的發靜。

德寇是玩戲法的騙子，這一天，他們在戲弄我們的神經，屢次在兩三分鐘內停止轟擊，隨後又一陣一陣刺激我們。真是難堪極了。趕快來攻擊就好了！

但過了半點鐘，過了一點鐘又一點鐘，大砲的轟擊仍然繼續着。我不久以前還是個砲兵，我竟沒有料到，射擊我們野戰掩蔽部，射擊我們這沒有水泥工事點的陣地所用的集中配合火力，竟

會延遲這樣久。德寇射出了毒刺車的毒彈，——當他們停止前進時，使大德方把所有的砲彈都用來了，——把地都打碎了，他們真是指望，打平我們的陣地，粉碎我們，消滅我們，隨後用步兵一衝，就完事了。

我不時同各連長打電話。他們報告說：什麼地方都沒有發現集中的德國步兵。

聯絡時常斷絕。砲彈的爆炸不時炸斷電綫。值班的電話員，冒着炮火迅速把電綫接好。

正午時，官團地方的電話綫炸斷了，——已有好幾次了！——一個值班電話員由掩蔽部跑出去之後，我也跟着出去看看外面，究竟出了什麼事。

有些砲彈也落到樹林子裏。誰聽得在樹頂上一陣轟鳴，樹木折斷，吱吱喳喳的響。枝葉紛紛墜落。我本想轉回去到地下。但理智叫住了我，我就走到樹林邊緣去了，那一架「咆哮」飛機仍在我們頭頂上旋轉。有很多彈殼，佈滿塵土的雪地上，某些地方竟炸得烏黑，各處仍有土塊飛騰起來，——當這些砲彈發出越過萬的吼鳴紛紛落下時，就看見紅光迸發，土塊向四外低飛。當重砲彈爆炸時，就看見有黑柱升起，有時竟達到樹梢。

過了幾分鐘，神經稍微鎮靜了，心不自主地戰慄也消失了，聽着轟擊的聲音，也不那樣震耳了。眼睛也看得清楚了。

忽然，炮聲停止，一片寂靜。神經又緊張起來。隨後，在天空中又是一陣轟隆，接着又是一陣尖利的轟擊，又是一陣轟鳴，接着又是一陣激烈的轟擊。

原來，砲聲停止了一分鐘，改變了砲彈。爆炸的聲音和情景都改變了，他們現在射出了榴霰彈和閉花彈。這種砲彈接近地面就爆炸，發出可怕的轟聲和火焰。這種砲彈對於藏在步兵壕中的戰士幾乎沒有危險，雖然對於身體沒有危險，但德寇極力要鎮壓戰士的精神，轟擊戰士的心理。此刻，我拿着一棵樹，猜想敵人的手腕，學會了了解敵人的手腕。

隨後，田野上又會爆炸彈爆發了，烏黑的土柱和炸藥的煙灰飛騰起來。

沉重的炸力竟把一些掩蔽在小土堆中的長木頭都掀起來了。此刻，在我們頭頂上嗚嗚飛渡的德寇夜時飛機師，自然是很高興的。

但我也幸災樂禍地微笑了，我們的軍事巧計成功了。敵人用一連幾分鐘的工夫，炸壞了我們的偽陣地。

初嘗掩蓋着的偽形土堆。我們就設在上邊積了一些小道，這種假掩蔽部，沿小河一帶形成一條很明顯的防線。

而藏有戰士的真正掩蔽部，你知道是在高低不平的河岸旁挖成的，上面蓋有三四層木頭，與河岸相平，看不出來。

德寇不僅照準一個地點，而且照準一大片地方開炮轟擊，並且向河岸射擊，但是爲了使火更有效，就要集中木頭堆頂部的掩蔽部正面上，而不是射到木頭很厚時掩蔽部正頂上。你已經知道，我們的防線是不得不信實很稀的，所以本營所受的損失也就很少。

三

下午四點鐘左右，敵人在第二連的防區，離維納斯克村附近，猛烈地加強了火力。從陣地邊到瓦洛科勃木斯克城去的公路正經過這個村莊。

我按着無線和發動的情形，立刻知道了這種情況，就趕快打電話叫第二連連長謝諾維奇來聽

——他不在這裏！

我聽出這是個交通兵。小個子體軀人本托夫的聲音。

——他在什麼地方？

——他跑到瞭望點去了！

——你爲什麼沒有同他一塊去？

——他一個人不顯眼。營長同志，他是知道藝術的。

本拉托夫說話的聲音很有勁。在這樣的時刻，特別能清楚地聽出兵士的腔調。聽着聽着像最

看聽報一樣。

另一個電話鈴響了。給我打電話的是謝爾流科夫。

——是營長同志嗎？

——是的。你在什麼地方？從什麼地方打電話？

——我在炮兵瞭望點：用炮兵望遠鏡瞭望！營長同志，看着真有趣！

就在此刻，在炮火轟擊下，他仍沒有失掉他那不慌不忙的老習慣。我備着他，問道。

——有什麼興趣？看見什麼了？

——德國人在樹林邊上集結了！營長同志，他們好像騾驢一般亂動：有一個軍官出來了。他

拿着望遠鏡在瞭望。

——他們有多少人？

——確實說，大概有一營人！營長同志，我很想把他們！

——想什麼？快叫庫哈塔林科接電話！趕快！

——營長同志，我就是想的這個！

謝維流科夫的遲慢態度，往往使我生氣。但我絕不肯派任何人來代替這個四十來歲有判斷力的謝維流科夫當連長，他在那一天，屢次在可怕的戰壕上爬來爬去，到戰壕中和瞭望點去察看。炮兵校對手庫哈塔林科中士接過了責任。本營附屬的八尊大炮，在林中地下掩蔽壕中隱匿着，整天沒有作聲，直到決定的關頭總沒有暴露自己。此刻，這個決定的關頭，這一分鐘快到來到了。德寇集中準備備降的那個地區以及本營防線前邊的整個地帶，都預先試射過了（我的作戰計劃是這樣的：等到敵人突擊隊準備備降時，才使隱匿着的炮連動作，如同砲頭一般迎頭打去，把他們打昏，擊散，摧毀敵人的衝擊。

我本想下令：「照敵人的集中部隊，八尊大炮一齊開火！但開頭應當先射幾個炮彈試試，看看炮彈落在什麼地方，按照風向，風力，氣壓，地面受炮身重量壓下去的深度和其他許多變數來改正一下瞄準的方向。

為此就要費一點時間，約莫兩三分鐘。但你还記得羅非洛夫所說的什麼是時間的謎語嗎？你知道，在戰爭中，兩三分鐘內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四

我下了命令以後，沒有放下聽筒，聽着炮連在打電話。那裏向火力點發出了命令。

——各佔本位！裝上炮彈，並報告！
 隨後，庫哈塔林科——這隻藏在樹林中的大炮的活眼——又指出了坐標。有個人重複了

聲。此刻各炮身慢慢的轉動着。但時間却迅速的過去了！

終於聽見了回答。

——準備好了！

接着就聽見了庫哈塔林科的口令：

——兩顆炮彈，釋放！

又是一陣沉默，沒有聽見照例執行命令的回答，幾秒鐘又過去了！大概，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趕快！趕快呀，真是見鬼！忽然，出籠筒中也傳來了這一句話。庫哈塔林科叫道：

——趕快！

我揮嘴道：

——庫哈塔林科，那裏有什麼事？

——營長同志，德國人正在準備，有曹亞，帶銀盔！

他又叫道：

——火方路！

——是我啊！

——趕快！

——總司令！開火！開火！釋放！

在震得耳聾的不斷轟擊下，竟聽不出我們的炮聲來了，但炮燭業已射出，砲帶已經飛走了，

不過暫時這還是試射，祇射出兩顆炮彈。庫哈塔林科此刻就會看見爆炸。離目標還不遠呢？也許

一下子會才中嗎？這種情形也是常有的！

不是這樣，只聽得庫哈塔林科校正道：

——英尺昇高一度。向右移動零：

忽然，其鳴聲中斷的。——把這句話打斷了。

——庫哈塔林科！

沒有回答。

——庫哈塔林科！

沒有作聲；向右移動零：零九度了零三度？或是，也許是零零三度呢？

我們有很多砲彈，我們有八尊大砲，但此刻，到了正需要它們的時候，可惡的砲門偶然性把

它們弄成盲目的了。

值班的砲隊交新兵，已跑到置錢那裏去修理，但時間已過去了，

可是這並非聯絡中斷。原來發生了更嚴重的不幸事件。

另一個電話鈴響了。又是木拉托夫從第二連指揮點打來的電話，這個小個子戰士，在幾分鐘

前，還很高興地回答了我的電話，此刻，他的聲音却有些發慌了。

——營長同志，連長受了傷。

——什麼地方？很嚴重？

——我們不知道：還沒有帶來；那裏還有別人，我不知道他們是打死了還是受了傷。

——那裏是什麼地方？

——在瞭望點：這裏的人都往那裏跑連長和別的人去了；却把我留下；叫我給你打電話。

——那裏：在瞭望點；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很費氣力地說出了整句話，可是已經明白，發生了不幸。

——打壞了！

我沒有作聲。木拉托夫停了一會，又可憐地問道：

「營長同志，現在我到那裏去呢？我們現在歸誰管呢？」

我感覺到失了連環的戰士如其兒般的情緒：

眼看消轟鳴就會變成可怕的寂靜，眼看那集中準備攻擊的德國步兵就要渡河了，但誰望誰已被打毀，大炮成了盲目的，一連人沒有連環了。

我說道：

「木拉托夫，你把交通兵召集起來。叫他們到各排裏去傳達：謝維流科夫中尉受了傷，營長到了指揮站裏代替他指揮。現在我就到你們那裏去。」

我把聽筒放下以後，向參謀長拉希莫夫命令道：

「立刻通知克拉也夫，叫他到這裏來，替我指揮第二連。隨後我又叫道：

「新琴科，帶馬來！」

五

我們騎着馬沿田野飛馳，我騎在「雷桑克」上走在前邊，我的隨從兵新琴科跟在後邊。「雷桑克」豎起了兩個極得透亮的耳朵，我打着它往前直衝，抓緊韁繩，不讓它遇到爆炸時閃躲。

心中焦急萬分：「再射擊！再射擊！可不響沉寂下來！響起才好！」

眼看見那邊有一輛軍用馬車從維維梁斯克村飛馳而來。車夫拚命打着馬，一匹馬的大腿上流

出了嚴嚴的塵來。

——站住！

車夫沒有一下把馬勒住。

——站住！

我看見庫哈塔林科坐在馬車後座上。他那慘白的臉上，粘着許多泥點子。前額上有一道腫起的小傷痕，邊上布着血跡。在粘滿泥土的軍大衣外邊，掛着一付砲兵望遠鏡，擺來擺去。

——庫哈塔林科，你往那裏去？

——往：往：——他好像是給巴嘴，不能馬上說出來。——往火線裏去，營長同志。

——去幹什麼？

——瞭望點……

——我知道！我問你去幹什麼？逃跑嗎？轉回去！

——營長同志，我……

——轉回去！

庫哈塔林科瞪着他那含着恐懼神情的死板眼睛，看着我。

庫哈塔林科看見指揮官命令的眼色，忽然好像有人把他的瞳人改變了一般。他往下一跳。比我的聲音更高的大叫一聲：

——轉回去！

於是他大罵了一陣。

我們向村中飛馳去了。一對砲兵的馬拉着馬車，也不看路，跟在我後邊噹噹發響，向前飛馳。

一座有鐘樓的教堂內，設有我們的傷傷處。在教堂後邊，子彈射不到的地方，設有本營的廚房。勤務排排長賈里索夫中尉看見了我，就立正站著。

——賈里索夫，聯絡通嗎？

——營長同志，聯絡通。

——電話在那裏？

——營長同志，電話就在這裏，在門崗上。

看來，從教堂鐘樓到門崗上約有一百五十米遠。

——有電話機嗎？

——我看見他頭一歪頭，就命命道：

——立刻把電話拿到鐘樓上去！跑步！賈里索夫，一秒鐘都是寶貴的。

有麥草。

——營長同志！

謝維流科夫低聲叫說。我快快走到她跟前，摸着他那十分沉重，全無血色的手腕。

謝維流科夫，別不記，現在我不能。

但他沒有放開我，他斑白的鬚髮剪得很整齊，潮濕的鬚髯，上年紀的臉色現得黃澀澀了。

——營長同志，誰代替我呢？

——謝維流科夫，我：對不起，我不能再。

我緊緊的將他那沉重的手握一下，就放開了。謝維流科夫望著我，微微一笑。電話員帶着電話機往土跑。他後邊拖着一根細長的電話綫。

我正走着，我們的軍醫克拉斯科攔住了我。

——營長同志，情況怎樣？

——幹你的事吧。把傷員的傷勢好，就趕快把他們送走，他鬆弛的追問道。

——趕快嗎？

——我生氣了。

——如果我再看見你「趕快」這兩個字，就嚇得面目改色，那我就把你當成怕死鬼來擊斃，你明白嗎？去罷！

我沿着鐵梯下，走到鋪蓋上去。庫哈塔林科已經在那裏，他蹲在低低的石欄杆後面，急喘着氣。電話員把電話線接到了電話線上。

——往右移動幾度？——我問。

庫哈塔林科驚愕地看我一眼，隨後就明白了。

——零五度，——他說。

我轉向電話員問道：

——你快接好了嗎？

——營長同志，就接好了。

庫哈塔林科把望遠鏡遞給我。我拿着望遠鏡在眼睛上對好光，看見那種極近的參差不齊的森林邊緣，馬上清楚了，遂把鏡頭往下一移，忽然看清了德寇。好像距離有五十步遠。他們站成一排，——稍息站直！——而已經排好了隊，能以分辨出來他們的戰鬥隊形：各小隊間，——大概是排人的小隊，——有不大的間隔，排列如下：前邊一班人，後邊兩班人，好幾個個迴轉。軍官

也帶上了領盔，帶在左邊肚子上的手榴彈子，已經打開了。這種帶槍的情形是我第一次看見。這就是來到莫斯科附近的勝利專家！此刻，他們就要涉水過河了。

六

「接好了！」——電話員說。——營長同志，電話通了。

「叫火力點……」

此刻，終於聽見了口令，被打斷的那句話恢復了。

「表尺昇高一度！向右移動零五度！兩個砲彈，連放！」

我把望遠鏡給庫哈塔林科。

不用望遠鏡，我就看不清楚目標了，而仍舊望著林邊，心神懸張，立待五砲彈爆發。只見砲

筒一亮，接濟旁邊就昇起了兩股黑烟。我還不敢相信，但覺得已擊中了目標。

——擊中了！——庫哈塔林科把望遠鏡放下，說道：他那粘有泥點，前額有這種傷痕的面容

上現出了喜色。——現在我們……

我不等他說完，就把望筒拿過來，命令道：

——各砲都發彈片彈，八個砲彈連放！

庫哈塔林科很得意，很痛快地把望遠鏡遞給我。

我拿望遠鏡一看，大概，試射的砲彈擊傷了某些敵人。一個地方有幾個德寇背向我們，轉

下身子在看什麼人，但伍隊仍在站著。

「請告你們上帝去吧！在德寇的轟炸聲中，我們聽見門的大鈴聲了。我身子探到欄杆外邊，用望遠鏡一看，看見有德寇架中的林邊火槍迸發，土塊飛騰，樹木紛紛倒地，自動槍和鋸齒機飛

。——

「請哈塔林科用力把我一拉。『快臥下！』——他這樣一聲。敵人發現了我時。『嗚青』飛機發出尖厲難聽的嗚聲，半鐘後幸飛過去了。他開始隨槍掃射，有幾顆子彈打到『根西樹柱』上，留下了幾個痕跡，飛機離我們很近，我覺得彷彿看出了那顆空手向我們看去的邪惡面孔。我知道非臥下不可，但我不願臥下，本願在德寇面前候下。我把手槍拿出來，在視着飛機，按緊扳機，直把『排子』射完為止。

飛機直向對方飛去了。大砲開始向鐘樓射擊。一顆榴彈射到我們下邊堅實的砲牆上。碎磚塊亂飛，塵土竟飛入口中。但覺得敵人的榴彈不是真的，彷彿是影片中的砲彈在銀幕上爆炸的情景。雖然很近，榴彈得是在另一個境界裏，不像我們的砲彈。我們的砲彈是會擊破和粉碎敵人的。『嗚青』飛機又飛來了。飛機又小小的響起來。我躲在一根石柱後邊。當話員呻吟起來了。『你什麼地方受了傷，你能走到下邊去麼？』

——

「當兵同志，能走到。」

我拿着聽筒，給實里索夫打電話。

——

「電話員受傷了。再派一個電話員到鐘樓上來。」

我還沒有說完話，就聽見了自己的聲音高得奇怪。

一切都寂靜了。敵人耳鼓，令人可怕的寂靜到來了。鐘樓聽見從遙遠的後方傳來的砲聲。我

在那裏擲殺；德寇準備用新的尖砲穿過我們這個阻礙，衝到那裏去。

我命令庫哈塔林科，

——你指揮射擊！如果他們來攻時，就一直轟擊。
 ——營長同志，是！
 此刻，我一步跨過兩級，向下跑：此刻，要趕快到連裏去。

七

我又騎上「雷桑克」，飛馳起來，穿過村莊，向河岸馳去。呵，多麼寂靜……
 河岸一帶鋪滿了白雪，有些地都炸得發黑了，看見有個人提着步槍，彎下身子飛跑。我趕到
 他跟前，原來小個子木拉托夫，他站住，馬上蹲下來，睜着黑黑的小眼睛看着我。

——營長同志，快下馬，快下馬，……他急忙說。

——你往那裏跑？

——往那裏跑……去傳報，政治指導員波仔沙諾夫接任了連的指揮。

他彷彿道歉似地補說道：

——營長同志，你牛夫不在，但他……

——很好。快去吧。

我們分開了。

我與連指揮部所在的掩蔽部繼續動。任馬，蹲下來了，掩蔽部是在地下深深掩藏着的，離敵
 身邊有五十步遠，從這裏按稀疏的交通線，可以隱約看出這些動靜來。此刻「雷桑克」的皮膚不
 打顫了，耳朵也不聳立了。謝謝你！今天我們一塊獲受了第一次射擊，很想酬謝親熱地，但是假

有工夫，好朋友。我沒有工夫！可是牠請我這樣做，儘量得我的意思。我把繩繩遞給趕到的新琴科，用手換換牠的籠頭。「雷桑克」用嘴輕輕地把我的手指含了一下。我看見了牠那鼓鼓的澤潤眼珠，轉過身來很快向通到掩蔽部去的冰凍的台階走去，一面走一面叫道：

——新琴科，把馬牽到四地上去！

在地下半明半暗，我一下沒有看見波仔沙諾夫。有些戰士聚着圍坐在地上。他們忽然都站了起來，遮住了從掩蔽部正圓大木頭間透進來的弱光。我還沒有看清楚他們的面容，就想道：什麼事情，為什麼這裏有這麼多的人？

波仔沙諾夫報告道，他接任了指揮，代替了受傷的謝維流科夫。波仔沙諾夫是機關槍連的政論指導員。按照我們防禦的性質，把這一連人分成兩個單獨火力點，分散到整個戰線上。波仔沙諾夫從一個機關槍跑到另一個機關槍裏，換掉去看機關槍手們，有時爬，有時跑，忙了一整天。在午點鐘以前，當敵人一下把火力都轉移到諾維亞斯克利第二連地段上時，他說跑到那裏去了。

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連的防線前面，發現了什麼？敵人的動作怎樣？

——驚兵同志，沒有一點動作。

此刻，牠的眼睛在半明半暗中已經變得清楚了。高個子卡里伍林站在牆角裏，他低低齊頭，這頂溜頂棚上的木頭。

——這是些什麼人？——我問。——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波仔沙諾夫解釋道，因為等着德寇來圍擊，他就決定把一架機關槍調到了連指揮部來，準備隨時開動，以防意外。

「對的——」我說。

波仔沙請夫身體重實的，臉圓圓的，卻很活潑，像人們所說的，如「摩托」一樣。此刻他規規矩矩立正站著，按照軍規作簡單報告。在他的眼色中，在緊閉的嘴唇上，在簡捷的手勢上，都表現出他內部的緊張神情，他會參加過蘇芬戰爭，他以政治指導員的資格屢次到過戰場上，還得了「英勇」獎章，他常常表示他願意當作戰前線的指揮官。他這個志願，竟在戰鬥危急時刻實現了。

在裝好子彈袋，伸入槍眼裏的黒黑的機關槍旁邊，小個子布洛哈直挺挺地站著。雖然許可他坐下，但仍然站著，也不靠木柱，現出森嚴神情，兩道稀疏的淡黃眉毛微微一動，顯出緊張神情。

藍活的木林，他在戰前是骨學院的研究員，現在他挽着腰整手，靠到正面的大木頭上。經過空曠向外看。

我也走到那裏向外看，看見高低不平的河岸和反坦寬的峭壁，有些地方懸住了河身。但河兩岸都看得清清楚楚。沒有砲兵望遠鏡，我看不清隻剛才我們砲彈落下的那個地方，打鴉粉碎的大木，只能看見幾顆倒在雲堆上的杉樹。此刻這幾顆杉樹就成了賊堡的目標。眼看德寇就要從那裏出現了。讓他們出來吧！庫哈塔林科在儲櫃上伏槍，大砲已瞄准了這個地方。機關槍和步槍都對準了那裏。

一片寂靜……空無人影……

忽聽得德寇火砲一聲聲地吼鳴。我不禁極目一望，想看見跑出來的綠色人影。但就在這一瞬間，又聽得好像有幾百個鐵錘打鐵板的聲音。德寇又在轟擊我們的前線了；又聽得他們發現我們被擊毀所在的新營，轟擊發覺出來的火砲。

——可見他們馬上不會出來的，——布洛哈說道。
這是大家都明白的。我們的大砲，把尚未開始的第一次攻擊打破了。此刻德寇不敢從我們大砲射得到的攻擊出發陣地向前衝了。但是天還沒有黑。我一看錶，才三點零五分——大砲轟擊已繼續六點多鐘了。

我打電話給營部。命令道：大砲和發射手留在原地，再派一個砲兵發射手，帶着備用的聯絡器具到教堂那裏去，準備敵人砲彈擊中時，好在鐘樓上恢復瞭望點。勤務排的官兵，陪同發射員迅速將發射員從教堂中移出來，沿着凹地邊移到樹林裏去。

——克拉也夫遵照你的命令來了。——拉希莫夫報告道。——派他去見你嗎？
——不用。叫他等一下，我很快就回到營部去。

八

在轉回營部去以前，我決定到步兵營機要處去看戰士們。我走出掩蔽部，蹲在塹壕中，向外望望……天色清朗了。在河那邊，無雲的天空，顯出了夕陽的邊緣來。陽光斜射到佈滿塵土的雲地上，雲也不閃光了。再過一點鐘，天就要黑了。

按照轟擊的響聲，按照得寇火力的密度，我明白了：敵人定會攻擊的。今天就會來衝鋒。就在附近，砲門口最後一點鐘不會僅限於一種轟擊就會結束的。

德寇彷彿是飛狼似的用各種口徑的大砲和迫擊砲猛烈轟擊我們的前線。有些砲彈隨風飛到我們大砲所在的掩蔽陣地和掩蔽部那地方。有些落到了附近的地方。田野中冒出黑煙的爆炸比白天

稀少了。這種爆炸聲河邊近了，在那裏的斜坡上挖的有不規則的深坑，按照砲火移動的軌形看來，看得軍敵人身知道了我們的掩蔽防護。大壕，是由於交通兵和指揮官的走位，把掩蔽防護暴露了。

我在雙翼裏穿狹路口跳台階上，縮下身子，望着爆炸，不覺身上冷起來了。我沒穿軍大衣，只穿一件小棉襖，腰間繫着皮帶。

也許，用不着到戰壕中去吧？我一想到這個問題，就明白我是明怯了。好像有數千隻利爪抓住了我的棉襖，好像有數千普特重炮的砲眼在雙翼中，我掙脫這些利爪，扔掉數千普特的重量，拔起腳來，向河岸那邊飛跑。

當我先前的馬跑過田野，隨後到達鋪樓上時，雖然正在砲火熾烈的時候，我却沒有看見砲士，而此刻：你試一試，冒着集中的砲火，跑過四五十步，炎熱的空氣從一邊撲來，你跑着向旁邊一閃，忽然在另一邊有火煙迸發，你又打倒倒退。你先試試這種情況，以後或纔能把它描寫出來。現在我只來簡單說一說：我跑過十步，我全身都是汗了。

但是我却拿指揮官的樣子走進戰壕裏去了。

「砲士，你好！
——發長同志，你好！

從外邊忽然進到戰壕裏，覺得有多麼舒服呀，——在半黑半明的地窖中，上邊蓋着木頭。這是一個砲士的戰壕，即所謂單人壕。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這個砲士的面貌，記得他的姓氏。請你寫下來：薩德魯什金，俄國兵士，農民，阿爾瑪。阿塔附近的集體農民。他的面色有些蒼白，可是很強壯，頭上戴一頂有紅軍五角星徽的帽子，稍微有點歪斜。他差不多在八個鐘頭內，都聽着那響得砲士搖落的轟隆隆。在整

天內，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這裏，從槍眼中望着河裏和河那邊。

我從槍眼裏向外一望，能看得很廣；清清楚楚看見河那邊一片蒼蒼潔白的雪的開闊地帶。向這個戰士說什麼呢？這裏一切都很清楚；他們一出現，就要備準射殺。我們若不打死他們，他們就要打死我們。有一枝步槍，放在槍眼裏，刺刀露在外面，準備好了射擊。在炮聲爆炸震動的時候，槍上落了一些冷冰冰的塵土，有些塵土落到黃油裏了。

我興奮問道：

——蘇達魯什金，爲什麼步槍這樣髒呢？

——對不起：營長同志，我立刻就把它擦掉；立刻就擦乾淨。

他很痛快地把手到口袋裏，掏出一個簡單的兵士用品。他覺得很高興，就在這個時候，我仍如舊日一樣來管教他；他在指揮官堅毅的手下，增加了力量，精神更鎮靜了。他用一束野錢，把槍上的塵土擦掉，看一看我，彷彿請求道：「你再挑一挑眼，再我眼縫處！」

哦，蘇達魯什金，你要知道，我是如何願意留在這裏，如何不願意從這裏出去，定到那鬼鄉。自從天上會掉下什麼來的地方去。那些利爪又抓住了我，腳上又綁上了很多普特重的負重。我自己本想找錯，爲的挑眼，再在這裏留一會。但是蘇達魯什金，你這裏一切都修整齊，就是子彈也沒有放在土地上，而是放在打開的口袋裏。我看看周圍，又看看頂上，覺得頭上這些雜草而帶着枝枝的杉樹幹，是多麼愉快啊，蘇達魯什金也看着那裏，於是我們兩個人都微笑了，我倆就想起了，我那次把細木頭擦掉，強使他們把沉重的木料搬來，罵着那些戰戰兢兢的人們的俯形。

蘇達魯什金問道：

——營長同志，他們今天會來攻嗎？

蘇達魯什金啊，對於這個問題，我自己還想問問別人哩，但我却堅決地答道：

——是的，今天我們就要拿他們試試我們的步槍。

同戰士講話，用不着偷偷摸摸。同他們講話，不要嗚嗚噓噓氣他說：「也許，好歹會變得去吧」等等支吾的話。他是來打仗的；他應當知道，他來到了殺敵人的地方，是要殺死敵人的。

——你把槍子弄正，——我說，把眼睛放明亮些；今天我們就要在這條河邊跟他們鬥，我心內又經過一陣鬥爭，就從這些利爪中掙脫出來，走到戰場外邊了。

但請你注意：這一次我就輕快了一些。感在我身上的重担並不是一千磅，而只是五百磅了。又過了十分鐘，我跑向最後一個戰壕中去時，感在我身上的重担，就完全消失了。

請你再注意一點：當營長的完全用不着望着炮火，挨排沿着戰壕跑。這對他完全是不必要的。在拿着着性命開砲候是用不着的。但我想着，在第一次戰鬥中，當營長的是可以這樣作的。以後戰士們會講：「我們的營長，不怕死，在炮火下，我們連出去小便，都怕得要死，他竟敢跑到我們這裏來。」

我聽着，有一次就够多了。這就會使大家都記着，兵士們就會相信你了。在戰爭中這是偉大的事情。當當指揮官的，是否能憑着良心說：我相信自己的戰士呢？是的，若是戰士們相信你，那你就以這樣做！

但畢竟是在然跑了這一趟……後來，因為有必要，我到有性命危險的地方跑了多少次的，在鐘樓上那樣發氣兩天，挑戰似的看着這種死神的黑眼睛。

現在我要來說一段故事。當我挨排沿着單人操道時，這件事會令我驚愕。我正在跑着，忽然看見：有一個人從地裏跳了出來，彎着腰，迎面拚命跑來。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那個傻瓜（還自然不是指我自己的），這是那個傻瓜冒着這樣秘密的砲火。在前線上奔跑？啊，原來是托爾斯杜諾夫……大概我還沒有提過他。

在戰鬥以前不久，他來見我。自己介紹道：「我是團部的宣傳指導員，到你營裏來工作，」我承認，當時我看見他，有點不順眼。

可是，他的外表或他的臉色上，並沒有使人不愉快的樣子。他為人謹持，有品格，帶着軍人的氣概。在第一次短短的談話中，我知道了托爾斯杜諾夫已從軍十年了，開始是當兵。

可是我看着他終究不順眼。

托爾斯杜諾夫到我營裏工作的期間沒有一定。如果說老實話，那我就應當承認：我認爲這「事情有些限制我的職責」。按照典說，托爾斯杜諾夫沒有任何權利到我營裏來，他並不是我的政治委員（當時在各營裏都沒有政治委員），但……在見面時，他說：「國政治委員派我到你營裏來。」我問道：「好吧，去辦你應辦的事吧。在戰鬥中看看你怎麼樣吧。」

不料有了這次會見。

「營長——托爾斯杜諾夫向來都這樣稱呼我。」營長，你爲什麼在這裏？快爬下……

「——你早已爬下！」

「——我就爬下。」

我們兩個都爬到地上去了。

「——營長，你爲什麼在這裏？」

「——你爲什麼？」

因為職務關係。

他那褐色眼睛顯出了微笑。見鬼，難道他猜到了我是在心裏品評他的為人嗎？

——因為職務關係嗎？

——是的，你一到戰士那裏去，他就會高興。他想着，既然指揮官在這裏，那就不可怕的了。

.....

附近有個砲彈爆炸了。營長和宣傳指揮員都伏下了，想鑽到什麼地方去。沖來了一陣氣浪。托爾斯杜諾夫擡起頭來，臉色有些發白。他鄭重地說：

——你看，這不可怕麼？營長，你用不着在這裏跑。這點事情，暫時，沒有你，我們也辦得到。好吧！我們算是認識了！

他爬起來，向我揮一揮手。轉瞬之間，我倆就竭盡全力，背道而去了。「我們算是認識了！他原來是這樣的人呀！……老實說，的確只是這次會面，才算是我們初次的認識。我甚至沒有覺得，我們怎樣竟彼此用「你，我」來稱呼了。

我又查看了兩三個砲擊，托爾斯杜諾夫剛才在這裏看過了。的確，這裏的戰士們是更鎮靜些，更高興些。

我們當指揮官和政治指揮員的，就這樣抵抗了德寇「攻心」的砲擊。這次戰鬥就這樣進行了，我們的戰士們誰也沒有放一槍。

破曉說，我也算跑夠了吧？

我從河邊，從前線轉身向森林裏跑去。一到林邊上，頭頂上飛來一顆增援砲，爆炸了。我正跑着，一下就倒下了。這顆砲彈在空中爆炸，碎片飛往前面。震得松樹亂跳，樹上的雪紛紛落下，樹皮上留下一些新鮮的白印。心跳得難受。

他實在新學科裏着馬，總沿着林邊，跟着我走，此類，他把「雷聲」一下了，就拉過來了。

早就該回到營部去了！

十月二十三日下午

機關槍連連長克拉也夫在司令部裏等我。鮮血從他額角上流出，沿着面頰已流到下巴。他隨手地擦一擦，方方的臉上塗抹得都是血了。但已乾的血痕上又浮着一道鮮血。

——克拉也夫，你怎樣了？

——鬼知道！碰上了！

——快到醫務所去吧。拉希莫夫，他們把傷員們從教堂裏運走了麼？

——管長同志，正在暈哩，醫務所移到森林中看林人房裏去了。

——好吧。克拉也夫，你到那裏去吧！

——我不去……

他說這話的口氣很頑強而悲憤。我高聲說道：

——難道，我把你這樣的人派去嚇人麼？要拿出軍人的樣子來。去洗一洗，把傷部好。然後再來講話。新琴科，你給克拉也夫中尉拿個小桶水來。

克拉也夫愁悶的微微一笑，走出去了。但軍務未能去轉機。

團長葉林少校對我打電話。

——真梅什，烏雷，是你麼？敵人在紅山村一帶向第六連攻擊。此刻，已攻進了掩蔽部後面。你要去援助一下。你手邊有什麼。這附近有多少人？

葉林少校參加過兩次戰役，是個經驗冷靜，神經堅強的人。就在此刻，當他說到「你要去援助一下」時，呼吸也沒有改變。

紅山村在諾維樂斯克村右邊兩公里半以外，我手邊有幾隻帶有營長的衛步，幾個換下來的電話員和一個勤務員。我把這些力量都報告了。

——派他們開過去去援助第六連。要注意到：依斯拉木庫洛夫中尉已帶一排人從北面開往那裏去了。先告訴戰士一聲，不叫他們彼此互相趕來。執行的情形，再報告我。

我叫拉希莫夫去令勤務員和司令部近旁的人員趕快緊急集合，說了就走了掩蔽部。在森林裏已昏昏了，克拉也夫在旁邊洗臉。他那下顎寬大，兩眉鬍鬚，不勻勻的面容已洗乾淨了，但臉上的水還有些微紅。

——克拉也夫！

他跑過來了。他那濕潤的臉上又流出了血液。他懊喪的擦一擦。我原來要派克拉也夫擔任第二連連長。但此刻，要派他領人去援助紅山村。

電話員從掩蔽部裏跑了出來。

——營長同志，請你接電話。

——誰？

——團長。請你趕快。

這次，樂林少校說話就慌忙着急了。

「——莫梅什，烏雷，是你麼？不要派人了！——連了！敵人突破了防線，正在展開，擴大破口。一隊人向這裏，向總部攻來。我要退。另一隊人不知多少，已轉向修那方，向你的側翼攻去。快撤佔側翼陣地！要堅守住，然後！」

聲音中斷了，電話不通了。在死沉沉的共鳴中，既沒有響聲，又沒有電力震動，寂靜……我把無用的聽筒放下，沉寂又刺激我的神經。不僅在共鳴中寂靜無聲。周圍也沉寂起來了。敵人停止了向我營防區轟擊。這是怎麼一回事？轉瞬就要攻了麼？步兵團來與突破第二連的防線麼？不是，防線已突破了。

防線已突破了。德寇已過了河，正向我方深人。他們也向這裏，向我營攻來，但不是從有砲線隔斷道路的那方攻來，不是向憲戰士陣地備由槍眼射擊的正面攻來，不是經過我們大砲和機關槍預先射擊過的那方攻來。

他們是從側翼，又從後方潛着沒察覺防的空曠田野攻來。

瞬息之間，我想到那些在河岸斜坡上黑暗陣地裏戰士們的情形，而戰線後邊是沒有砲眼的。我趕快看看錶。

四點一刻。

往往不待明說就碰會到的氣旋的拉希道夫已把地圖放到我面前了。我看見他那尋常的臉色，

就點燃點一點頭。

——在紅山村附近麼？——他問。

——是的。

我拿着地圖，聽見鐘在走動，一秒一秒過去，覺得已不能再看，而要動作了，但我仍勉強轉下身子看着地圖。這一分鐘，讓我當指揮官的採取決定的這一分鐘真真難以形容。

放棄諾維羅斯克村麼？這個村莊正在這條大道上，這條道路正是德寇所急需的，他們要乘這下車經過此路，一直向那在支路上擄殺的友團團翼猛進，放棄這個村莊麼？很難來問答自己。是的，要放棄它！不然，我就不會保存這一營人。而若能保存！那時，再看這條路會歸誰所有。

在地圖上，暫時僅是在地圖上現出了一條新防線，通過田野橫對着逼近的德寇。

我將我的決定告訴拉希莫夫，命令把大砲移到林邊新防線去，又下了幾道命令後，就從地下司令部跑出去了。

——新琴科！

——有。

——拉馬來！把拉希莫夫的馬也拉來，交給克拉也夫！克拉也夫，跟我來。

我們又經過那片田野，向第二連飛馳，此刻，田野中寂靜了，半個天空也消朗了。紅紅的夕陽照得眼花。

我將身子往下一彎，打起「雷桑克」馬那點。忽然有些發火般的紅光，在頭頂上閃耀。我靜息間站在馬背上，往旁邊一看，看見了德寇。他們沿着我們所經過的這塊田野前進，離我們跟前約有一公里遠，他們直着身子，列成散兵隊，在遠處看來，彼此離兩三步遠。我知道，他們是穿着綠色軍大衣，戴着綠色鋼盔的，但是此刻在雪地上顯出來一些黑色影子。他們這些騙子們，走着開射自動槍，放出成千駭人的發光子彈。

但我這匹良馬，一直飛跑。

在連指揮點變後，不里伍林已背上了機關槍。有個交通員，向河岸，向本營側翼那方發着辦法。拉希莫夫已打電話到這裏來，通知了任務。

波仔沙諾夫站在外面，正在發機關槍手們。在他旁邊站着兩個交通員：小薩子木拉托夫和個子別洛維茨基，在戰前他是師範學校的學生。木拉托夫彷彿是冷得打戰，踢着脚。

我騎馬來到跟前，命令道：

——波仔沙諾夫！於帶着機關槍手們一塊去！你把任務重說一遍！

——寧死，——他濁聲說道，——但……

——要帶着！火力點要活着！在側翼陣地尚未調動好的時候，要堅持！……

——營長同志，是。火力點要活着……

——從凹地上跑去。動作要冷靜。要等待，要放他們走近些……

我看看機關槍手們，看見木林，多布梁科夫和布洛哈都背着沉重的機關槍子彈帶。

——跑步！同志們，要把這班混蛋壓在地上！克拉也夫，跟我來！新琴科跟我來！

木拉托夫走到我跟前，問道：

——營長同志。我們怎麼辦？

「同政治指導員一塊，談談手，談談話，都同政治指導員一塊！」

我們經過這小河與村莊間的空間，聽到諾維樂斯克後邊，到本營團裏去。從這裏看不見在當地那邊前進的德寇，但有些戰士已從驚慌的戰壕中出來了，有幾個坐在交通壕裏，便露出頭來，其餘的人三個一個一推，大家都向後看，看着傳來自動槍聲，有紅色號彈虛虛飛來的地方。

如火團般的夕陽斜射着。

第二連的一個排長年輕的布爾納科夫中尉，迎着射擊向的跑了幾步，聽他失指他站住了。交通員還沒有跑到這裏來。布爾納科夫被意外的事情嚇慌了，他還沒有得到命令，不知道怎樣辦，怎樣指揮了，他也許是聽着聽着慌了，但就在此這一瞬間，在這緊急萬分的關頭，戰士們已失掉了指揮官，我沒有看見各班長，自然他們是在這裏，但是一眼也顯不出來。

我向來一眼就看出來的軍隊序列，軍隊骨幹，此刻被意外的事弄亂了。我明白了：軍隊於是這樣滅亡的，成營隊伍就是這樣滅亡的。

此刻還沒有一個人逃跑，但：有一個紅軍兵士，目不轉睛的望着橫飛的燈光彈道，慢慢地邁開腳步，慢慢的往河岸那邊移動。

此刻這是慢慢的：還剩着一個人，但去，他若跑起來，大家是否會阻着他逃跑呢？

忽然有一個人用命令的姿勢，推着那裏，指着這面向旁邊退去的紅軍兵士，很奇怪：聽着這裏指揮呢？誰這樣解決用指揮呢？我老遠看出了托爾斯社諾夫的勻稱身勢。馬上就聽了一口氣。

聽海中閃了一閃：他在這裏，很好。

就在此刻，聽見了一聲尖銳的呼喊：

「往那裏跑？沒有命令不准走一步！」

這是連的黨組組長，紅軍兵士布傑也英喊了這一聲，他是個尖鼻子，小個子，布傑也英。

雖在在這個時候，我才看出了在那幾個人中間，還有幾個人沒有同大家混在一起，好像從路在中間的這個托爾斯杜諾夫身上，傳給了他們默然緊張的決心。這是我所沒有見慣的幾個人骨幹，但是我看見了：他們這些人，此刻正在維持並鞏固這一排人。

此刻另一種力量起了作用，這就是黨的力量。

我騎馬跑到那裏去，大喊一聲。

——布爾納射夫！你為什麼垂頭喪氣呢？班長們在什麼地方？

布爾納射夫吃了一驚，會紅了，他覺得很羞愧，他這樣發慌失措。

他急忙叫了一聲：

——各班長快到我這裏來！

我跳下馬來大聲簡單的宣佈了自己的決定：改佔側翼陣地，把村莊讓給敵人。隨後又命令道

——第一班班長！把戰士們帶走！每個人都要知道排列的位置！我帶第一班！托爾斯杜諾夫帶第二班。布爾納射夫帶第三班！克羅也夫接總的指揮。把第二排人帶走。讓我們沖。把標誌

——班長同志，是。

——托爾斯杜諾夫，帶領你那一班人！

——班長，我想：

——用不著想！要保持離我五十米遠的距離。不要落後！不要混成一堆。第一班聽我的命令

——跟我來！跑步！

我握起手來，拚命跑着，跑上一個不高的坡，經過村中的黑暗住房，窗戶被夕陽照得通紅。

再經過那得坑坑凹凹的田野，往樹林子裏跑去。在後面聽得一片脚步聲響，一羣戰士趕上我了。

四

半道上我又看見了德寇。嗚嗚，他們已經逼近了，這些在雪地上走溜的黑影，已長高了，他們走得很快：一分鐘走一百米遠。而我們還要拚命地跑：離林邊還很遠，彷彿離天邊那樣遠。離第一排樹木，也差不多有半公里遠。

我忽然加快了速度，絕不用嘴呼吸，以免氣喘，但有時總不免聽得嗚嗚的牙齒咬進一些空氣。

這羣散兵陣中的人看見了我們，紅色的彈道，交錯着在空中前後亂飛，不是從頭頂飛過，就是從腳的一旁擦過。

德寇走着胡亂的步，但射擊很多子彈，後邊有個人倒下了，發出了一個別心的叫聲：

——同志們！

我回頭一看，叫道：

——跟我來！有人會把他們給定的！

德寇看見了我們，——咳，羅斯人聽了！——就本能地加速脚步追上來，但離樹林已遠了，離樹林一百步遠。忽然我着急萬分地發得喘不出氣了。這是因為在路上這羣飛跑的結果，腳氣擊，脚步聲越來越近了，戰士們快趕上了我。我口下邊命令：不要猶豫。但他們還是擠在一塊，在敵人面前，冒着自動機槍的火力，聽着機真的尖細叫聲，這種奔跑是與改佔防禦陣地的練習絕不相

開始。

全班，立定！

你明白嗎？在這一個瞬間，在這個口令「立定」這兩個字中，集中了我們的全部歷史，——
薩非洛夫師一營人的歷史，對祖國盡天職的覺悟，對「兩手下垂」口令的覺悟和向來不顯情面，
而已變為習慣，成了兵士第二天性的那些「執行命令」的口令，還有那當隊伍面前曾經怕死鬼的
事件以及那夜裏謝列達領的事件，在那裏已經打發了一次德寇，擊破了恐懼，這一切都包含在這
兩個字中了。

但若是戰士們忽然不停下來，忽然都跑到樹林中去，那就：那當營長的巴武爾章。莫梅什。
烏雷就不要活了。我們軍隊的法律就是這樣，戰士們可恥的逃跑行動，是由可恥的指揮官來負責。

戰士們，連呼吸帶喘地站下了，站在我旁邊。

——班長！

——有！

——在這裏臥下！射擊！替頭！

——有！

——來這裏！臥下！射擊！第二名？

——有！

——來這裏，臥下！射擊！放開！間隔五米遠！你爬在什麼地方？再跑遠了點。臥在這裏！

射擊！

五

我犯了一點錯誤。應該先伏在地上，不要立刻射擊，要準備一下，聽準，稍後再開槍。隨後再按照口令齊射。

戰士們亂放一陣，放的很快，可是沒有準頭。德寇一發射出如雨點般的發光子彈，一邊向我們的散兵線走來，却沒有一個人倒下。

比昨天更亮的太陽，斜射着光亮，照着德寇。此刻他們已不是模糊不清的黑影子。太陽照出顏色來了。在綠色的鋼盔下，顯出沒有鬍子的面容；有幾個帶着閃閃發亮的眼鏡。但是為什麼他們不倒下去。

祇有此刻我才明白了，老實說，德寇難得還遠哩，還有三四百米遠。而我們沒有出表尺昇起來，按着一百米遠的度數，急忙地大射特射起來。

「——表尺兩度半——」我超過障礙的響聲，高叫道。

托爾斯杜諾夫爺的那一隊人，照着我們的足跡也往田野中跑過來了。在諾維維斯克村住房後邊，第三班也出現了。

拉東西的馬車，從村莊中飛馳出來。車夫們打掃馬狂奔……

德寇逼近了。在他們的散兵線中，倒了一個又一個……但我們的人也有陣亡的……敵人隊伍的盡頭已隱隱在住房後面了。哦，敵人已進了諾維維斯克村。我們放棄了村莊。

而其餘的德寇，仍往逃走……眼看就要給他們下命令：「跑步！」我看一看距離，眼看就會……

他看我一眼。他的眼雖然還顯着恐怖的神情，但已有些清醒了。他低聲答道：「阿克薩哥爾，我與對擊。」

但是，德寇仍然前進……直着身子，確有把握的迅捷前進，走着開射自動槍，不斷射出發光子彈，好像勇火力一般。翻到了我們身上。我明白了，德寇要打我們頭昏眼花，不讓一個人抬頭來，不讓一個人能顛踉地前進。哦，我們支持不住了，我們支持不住了，我們支持不住了。波仔沙諾夫在什麼地方？機關槍在什麼地方？為什麼機關槍一聲也不響？

那個傷員終在叫喊。我跑到他跟前去。在近處看見他滿臉鮮血，兩手都染紅了。

——躺下！不要做聲！

——咬住……

——不要做聲！若是你疼的很，你就咬着手巾，咬着軍大衣，可是不要做聲！

於是這個恭順忠實的兵士，就不作聲了。但片刻，終於……終於聽見了機關槍聲……一長排子彈噠噠噠響了。啊，波仔沙諾夫把他們放得這樣近了。他能够一點不發聲自己，堅持到最緊急的時機。此刻機關槍就在很近距離中，用利劍般的火力猛烈掃射，殺敵人死命。

第一排子彈就打斷了德寇散兵窩的中段。噠，那邊是如何混亂啊。我第一次聽見敵人喊叫聲。後來我們屢次看見這就是德軍特點之一：在戰鬥中，遇到不順手，或是失利時，受傷的德寇，就大叫求殺，我向來也沒有看見我們的兵士這樣叫過。

但同時在我們面前，還有一種有組織，有管帶的力發。發出了一個外國的口令，於是那沒有被我方機關槍擊潰的散兵線，忽然躺下了。此刻，可以喘喘氣了。

隨平的！我，若是你這交過眼看就會隨平的這種難堪的預感，那你就知道是什麼味道了！得開槍！波仔沙諾夫。木林。布洛哈，你們在什麼地方？機關槍，機關槍在什麼地方？

——嗚嗚，嗚嗚，疼死了！嗚嗚，嗚嗚……
痛苦的喊叫刺激神經，奪去了勇氣。

每個人都感覺到：眼看我也這樣，眼看子彈也會打到我身上來，身上會瀉出鮮血，我也會叫出要命的喊聲。我說是誰個人……不錯，這我也在內……不錯，我聽到這些可怕的啼叫，我也慄慄也來了：一陣寒冷從腳上直衝頭頂，奪去了力量和意志。

我向傳出喊聲的堆方看了一眼。看見了一個受傷的人，坐在雪地上，沒有戴帽子，一臉鮮血。血從下顎流到軍大衣上。他那一對白眼睛是多麼可怕啊；兩眼瞪起來，白眼珠顯得特別大。

在旁邊有個人發着，臉埋在雲裏，兩手抱着頭，好像是不願意看見什麼，也不願意聽見什麼。這是怎麼一回事，打死了？不是的，他的手在微微顫抖着……一枝黑黑的半自動槍放在他身旁的雪地上……這個帶半自動槍的卡查爾人，究竟是誰呢？他沒有帶傷，他害怕了，下賤東西！因為他一個人，會恥辱我們的民族；因為你，將使人議論我們卡查爾人說：「這是整怕死鬼，他們不是真心愛國，只是說空話罷了」。

我跑到那裏。

——芝爾巴包夫！

他吃了一驚，他那慘白的臉從雪地上抬起來了。

——下賤東西！射擊！

我把半自動槍拿起來，槍托靠緊肩背，慌忙打了一排子彈，我說：要領帶地臨陣。他打那敵

過了一分鐘，托爾斯壯諾夫跑到我跟前來，說道：

「——營長，你怎麼做？喊『烏拉』嗎？」

我搖一搖頭。敵人保持住了陣容。在這種情況下，喊『烏拉』並不是簡單的舉。

但在這一天晚上，終久傳出了『烏拉』聲，在天壇間，不祇是我這一營人，也不僅是我一個大指揮戰鬥。傳出『烏拉』聲的那個地方，無論是我們，無論是我這都沒有料到。

六

從德寇後邊不選的樹林裏，有一隊人散開跑出來了。

我們乘著夕陽的餘光，看見了紅軍士兵，他們顧着找軍的軍帽，穿着我軍的軍大衣，編着我軍的步槍。他們人數不很多，約有四五十人。我猜到：這是依斯拉木庫洛夫中尉的一排人，從別納地方來到被突破的區域中來的。

現在不整齊們，而是德寇這隻會一件備置和後方受打擊的味道了。但是不用懷疑，他們也知道與其陣地的動作。散兵綫的一端從地上起來了；德寇一面還擊，一面跑成一個弧形。

「——營長！——托爾斯壯諾夫衝激地說道。

我問他點一點頭：是的！隨後又叫道：

「——五傳口令：準備衝鋒！」

這一聲又響又響，我竟聽不出是自己的聲音了。「準備衝鋒」這句話由一個戰士傳給另一個戰士，自然，每個人的心都怦怦的跳起來了。

來幫助我們的那一隊戰士，從森林那邊跑來；那裏傳出了隱約的，烏拉！聲：而後這聲又改佔軍旗。我們前進的德寇散兵總已稀疏了，但他們已把兩架機關槍調到這裏來，大概，先前這兩架機關槍是跟在進攻部隊後面的。右邊那一架機關槍，離我的散兵線較遠，此刻已射擊起來，發連的子彈聲，在頭頂上越響越響了。

而我們散兵線上的射擊却停止了；戰士們伏在雪地上，握緊步槍，等待着那團就要出發的團長命令，這一刻那每個人在總召入伍那天都帶到過，每人都覺得這是戰爭中最可怕的時候。這種不隨意的停止射擊，却使我吃驚不小；不想這樣，不是這樣——但已沒有功夫來改正了。要趕快動作，乘敵人正在混亂，尚未把別的機關槍佈置好來射擊時；要趕快才好。

我高叫一聲：

——布爾諾諾夫！

布爾諾諾夫中尉，——就是不久前在河岸上因為瞬息間的驚慌而羞得滿臉羞紅的那個排長，在散兵線左邊伏着，離我有一百來米遠。他急忙擡起手來，又放下去，作為聽見的信號。

——布爾諾諾夫，帶隊衝鋒！

一瞬間了，大概，你屢次讀過，也聽說過紅軍中的這般英勇精神。這是真理，這都是神聖的話，但你要知道，若沒有領頭的人，那就不會有這般的英勇精神。也來去衝鋒，這是不容易的。若沒有領頭的，若沒有人先起來，前進，帶起大家，那就不會有一個人起來。

布爾諾諾夫站起來了，在夕陽映照的背景中，現出了他那緊張而顫抖的側影。他面前顯出尖尖鋼刀的黑影，——他拿了一個戰士的步槍，只見他的嘴開張，要喊什麼，布爾諾諾夫執行命令，——不僅是我的命令，而且也是祖國的命令，——從地上站起來，高喊一聲，躍過了急野；

——為祖國！為斯大林！

先前，我屢次讀過報上所描寫的衝鋒。人們起來去衝鋒時，幾乎總是這樣呼喚。有時在紙上看來，還是很容易的，而我想道：當輪到我們領上時，到要用鋼刀去衝鋒時，大概，一切情形都不會這樣的。但正是在這個偉大而可怕的時候，布爾納射夫掙脫那在火力下這人總在雪地上的千條鐵索前進時，所呼喚的正是這樣：「爲祖國！爲斯大林！烏拉！」

布爾納射夫一個人向前邁了幾步。隨着，又起來第二個，第三個……於是只見我們設兵綫的各點上，都有戰士們的影子立起來，向前衝去……自然，不是一齊都站起來的；那刻有許多人才緊張力量，要從地上爬起身來；但是那些頭一個先起來的人，已跟着中間向前跑去了。在這一個瞬間，聽見另一架機關槍噠噠響了。此刻，是左邊的一架德國機關槍射擊起來，向起來衝鋒的人掃射。布爾納射夫的喊聲打斷了。他的腳好像碰到了地上的鐵絲，他忽然倒下了。我覺得，他立刻就會起來，再喊叫起來，往前衝去，而那些還沒有起來的人，都會端着步槍，同他一塊向敵人衝去。

但布爾納射夫槍朝雪堆壓着，一點也不動，他旁邊的人也倒下了，也同他一樣兩手伸着爬在雪地上。

德寇的兩架機關槍繼續射擊，又有一個人倒下了，有一個人向後一看；又一剎那，他們都回下了，不知是死是活，都倒在雪地上。一道戰士都向那裏看，看着倒下的人，看着跑上幾步就被打倒，爬在雪地上的中尉；戰士們等待着。

又有一個戰士跳了起來，又聽得那架機關槍的響聲中，傳出了震動全野的號召：

——爲祖國！爲斯大林！
這個呼聲非常的高，但聽出不是俄國人的口音，看見他那瘦小的身材，大家都知道這是波羅

兵士布傑也夫。

但他剛向前一跑，也倒下了。

我的身體縮緊了，兩手緊緊抓住雪堆。

有兩架機關槍掃射我們，在濃霧中，清清楚楚看見從槍口中射出的長長的火舌；火光隱約照到機關槍手，他們跪倒了。半個身子被埋在鐵板後面，掩護着德國人改佔陣地，用準確的火力掃射我們，不讓我們接近前去，用刺刀衝鋒。

我們的同志，四五十個紅軍兵士，乘機向敵人背後攻打，已逼近了德寇，敵人在那一面已氣喘吁吁的退縮，已向那裏齊射，而我們竟膠着加刺在坡上一派，看着那人發極少，以致我兄弟們陷於死亡。

怎樣發呢？難道我們說這樣話，當怕死是，當用寶弟兄的錢糧不成嗎？

我忽然覺得，大家的目光都注視着我，覺得大家都注意我，注視上級指揮官，決意這樣，在戰鬥的中心，覺得，大家說着這話，將怎樣動作，我雖然知道，我作的合理，但爲要以身作則，我就花的一箭。

但托爾斯杜諾夫立刻就用刀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按到雪堆上了。他就用俄國人的語言，罵了我一頓。

——營長，不要發憤，不要發憤！我……

他那帶點稍帶神情而可愛的面容，瞬息間就改變了，臉上的肌肉都縮緊而僵硬了。他向後一退，就要發怒起來，可是此刻我却抓住了他的手。

不，我不願意再失掉托爾斯杜諾夫，我已醒醒過來，我又成了營長。而剛才的這種感覺，此刻又加劇了。祇覺得大家都睜眼盯着我。自然，戰士們都看見了；營長站起來，而沒有動過來。——營長站起來，也沒有動過來。指揮官在戰鬥中所有的感覺，暗中告訴說：我沒

「請起來！試試動作，使兵士的心願發覺出來了。如果營長這話對去，那總算沒有虧來，可見長不能起來的。」

指揮官應當知道，在戰鬥中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動作，臉上的表情，都是大家所極注意，並能影響大家的；應當知道，指揮戰鬥，不僅要指揮火力或是指揮戰士動作，而且也要指揮戰士的心理和精神。

我已經醒悟過來了，自然，帶領一連人去實行肉搏，這並不是營長的事情，我想起了我們學過的一切，想起了潘菲洛夫的教言：「不能使步兵挺胸作戰……要愛護兵士。要用動作，用火心的愛護……」

我現在向你敘說這種情形，說的很詳細，費了半天功夫，但在那裏，在戰場上，這祇是轉瞬的工夫，在這一瞬間，我也向大家一揮，都舉着打仗。

我大喊了一聲：

——用霰彈火力射擊機關槍手！手機關槍，用長排子彈射擊機關槍手！把他們壓到地上！戰士們明白了，此刻我們的子彈，在那些正向我們射擊的德寇頭上飛騰起來。我們的一挺子機關槍隨我不遠。我向布爾納夫下了「殺除爾等！」的命令以後，這挺機關槍也停止了射擊。此刻機關槍旁邊的一個戰士，趕快裝上一挺新子彈。托爾斯壯諾夫迅速跑到那過去。戰士們就亂試的射擊起來。這挺機關槍也射擊起來了。

啊，德寇的機關槍手們跑下，這挺機關槍板面了，啊，我們打傷他一個人。一挺機關槍停止射擊了，不再射出又尖又長的火燭了。也許他們是在換子彈帶，不是，在火力之下，這並不是機關槍的：我乘機就下令命令，但是沒有來得及。托爾斯壯諾夫的與德寇，傳過了散兵隊：「共產黨員們！」

這不僅是號召共產黨員，——這號召大家。我們看見了：托爾斯杜諾夫空着手繞開被跳印來，向的跑去，機噠槍托飛緊胸前，一邊射擊，一邊跑着叫喊：在田野上又傳出了那幾句話，第三次傳出了響激熱烈的號召：「為祖國！為斯大林！烏拉！」

托爾斯杜諾夫的聲音與別人的喊聲混成一片了。戰士們都甦醒起來了，他們奮激得臉色都改變了。拚命喊叫着，向敵人衝去，要實行肉搏；他們還上了托爾斯杜諾夫。

此時我忽然看見手機關槍的巨大槍托，向上一揚就跌下去了，——托爾斯杜諾夫把子彈射完以後，緊抓住手機關槍筒，把沉重的槍托舉到自已頭上，好像一根大棍，他受了傷拿着機關槍倒在雪地上。

德寇沒有敢來向我們進行肉搏；沒有敢來進行白刃戰；他們的戰鬥隊形混亂了，他們逃跑了。

我們，——我們的第二連和從敵人後方開槍這次光榮反攻的依斯本庫洛夫中尉那一排人，——這班着敵人，驅殺被趕上的人，從四面衝入了羅維梁斯克村中。

我們在這裏

我隨着戰士們進了村莊。在村裏一片槍聲，敵人到處亂跑。紅軍戰士們正在掃清村中沒有來得及退走的殘寇。

瘦個子卡查對人阿比爾。芝爾巴也夫拿着一自動槍，沒有看見我，從旁邊跑過去了。軍大衣的兩個大襟兜裏在皮帶上，轉動着，兩個犄耳一閃一閃，好像受驚的小牛在田野上跑起來那兩個犄耳在閃爍一樣。

芝爾巴也夫連叫帶喘，跑到一個卡查赫人跟前，用手指着一個地方，說道：

——那裏有個德國人……他在射擊，鬼東西……我們到那裏去……

他們說了以後，就一擁而回跑去。阿比爾奮激萬分，端着牛自動槍，遠遠跑去了。他的那個同志，和他分開了。大概，是要從旁邊過去。

阿比爾正跑着，忽然站下了，回頭向他的同志叫道：

——喂，莫納爾別克，這句德國話怎樣說呢？「胡爾達」（站住——譯者註），是不是！

我不覺失笑了。幾天以前，營中下了一道命令：每個人都要學會十來句德語，——站住！

那個命令也站下了。他們互相談着茶話。

——你說什麼？

——「胡爾拉」，是不差？

——對的！

於是兩個朋友又跑起來了。我向他背後叫了一聲：

——「芝爾巴也夫，不是的，是「哈爾特」。

阿比爾回頭一望，看見了營長，兩個轉身一閃一閃的又向前跑去了。我又笑了。

我一邊走，一邊笑，自己也聽着這停止不住的歡笑。戰鬥中的緊張神情，就是這樣消失下來了。

——「巴武爾章！你笑什麼？

這是什麼人？好久沒有人叫我的名字了。伊斯拉木庫洛夫申尉微笑着同我跟隨走來。我同他

跑過去。他給我行個舉手禮。

——上尉同志！按照情況，我這一排人應聽你指揮，排長伊斯拉木庫洛夫申尉。

我雙手握着他的手，默然擱了一會。我們先前的阿爾瑪、阿塔就認識。伊斯拉木庫洛夫在那

裏是副記者。——社會主義卡查姆斯坦——報社的人員。此刻我帶着戰前從未有過的輕鬆溫柔的心

情看着他那綠色的薄亮臉龐，觀賞他那高高的勻稱身材和笑微微的面容。

此刻，在經受最嚴厲考驗的時機，他表現是個真正的軍人，又勇敢又靈巧。在後邊窺視着敵

人，飛機從後面默然襲擊，這並不是簡單的事情。

我向他說道：

「把你們一排人整理一下。隨後到我們司令部裏來，到那裏我們談一談。」

戰鬥靜下去了。留下性命的德寇，被過深及腰際的冷水，逃到河那邊去了。沿河岸邊的那些德寇，跑到紅山村去了。戰士們向那方去追趕逃跑的德寇；在黃昏中發出了射擊的火花；有些敵追趕上的敵人，在那裏反抗。

二

忽然，從河那邊，有一大隊德寇跑過去的地方，發出了信號火箭，火箭的光焰沒有照明河岸，既是在黑暗的水面上。縹緲不清的反映着閃閃帶色的火光。

兩個綠色的，一個橙色的，一個白色的，接着又是兩個綠色的，隨後黑暗下去了，停了一會，又是這樣聯合着發出了六個火箭。

無疑的，德寇是通知了什麼。而究竟是什麼呢？這是否是世界所發生的事件呢？或是請派援兵，或是攻擊的信號呢？

在各處發出了回答的信號。

我向四外發出火箭的地方一望，噢，既見鬼，敵人發到什麼地方來了。我們已落到虎口中了。

在我們戰場對面，河那邊的裝滿持槍村，日邊哈村和其他鄉村都發出了信號，有兩公里長的一條戰線，在改換陣地時，戰士們把它放棄了，那裏的戰線空虛來了。而在河兩岸，窟沙河上游

紅山村也發了火箭。稍微偏向後方的諾沃羅林諾村上空，也發出了一簇火花，白天那裏是國部的駐所；隨後，離我們愈來愈近了。在察米爾揚諾沃村和拉查列沃村上空，都發出了火箭；隨後，是一段黑暗；夜間寂靜的天空，上面沒有火光；但這段黑暗，非常的窄狹。我轉過身來，有對紅山村站，我看看莫明其妙；似乎，在這個西普諾沃村的上空，也有火箭發射聲，這是怎樣一回事呢？那裏不是什洛夫夫大尉那一營人嗎？那裏不是他的後方嗎？

只見火箭紛紛下落，火光漸漸暗淡消失；立刻就黑暗了。

不是的，這不是西普諾沃村。按時間計算，按偏向後方去的突破情形看來，敵人還不能攻到那裏去。大概，這也是德寇玩手術，他預先派到後方去的火箭手。此刻在威嚇我們。但是，我立刻要對營部去，要與什洛夫夫大尉發生聯繫，查明在他後方是什麼奇怪的火箭，要進行搜查。他莫夫趕快動作，趕快動作，不要等靠，你自己下命令吧！要趕快查明，在西普諾沃附近究竟是什麼把戲。

我們本來就已很感困難：交結於諾羅架斯克村的一切道路，差不多都被敵人切斷了。如果他從各方面派步兵乘汽車，或是跑步回還進攻來，那整個情況，就會突然改變的。向我們背後打來，那就無法來救我那些熱心衝鋒，跑散在田野上的戰士。

我把克拉也夫找來，命令他把這一連人從村莊裏開出去，帶到田野裏我們剛才起來衝鋒的那條路上，挖壕伏下。隨後我就到營部裏去了。

在樹林邊緣上，在樹木後面嚴嚴着我們的八尊大炮，離這裏不遠，稍往裏邊走一點，就是我營部所在的地方。

大砲是遵照命令移到這裏來的。砲口照準從諾沃羅林諾村來的道路。我聽得砲官叫來，問道

——控制住了這路嗎？

——營長同志，是的。

——如果德寇發現的時候，就放他們到諾維樂斯克村去。

——放過去嗎？

——是的，你看見那個村莊嗎？

在我們前邊七百米遠的地方，顯出村中的一條寬大街道，兩邊佇立着住房的黑影。聽見那裏的戰士們互相叫喚着，尋找自己的班、排，走出了村莊。

——我看見了。

——隨着那條街道，讓敵人逃得遠去。就開火直射。

——營長同志，是。

在四周又發現了火箭。第一批火箭，由諾沃蜀林諾村的上空發出來，西面八方都發出了同樣的火箭，在樹林後面的邊方，在西普諾沃村那方面的天空中，又有一些帶色的火箭穿過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要趕快到司令部去！

三

我走進營部的掩蔽部裏，大家都站起來。我看見俄羅斯木庫洛夫也在眾人中站着。

有一個人離得很遠，在牆角裏坐着，沒有站起來，呆呆地看着地板，彷彿看不見周圍的任何事物。他戴的帽子與我們所戴的總耳帽不同，是一頂帶紅箍的步兵草綠軍帽。

——什洛夫夫大尉，你在這裏嗎？

他扶著桌邊站了起來。慢慢行地舉手禮。

我還記得看見他時的第一個印象：他痛苦而憔悴，他忍受痛苦的情形，他出了什麼事？他為什麼在這裏？

——大尉，你出了什麼事？

他沒有回答。我又追問一句：

——你出了什麼事？你的營出了什麼事？

——我發……他的嘴撇了撇嘴，什洛夫夫聾了聾口鼻沫。然後才說道：我的營打垮了。

他看住我，等我發問。我看見了他的眼色，他用力晃著鼻子，目不轉睛的看著我。

有什麼問題呢？「營人打垮了……」而你呢？你當營長的呢？不是，此間沒有工夫來問這

些。

「營人打垮了……」什洛夫夫在我的掩蔽部裏，在我司令部中……可見，可見左方的戰線也

被衝破了。

覺得難以喘氣了。胸前彷彿壓著一堆土。

什洛夫夫坐下了，他又呆呆的望著地板。

——我可以報告嗎？——拉希莫夫說道。

我說：

——報告吧。

拉希莫夫把地圖打開。他報告着，指出地圖上的各點。我不自覺的注視着他那照例顯得很好的鉛筆。他不僅不忙地說出不幸事件發生的時刻。

我腦子不很清晰，聽不清楚。聽着他的聲音，好像離得很遠：「沒有砲兵的準備射擊，敵人突然向什洛夫大尉那一營人衝鋒。此後，就在西普諾沃村附近突破了戰線……」

我想起了此後的情形。想起了不久以前所經受過的情形。戰士們從戰壕中出來；……有些站在交通壕內，有些兩三個擠成一堆；……大家向後看，看着傳來自前槍聲，有紅色的流彈飛來飛去的地方。砲噴失散了。往那裏去呢？前後都是德寇；……再過一分鐘就……一營人就完了。

拉希莫夫繼續報告道，德寇的縱隊，在傍晚時從我營防區兩邊，已突破過去。大概，他們還沒有在縱深處聯繫起來。我們派到後方的騎兵偵探，幾次遭到射擊。但在幾個鄉村中，我們的騎兵沒有遇見任何動靜。德寇從旁邊過去了。經過這些地方，沿着小路可以偷偷的退走。拉希莫夫在地圖上指出這種情形。

地圖上先前的防線，戰線般的防線，擦掉了。用橡皮把鉛筆道擦掉了，把光澤都掉了。在地圖上留下了剛能看出的痕跡。

重新在地圖上畫出的我營防線，是彎的，好像馬掌形。南頭部切斷了，兩邊都露着空地。不是，不是露着空地。有人爲的。右邊露着德寇；左邊也露着德寇；後邊也是德寇，拉希莫夫向我們還沒有掩護的後方，派去兩架機關鎗，並派了崗哨。

波希莫夫料想德寇在天黑的時候就結束了戰鬥。我們知道他們的習慣：夜間隱匿，白天打仗。在天亮以前，他們未必會有新的移動。我們通到自己部隊去那條窄道，在天亮以前，大概不會被他們切斷。

拉希莫夫平心靜氣，鄭重其事的簡單報告。我很看重他這種態度，語句確切，他關於不知道的事情，也說得很確切，關於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就說：我不知道。他不知道在兩個地方突破戰綫的敵人有多少；不知道團司令部在什麼地方，是否被敵人俘虜，是否犧牲了；他不知道我們的部隊退到什麼地方去了；但是確定了有一條窄道，可以通到我們部隊那裏去。

當我沒在司令部時，他預先已下了命令。軍火，食糧，工程器具，醫務所的設備，都裝到車上了；馬已經套好了。

在緊急的時刻，他動作得又快又聰明。他報告的時候，不帶一點慌忙的樣子，不帶一點急促的聲調。

而我沒有作聲。

五

只要說「是」，準備好開拔的這營人就會退走，逃出虎口。但是我沒有作聲。

你要明白我的心事。在四點鐘以前，團長葉林少校同我打過電話。每一個字我都記得很清楚，記得所有的斷斷續續的張惶句字：「莫梅什，烏雷，是你嗎？不要派人了。退了。敵人突破了我的防綫。一隊人向團部攻來。我要退了。另一隊人，不知多少，向你那方，向你的側翼攻去。快啟

佔側翼陣地，裏堅持住！然後：「說到這裏，好似有一把鎗子把聲音堵住了，電話不通了。」

「然後：」然後怎樣呢？退却嗎？

實在不好意思承認，但是在轉瞬間，我竟墮落到卑鄙的自欺地步。我彷彿自己勸自己，暗示自己：「你不是聽見了下一句話嗎：不是一整句，而是半句：然後，退：」

撒慌！你不要撒慌，不要違背良心！你是不是聽見了呢？上級長官是命令你退却，還是你沒有得到這種命令呢？

拉希莫夫等待着。只要說一聲「是」，準備好開槍時這營人，就會退走，逃出虎口。但是我沒有作聲。我沒有奉到命令。

葉林少校是否能夠說：「退却」呢？是的。他已通知我說：「我退却。」但他也能够不說，兩點鐘以前的情況，完全是兩樣的。我們戰線的左方，還沒有衝破，那裏還沒有缺口。

而現在呢？團長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我退却。」往那裏退呢？幾乎孤獨無援的團部竟往那裏呢，往那方面退，從那條道退，或是根本不按路退走呢，他還未來得及把這些話說出，聯絡就打斷了。團長沒有留下預備隊；在團司令部那裏，只有一架機關槍；把司令部的軍官都

算在內，共有三四十人。他們在什麼地方呢？他們是否還活着呢？團長是否知道我登臺在死扣中了呢？

如果他能夠的話，那他定會命令道：

「要乘黑暗退却，到明天早晨在新的警戒線上，突然鑽出來，站在敵人面前。」

但是電話不通了，我們被切斷了。

拉希莫夫等待着。一營人，六百五十名戰士，六百五十個兒子，在掩蔽部外邊排列成扇形，伏在地球上等待着。

而我沒工作聲。我沒有接到命令。

六

電話員說：

——營長同志，請你……

——誰？

——克拉也夫中尉。

我拿起聽筒，我不願意同任何人說話。我無聊極了。

克拉也夫報告道：我們清洗過的諾維察斯克村，現在敵人又進去了。總發員報告說，有十個
輛載步兵的卡車開進去了。

——從那裏來的？從那條道路上開來嗎？

——從納沃湖林村開來的。

——大概，在諾沃湖林村有敵人的集中點。敵人從那裏把摩托化步兵，調進攻我們。

有個人進來了。若是在平常時候，我會馬上回頭看看……而此刻我不願抬頭，不願看見任何
個人，不願聽人說話，也不願回答……我拿着聽筒向背後轉頭一聲……

——去見拉希莫夫去吧……

克拉也夫報告着詳細的情形。

——營長同志，他們在村裏散開了。任務裏燃起了煙。沒有掩蓋窗戶。把幾個卡車開到河邊

去了。大概拉的是浮橋。

哦，難道我們才把那座橋破壞，德國人就會今天再造一座新的麼？原來，德國的軍事機器，在夜間也不停止行動，它在動作。

——他們沒有看見我們嗎？——我問道。

——沒有……但是，在我們的對方，派了警戒部隊。大概，在什麼地方架好了機關鎗。營長同志，我想到明天早晨，他們不會來進攻的。

克拉也夫講話服例好像發誓一般。他說完了，但在聽筒中還聽見他的喘氣聲。克拉也夫等等費我回答，等着我的話。

但是我聽給他說什麼呢？

七

我說道：「好吧。」

於是我就放下了聽筒。

什洛夫夫坐在輪角裏一動也不動，也不改變姿勢。依斯拉木頭洛夫站在燈旁，臉色嚴重，在沉思什麼。

——拉希基夫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問道。

——去見偵察員去了。帶回來了消息……

——那裏還有什麼事？

八

「我不知道……看樣子，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帶着不高興的眼色把俄羅斯木庫洛夫看了半天，很想問問：「朋友，你明白我的心事嗎？」

他那小心而敏捷的黑眼睛答道：「我明白。」

有一句卡查爾人的老俗話：「榮譽貴於生命。」三個月以前，七月的夏天，在阿爾瑪。阿塔附近，塔爾卡村，在這一營人面前，在此刻拿着步槍躺在莫斯科附近冰冷的雪地上，而當時還穿着便衣的總白人面前，我作了初次演說。我當時給他們說了這句俗話，這句軍人格言。

有一天夜裏，也着在阿爾瑪。阿塔，當非洛夫和我說了話，在一座大磚房裏，在師司令部中，除了值班的以外，大家都睡覺了。但是當非洛夫也沒有睡覺。在深夜裏，疲憊了的將軍，沒有

穿將軍的上衣，祇穿一件白襯衣，拿着一條手巾，他走到偵察室裏看一看。當時偵察室就是我。『莫梅什，烏雷同志，請坐，請坐……』於是他也坐下了，開始了全神不能忘記的談話。當非洛夫問了幾個問題以後，就帶着沉思的神情說：『是的，莫梅什，烏雷同志，你指揮一營人是不容易的事情。』他說得真令人難過。我開口說道：『但是將軍同志，我若犧牲！是會光榮犧牲的。』

「——同全營人一塊嗎？」——「同全營人一塊。」他笑了。——「謝謝這樣的指揮官。噢，你說的這樣容易：同一營人犧牲。莫梅什，烏雷同志，一營中有七百個人。你能够統率一營人，打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仗，並能保全着這一營人，這樣，兵士們才會感謝你的！」

幾天以前，我們分別時，他最後向我說的那句教言，也是這樣的意思：『要愛護兵士，在莫

斯料附近，此刻我們沒有別的部位，沒有別的戰士。若失掉這些兵士，我們就沒有力量擔任德寇

有什麼作難呢？拉希莫夫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東西都裝在車上了，只要說一聲：「照辦！」
那道營，就會開動，它就保全。

我沒有得到命令，我沒有無線電聯絡。但在這樣的關頭，戰綫已被擊破，德寇的兩個縱隊，
轉向後方，往瓦洛科拉本斯克城攻去，佔領道路，切斷電綫，擊破管理，此刻我是否有權，是否
能够等待來一個聯絡軍官，給我送命令呢？

如果軍官沒有找到路，如果他到邊疆上德寇呢？如果他被打死了呢？如果他按路走，恐
失了方向呢？

我總覺得：在深夜深的時候，潘菲洛夫的號召，傳入我的腦海。我總覺得，我聽見——不如
說是我揣摩着，我感覺到，——他在遠遠地呼喚我，向我重複說道：「快把一營人帶出來！需要
你們來掩護莫斯科！」

我彷彿看見，他如何高興地迎接我們，握着我的手問道：「你的一營人完整嗎？」——「精
軍尚志，是的！」——「大砲，機關槍呢？」——「將軍同志！我們都帶來了！」

不是，這是見神見鬼，胡思亂想，指揮官不應當陷入神祕的幻覺中。他有理智。
「要用智慧作戰」，——潘菲洛夫這樣說過。

我想起來了！羅羅菲洛夫最後一次會面時，他說的每一句話。

「我們用我們的精像鋼鐵是抵不住敵人的。」

「要準備好迅速開拔，迅速移動。」

「要這樣動作，無論敵人從什麼地方突襲過來，我們的軍隊總要在前邊的路上擋住他們。」

我想起了羅羅菲洛夫的「鋼鐵」。

在杜洛夫大尉那裏我同羅羅菲洛夫會面時，他確實體會他的心思。他懂得我當機變的。索門明他當師長的傳戰計劃；想叫我在門聯槍先改變時，在戰鬥緊急關頭，要明瞭並游到——這話可以用這個字——指揮戰鬥的人對於我的希望，要用智慧動作。

這並不是鬼神見鬼，並不是胡思亂想。

我為什麼這樣遲疑呢，不要再作廢了。要打消這種可恨的猶疑不決心理。大家都等著我的話。要趕快決定。要下命令。

10

拉希莫夫總回來了。

——那裏有什麼事情？

——有點不幸的事情。道爾高涅科夫卡村被敵人佔領了。

——道爾高涅科夫卡村嗎？

——是的；就是在那條沒有被敵佔領的路上那個村。得到了報告，有一小隊的四十個人，大概是一排人進到這個村莊裏去了。

拉希莫夫在地圖上指出了這兩個高麗科夫卡村。他拿着藍鉛筆在那用紅鉛筆標記的虛線所標記出來的窄狹咽喉上畫了一道。咽喉塞住了。

這樣看來，敵人是不要讓時間的。德寇在繼續動作。德寇的軍事機關在夜間也不停止，總在運動。

——我同偵察員談過了話，——拉希莫夫繼續說，——請你許可我說一說自己的意見。——你說吧。

拉希莫夫說道，照他的意見，按當地的情況，有兩種辦法。可以從離這兩個高麗科夫卡村一兩半公里的地方，轉到田野和兩個樹林中空地上去。那裏沒有鐵柵，也沒有樹根。步兵帶着大砲和輜重車容易通過。由那裏可以繞過村莊去。隨後，繞一個陡彎，再走到那條路上去。自然也可以把該村那一小隊人消滅，但這是難免不引起喧嘩的。敵人會他起警報的：

——誰在那裏偵察過地形呢？——我問道。——叫他快來見我。

拉希莫夫把門一開。向一個人叫了一聲。布魯得內中尉急忙走進來，臉都紅了。

布魯得內中尉！就是昨天以敵我罵他是一怕死鬼！你聽說了莫斯科的那個人。他從前出營了，到敵人那方面去過一過，早晨回來，把打死的兩個德寇的槍枝和文件帶回來放在我的面前，

就好像他失掉而又找到了榮譽的一般。也許你還記得，我派他担任了偵察排的副排長。

——營長同志，我奉命來了。

他站在我面前，他兩眼發紅，面色紅潤，神情機敏。

我一看他，我不勝驚訝。就是他，我不久才寫他是「怕死鬼」——你瞧，這種事情，沒有命令而退却的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這裏，又是幻覺，又是催眠術的花樣，又是關心兵士，又是退却的證據，所有這一切都籠罩於一點：退却！

這種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原來，我的論斷也引誘我到那裏去，這些論斷，此刻都是助長恐懼的。

既然沒有退却的命令，管它什麼鬼論斷！不對，我想的不對。潘菲洛夫不是常常告訴我們說，當指揮官的，在一切情況下，總要好好思索，好好考慮嗎？

我又來想，德寇突破以後我師的情況；想着潘菲洛夫的動作，他的防禦計劃。「防護並不重要，而重要的乃是道路」，——他不久以前這番教導過我。經過諾維索克的那條道路，是歸我們這一營人防守的。潘菲洛夫知道我們，知道我。也許，他正在這一瞬間想着：莫德什·烏甫的那一營人，決不會放棄道路。不會自行退却。當他用少的兵力發動着，佈置阻擊，調動部隊，好在縱深處把敵後援運起來時，也許，這是在他計算中的。

如果不是這樣呢？如果潘菲洛夫為堵住破口，他的兵力不夠呢？如果他急切需要，火速需要我們這一營人呢？如果退却的命令已經下了，而聯隊的軍官不能穿到我們這裏來呢？我不知道。既然沒有命令，那什麼話也不用說了。

我絲毫也沒有露出一個前那使我痛苦的動搖心情。只有愛魯是的一個人知道她內心的矛盾，她在一聲中是國家全權的指揮官。他要解決問題的，下命令，我決定了。

「在營內，」我問道，「你準備好上路麼？這路都探聽好了麼？」

他頗有精神地答道：

「營長同志，這是很容易的。我一領，就領出去了。我們把這團高麗科夫卡村一下就會編過去的。」

此間什洛夫大尉猛然站起來了。他已坐著攙起頭來，聽一會了。

「上尉同志，這裏有我帶來的幾個戰士。他們請求你把他們編入先頭部隊中，當營隊伍走出包圍陣，好在前邊走。」

他又是很簡短地說。說了以後，就緊緊閉上嘴唇，彷彿不願意將他要說的話，吐出來。但什洛夫沒有企圖用一句話為自己辯護，不企圖敘述他失掉了一營人而坐在那裏的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我仍看見他那痛心難過的神情，我却簡單答道：

「我不打算走出包圍。我沒有命令。」

大家都默然了。如索來指揮官宣佈決議時，應當默然的情形。

我說這句話，就把拉希莫夫未得我的同意，自己下的命令取消了，但他那創痕而冷靜的面容，除了注意外，沒有絲毫表情。他稍微低下頭來站著，如索來一樣準備著聽命令，打算去執行。我繼續說道：

——我要在包圍中鬥爭……

我已經給你說過了，紅軍的戰鬥條例上規定，指揮官隨自己的部隊時，可以說是「我」。指揮官的「我」這就是代表他的兵士的。他們要在包圍中鬥爭。

——布魯特內中尉，今天晚上，你要到德寇所佔的地方中間去走一週。你同庫爾巴托夫兩個人一塊去。

我在地圖上指出了十來個村莊，猜測圖部有可能停留在這些村裏。如東萊村裏有德寇，——我向布爾得內說道，——那你就往另一村裏去。若第二個村裏也有敵人，那你就往第三個村裏去，任務是：不要去到挨子關的地方。把圖部殺到，報告這裏情況，把命令帶回來。

——營長同志，是。

布魯特內走了。

什洛夫很覺力地走到地圖跟前。

——我的大炮在這個地方，——他說。

——在什麼地方？炸毀了麼？

——沒有……拖在樹林裏了……在這裏……

他用鉛筆在地圖上指出這個地方。

——大尉。你聽，——我說這。——你不想把它們從那裏弄出來麼？你把我的馬帶去，再帶幾個戰士：你去好麼？

什洛夫的嘴角上現出愁悶的微笑。

——不，我現在不能走路了……

他轉身，把軍大衣角攆起來。我看見了他那割開的褲腿和割開的靴筒。他一條腿腫着，靴

滑繩帶。繩帶上透出了血，繩子的神繩上也有血。

——你到醫務所去過麼？——我問道。——骨頭沒有打壞麼？

——是知道：是戰士們碰的；他們把大炮丟掉了，——什洛夫這才大罵起來，——可是把我撞出來了……

他那雙受傷的腿沒有彎曲，很費力地坐到凳子上去了。

——新琴科——我叫了一聲，——把繩架拿來——趕快！

什洛夫沉默了半時，然後說道：

——我坐著等我那一營人，我不能決定：我那一營人該打槍，究竟是否合理呢？不，戰士是沒有訓練好的……

他又罵了一陣，爾後看着我，很費力地繼續說道：

——你想想一營人都像糊塗一般。四散了麼？不是的，有兩連人很勇敢的鬥爭了……你看，他們並沒有把自己的營長丟掉，並且……

他又緊緊閉上嘴脣，沒有把話說完。

他們把繩架拿到掩蔽部跟前。什洛夫扶住新琴科很費力地走出去了。

一一一

命令令依斯拉本庫洛夫帶上自己的一排人，繞過道爾高盧科夫卡村開走。

第一排人原不屬於我營，我認為不能把這四五十個戰士留下，因為我知道，此刻並非洛夫歸

得考慮。要用少數兵力來阻擋突破過來的敵人的進路，此刻對於隨菲洛夫、魯班人、彼得人編隊在計算中。

依斯拉木庫洛夫臉色一紅，想反駁，他表現願意和我們共患難的高尚意志，但我不准他反駁。

拉希葛夫問道：

——我們開到樹林裏去麼？在林邊上設防麼？

——是的。

拉希葛夫再沒有問什麼，就拿了一張紙，迅速畫出樹林的輪廓，潛手標出佈置四面防禦時各連的防區。

俄國依斯拉木庫洛夫一塊從掩蔽部裏走出去了。

四外漆黑，一片寂靜。什麼地方也沒有炮聲了；近處和遠處的炮門聲都聽不見了。黑森森的機槍頂上懸掛着閃閃的星辰。

——你去吧，——我說，——那裏更需要你。

他不是很堅決的說：

——巴武爾章……

我默許他此刻這樣稱呼我。於是她更胆大的重複道：

——巴武爾章，如果，的確是這樣，如果那裏需要一排人，那末一營人呢……你自己想想吧

——依斯拉木庫洛夫，我不能，我沒有權利。你去吧！

我們沒有援助，我們家鄉沒有這個習慣。

拉希莫夫用幾分鐘工夫，就畫好一張略圖。上面畫着我們那團單線的樹林，當地人叫爾小島；以及附近的各村莊，附近的各樹林的邊線；各道路。樹林的輪廓分成各連的防區。樹林中心聚着林人的房子，那裏是醫務所駐在地。我們知道，那所房子很寬敞，拉希莫夫得了我的同意，在那裏畫了一個小旗，我們就憑着指揮所移到這個中心點了。

這個略圖一下就畫成了，用複寫紙，寫成四份，以便送給各連長。拉希莫夫把這個圖交給費德名時，他說：

——我們夜間，悄悄地藏在地下。大概，明天早晨，敵人不會看見的。

我很高興。

我，拉希莫夫！他總究缺乏什麼，只能當參謀長，而不能當指揮官呢。

——電話員，——我說，——叫砲兵連說話……

——砲兵連，是……，營長同志，叫通了，砲兵連連長在說電話。

我拿起聽筒說：

——你在觀察敵人麼？德寇在村莊裏麼？

——營長同志，是的。遵照你的命令，把他們放過去了。

——他們在幹什麼？

——有些在河邊上燃着火堆，在築橋，有些在房子裏，有些在圍上汽油桶的。

——大炮瞄準了麼？

——瞄準了。

——直射，齊放四十顆砲彈，讓他們叫喊叫喊吧。

——營長同志，是，——齊放四十顆砲彈。

——過了一分鐘，我們的大砲聲就經過頂上的厚土傳到地下來了。

——我不願意，使敵人看不見我們。

——大炮的轟隆聲猛烈震破田野上的寂靜。在黑暗中傳到遠方去，我豪明說：我們在這裏！

——來向我們衝鋒吧；轉來進攻我們吧，派大砲和步兵來進攻我們吧；從空中來轟炸我們吧，我

們就在這裏！

——我們雖然失了聯繫，陷到包圍中；也不顧那最後一條尚能通過的，而明天就會失去的窄狹道路，我們終於沒有退走。

——我們就這樣毫不猶豫的留下了，不惟不隱藏，而且還擊倒了敵人的力量，自己扭彎了那預定來對付在新整戒線上防守莫斯科的部隊的打擊。

——我們的大砲在七百米距離上，照着明顯的目標直射。每次齊放都表明說：我們沒有退走，我們就在這裏。

——在我們不知道的某個地方，這都會聽見我們動靜的。在某個地方，潘菲洛夫會給迎頭來，肩開眼笑地說一聲：「嗚嗚！」我又打電話給砲兵連長：

——「干斯們」怎樣？他們叫喊了沒有？再放一排，爆炸吧！

——我說罷，就從掩蔽部裏走出去了。

——大炮在近旁吼叫。在天空中閃着白色的火花。要這樣打他們，要這樣打他們！

森林中又響起起來，寂靜無聲了……忽然，好像是很慢的回聲一般，從別的地方傳來了總約的炮聲，或側耳傾聽。大炮又響了。它們是在十來公里以外，在右方，不過很確切斷定，很像是在我營的防線上，在亞沙河邊的警戒線上轟鳴。從後面，從大後方，遠遠的傳出了極長而宏大的響聲。好像，在那方面有人彈着無形的通到天上的低音琴絃一般。這是「卡丘沙」！在遠遠的地方，幾百顆炮彈同時發出，傳出這種響聲，轟擊德寇的宿營。

響聲過去了……在森林裏又寂靜無聲起來了……

在看林人的房裏

一

看林人的房子由木欄隔成兩間。

把所有的傷員移在一間房裏，另一間房裏安好了電話，我叫來的指揮官和政治工作人員都在

那裏聚齊了。

我道着：

——聽我的命令。

第一，我營被包圍了，我決定：在包圍中一直戰到得着退却的命令為止。四面防線的各防禦區已經通知了各連長。夜間要工作，到天亮時，每個戰士都要挖好一個立壕。

第二，要節省子彈。禁止步槍和機關槍遠射。射擊要百發百中。要把死傷者的步槍和子彈收過來。要把死者將武器毀壞，把子彈塗來使用，要射擊到最後一顆子彈。要用最後一顆子彈把自

打死。

第三，大砲只能直射，直照着新的目標射擊。要射擊最後一顆砲彈。要用最後一顆砲彈把砲

炸毀。

第四，我命令把這一切報告給敵士。

大家已聽過了命令，我等待是否有問題。但是沒有一個人發問題，海濱的燈光，縮縮鼻鼻，照着看勢人的木橋，此類這裏是本營的指揮站。

各指揮官和各政治指導員都歸隊去了。我叫機關槍連的政治指導員波仔沙諾夫留下了。

——波仔沙諾夫，你的好漢們在什麼地方呢？

——營長同志，在這裏，在司令部旁邊。

——共有幾個人？

——八個人。

這是總機交通兵和布洛哈底機關槍班，在這次戰鬥中，把敵人前進的散兵隊，放到眼前，用飛動一班的火力掃射了敵人的就是他們。

——你帶着這一隊人到德寇那方去吧！——我說道。

把自己的地圖放到桌子上，上邊有什麼夫大尉用鉛筆畫的記號，我指着這個記號給波仔沙諾夫看。在圖裏，在附近柵林子裏，拋有什洛夫那營的大炮和砲彈。必須要想法把這些武器從敵人眼皮下抽出來。

——提馬，馬安和達馬的都帶去。動作要巧妙，要隱情！

——「阿克薩哥耶」……波仔沙諾夫微笑着說道。

——什麼？

——「阿克薩哥耶」，我想請求你，把這些人都編入到我這一隊人中。

你已經知道，我們的機關槍都分配到各步兵連中了，實際上，波仔沙諾夫擔任政治指導員的

那個機關槍連，在本營裏已不單獨存在了。

——這算是什麼隊伍呢？

波仔沙諾夫迅速答道：

——這算是營長的預備隊：營長同志，這是你的隊伍。

——那好，預備隊長。——我說道，——我們到旅的軍隊中去看看吧。

一一

樹林裏，透過來微微的月光。

——站住，什麼人？

——木林，是你嗎？——波仔沙諾夫這樣問道。

——政治指導員同志，是我。

波仔沙諾夫的全部軍隊，都佈置在一棵杉樹下面。戰士們緊緊互相擠着，用雨衣蓋着頭，都
在杉葉上睡覺。

木林在值班。在槍架旁邊，有一挺黑黑的機關槍。

——木林，把人叫起來，——波仔沙諾夫說道。

高大的卡里伍林比別人睡的死。他抬起身子，坐起來，又動到軟軟的毯針上了。大家把他讓
起來了。

——拿起槍！站隊！——波仔沙諾夫低聲命令道。

他把這一小孩人看了一下，就走到我們面前報告了一遍，把我的命令宣佈一下，——我說道。

——同志們，——波仔沙諾夫走到隊伍面前開始說道。——我營被包圍了。

隨後，他仍低聲，一條一條宣佈命令：佈置四面防禦，要節省子彈，射擊要百發百中。

他彷彿將炮聲一級，慢慢地說道：要想活著，就要拚命搏殺。

波仔沙諾夫有時候會說出這樣的格言來。看他好像隨便說出來一句話，但其中却含有哲學味道和聰明心思：我在戰爭中不只看見過這種這樣的情形。一個真正的兵士，在戰鬥中提心吊膽，能說出深刻的心思。

波仔沙諾夫繼續道：

——我們有大炮，有機關槍，我們有戰鬥的友誼：讓他們試試看。

我說道。政治指導員同志，把這一隊人的任務宣佈出來。

波仔沙諾夫不慌不忙地解釋道：現在要到德寇陣地那方面去，到樹林中去，把留在那裏的大砲搬來。

——可以散隊，——當他說完時，我這樣說道。——預備。檢查檢查槍械，收拾收拾東西，但是，朋友們，先到這裏來一下。

他們轉瞬間都來到了我跟前。祇有高個子木林一人留在機關槍旁邊站崗。他也想聽一聽講些什麼話，他轉過頭來，斜着頭子，在月光下，看見他的眼鏡閃閃發光。

「朋友們」，我第一次這樣稱呼自己的兵士，我向來不喜歡稱兵士們為「戰士」或是「小朋友」。特別是不喜歡稱「小朋友」。難道我們是玩耍不成？但是「朋友」，這是另一種話了。

——同志們，今天，你們打仗打得很好，很有見識。

他們沒有排隊，不用齊聲回答，所以誰也沒有注意。

——現在去打一鋼吧，悄悄地去把那響火炮和砲彈拖出來。能拖得來，我們就靈了。

木拉托克說道：

——營長同志，我說這話並不是開玩笑的。也許總那裏有坦克。聽說他們在想直衝進來，

把響火炮和坦克上守夜。

——不要胡說八道……布達哈露露說道。

這並不是胡說八道。關於響火炮的事情，的確應當想一想，但此刻應該說句別的話。這些話

有想起來，大家都默然沒有作聲。

——營長同志，我可以說句話嗎？——木林說道。

——我於是轉身細聽，但是木林卻簡單問道：

——把機關槍交給我呢？

我想起在二個月以前，他初次來見我的情形：他穿着便衣，領帶有些歪斜，帶着眼鏡，高個子，他在指揮官面前，有些不自然，不知道怎樣站才好，不知道把機關槍而沒有照舊的手放在那裏。他對我說是訴苦的：「營長同志，他們沒有把我編入戰鬥部隊中，發給我一匹馬和一輛車。可是我完全不懂得營長的事情。我並不是爲這個來的。」我又想起了：當他近旁忽然響起機關槍一響，有個人叫了一聲「德國人」的時候，他就驚慌失措，同別人一塊奔逃逃跑的情形。又想起了：當他站在一班的隊伍中，拿着步槍瞄準那個接我命令當隊伍面前槍聲的叛徒怕死鬼時，他手中步槍

戰慄的情形。也許，木林在戰爭中已經受過恐懼，比什麼人都厲害。

現在他聽了命令，知道要同敵人短營地那裏去，他簡單的問道：「把機關槍交給我呢？」

他怎麼聽了？他聽呆了嗎？

——木林同志，你到那裏去是不會有什麼益處的，你連馬都管不好。留在這裏。看機關槍吧。

我想着他會按兵士的回答說：「是」！可是他沒有說。木林沒有一下子說出來。

「營長同志，請你允許我：在這樣的時候！」他停了一會，喘了一口氣，更遲鈍的繼續道。——營長同志，在這樣的時候，很想與同志們在一塊。我請求你：他們到那裏去，我也到那裏去。

可見，他也同別人一樣，很奮激，思索過了。不是職務和軍紀，而是更高尚的權威推動了他。——這就是決心爲祖國犧牲，而決不投降，不退却，不向敵人讓步。我看出了全體人的心情，而確信：定會作殘酷鬥爭，打殺敵人，並且打到最後一顆子彈方止。

我說道：

——木林，好吧。卡里伍林，把機關槍收下。把子彈帶收下。拿到營部去。布洛哈，叫他們站隊。同志們，出發吧！

三

晨夜漫漫，夜思綿綿。

戰士們在整個樹林的邊沿上，砍樹根，挖壕溝。只留一片樹蔭，樹木紛紛倒下，開闢了小道，好使大砲移動。

我們沒有鬆懈起來。敵人知道吧：我們在這裏！他不會估計這樣經過諾維斯庫村的道路。

這條路，在我們攻取控制之下。從我們這個小島附近，他的戰車和火砲定通不遠的。

但這又有什麼用處呢？德寇的縱隊，正從別的道路上，經過別的地點，經過西普諾沃村，經過紅山村，川流不息地前進。但要知道紅山村那邊也有我們的火砲聲響應我們，我們的人也在某地堅持着，也如箭我們一樣，在堅守着我們的土地，在各處截斷德寇的道路。

但是戰線總是被擊破了，阻礙被突破了，德寇繞過我們，向瓦洛科拉木斯克，向莫斯科推進！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是否能擋住敵人呢？

我又急急不安的想到那裏，想到潘菲洛夫，想到自己的隊伍。

此刻布魯得內在什麼地方呢？他到天亮時，是否能轉回來呢？是否能帶來命令呢？

不是，巴武爾章，你不要等了。團部也許被包圍了。到明天或後天，戰線就會移到我們後方三四十公里的地方。命令是送不到的，命令是不會有的。

那又怎麼辦呢？我當指揮官的，就必然要冷靜地準備着更壞的事情到來。命令是不會有的，那又怎麼辦呢？

敵人將會繼續包圍，叫我們投降，而我們要開槍回擊。我相信本營的戰士。我知道他們相信，相信自己的指揮官。他們正在向兵士的保護者大地母親祈禱，挖掘動感。

砲彈和炸彈射不進我們小小的地窖中來，德寇必須把那要開往莫斯科去的大砲，都集中起調轉來才能把我們滅滅。我們是不怕轟炸的。我們也不怕飢餓。有的是馬，馬肉够吃很久。你來試試，摧毀我們吧！

我有六百五十名戰士。每個戰士在尚未犧牲之前，都會打死幾個德寇的。要消滅我們這一營人，就需要有一師兵力。讓德寇為潘菲洛夫師這一營人支付這種代價吧。

我坐在森林人房內指揮所中，沉思着。這裏已接好的電話。電話線已通到各連和各火砲那裏。

去了。

我從這裏可以指揮抵抗，可以調動兵力迎擊敵人。如果他衝開破口，楔入樹林，那我們就在樹林中撕殺，從樹後面，從樹樁後面射殺敵人。最後一條路，最後一條防禦的警戒線，就在這裏——就在看林人房子的附近。

崗兵和電話員在換班之後都不睡覺，他們在司令部周圍挖防溝，掘深坑，挖壘壕和備用的機關槍巢，把樹木伐倒，作為木柵，我們把大木頭搬來，擋住窗戶，就牆上挖出砲眼來，我們也搬這裏撕殺，在這座房子裏撕殺。這裏搬來了兩箱手榴彈，在門洞裏架好一挺機關槍。

我相量自己的戰士，相信自己的指揮官：德寇絕對海捉不到我們一個人。
忽然心中一跳：傷員們怎麼辦呢？

四

傷員呢？怎樣安置他們呢？

我經過門洞走到另一個房間去看看他們。

煤油燈的燈心捻小了。我們的看護長吉里也夫，碧藍眼睛的老頭，在聽火槍子。牆門閉着，火光印着木樁，映着灰色的毯子和傷員的臉。

有個人在說夢話，又一個人低聲說道。

——營長同志！

我點着腳尖，走到他跟前。原來是謝維流科夫在叫我。他在倉卒釘成的被鋪上邊仰身躺着。

枕着枕頭沒有動過頭來。他絕望地喘氣，彈片擊中了他的胸部。傷勢很重，但沒有性命危險，我發生一種奇怪的感覺：彷彿我知道他受傷已很久了，而其實，這祇是在幾個鐘頭以前的事情。

我坐在他的腳旁，謝維流科夫用兩肘支着身子，想坐起來，但是頭又歪倒了！深深的吸了二聲。吉里也夫跑過來，小心的把謝維流科夫放平，他親熱的嘟囔着勸說他。

「吉里也夫，你走過去吧。」謝維流科夫簡單說道。他一道等到看護長走到火爐旁邊，才沒作聲，然後又低聲說道：

「請你稍微轉轉身子。我想問一問你：那裏有什麼事情？」他向着牆壁一望。……

同志，怎麼一回事？

「什麼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你不把我們送到後方去呢？」

「我怎樣回答呢？欺騙他嗎？不行。讓謝維流科夫知道吧。」我答道。

「我怎樣包圍了。」

謝維流科夫閉上了眼睛。短短的鬍鬚，斑白的鬚髮，梳得很整齊，灰色面容在白枕頭上更顯得慘淡不堪。他在想什麼呢？癡癡的眼皮睜開了。

「營長同志：請你給我一枝槍……」

「是的，謝維流科夫這是必須的。我叫他們辦……」

我想站起來，但謝維流科夫抓住了我的手。

「你：你不會拋下不管嗎？不會拋下我們嗎？」

他的手抓住我，用眼睛任我死不放鬆。

「謝維流科夫，不，我不會拋下你們的。」

他的手鬆開了。他向我微微一笑，他相信營長。
我心中一陣酸痛，悄悄地向門口。但又聽見有人叫了一聲：「營長同志！」

我走到他跟前。

——蘇蓋魯什金，是你嗎？

頭上綁着白綢帶，顯得非常胖大。綢帶蓋着前額，但臉還露在外邊。一隻手放在毯子外邊，
他綁着褲帶，顯得又粗又大，不像是他自己的手。

——你什麼時候弄成這樣了？

——營長同志，你難道不記得嗎？你不是叫我「不要喊叫」嗎？

原來這就是他啊！我記起了那個流滿鮮血的臉，血色殷殷的兩手，拚命的單調呀嗎。
蘇蓋魯什金問道：把他趕跑了嗎？

爲什麼過早使他經過呢？我說道：是的。

——謝天謝地：營長同志，把我派回家去養養傷好了？

——當然，——我說道。

他微笑了。

——營長同志，以後，我再到你這裏來，當你的騎士。

——當然啊。

我迅速走出去了，不願意再提問題。不願意用謊話回答他們。我轉過身來看見了什洛夫夫大尉。
• 毯子蓋到腰際，他背靠着木樁，半坐半躺，看着我，小小的煤油燈，發出微弱的光亮；憔悴的
面容顯得又瘦又黑。大概他不能，也不想睡着。他的一隻腿被打壞了，人們把他抬到這裏的，在
• 傷員中，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暫時別人還不知道的事情。他雖然知道，可是沒有作聲。他現在仍然

沉默着，什麼也沒有問，甚至嘴脣一動也沒有動。
長夜漫漫，夜思綿綿。

五

布魯得內沒有回來，波仔沙諾夫也沒有回來。

我騎馬走到樹林邊上，到挖防禦壕的地方去看看。戰士們都在挖戰壕，有的挖到腰際，有的挖到肩膀，或更深，有些挖的已超過頭頂了，只見從黑洞洞的深坑裏，有鐵鏈向上直飛，往外拋上。月強時明時暗，夜霧濛濛，冷氣降低了。

我向黑暗的遠方望清，望着布魯得內能回來的地方。我又想照着維梁斯克和諾沃蜀林諾村開砲轟擊。我們不睡覺，也不能讓你們睡覺！但是，要節省砲彈，要用這些砲彈來保持道路，等到危險的時候，要用榴彈炮迎擊敵人衝鋒的散兵綫。

夜是多麼長啊，我從林邊騎着「雷桑克」，轉回營部去。這匹良馬，慢慢地往樹間走着。我沒有趕它，用不着。

——營長同志，請你說話，——電話員說道。

木拉托夫打來了電話。波仔沙諾夫派來了快使通知了，他的隊伍帶着大砲和砲彈快來到了。「雷桑克」馬攪着鞍子的。我急忙去迎接他們。四百顆砲彈！現在可以向諾維梁斯克村，諾沃蜀林諾村大舉轟擊了。在那裏，在程房中，住滿了希特勒黨徒。得勝的先生們，眼看就會號叫。潛從緩和的房中跳出來！我們不睡覺，也不讓你們睡覺！

八十七個人

我騎馬帶着新琴科，在樹林附近迎見了隊伍。

我站下來，讓砲車走過去。重砲車輪在雪地上走過，轍跡上露出了黑土。波仔沙諾夫高興的稱告道，誰也沒有妨礙他那小小的軍隊，也沒有聽見德寇軍巡哨和崗兵。德寇夜間宿在村裏，並沒有防守樹林。

「雷奈克」認得了哲爾木茨歐德，把頭伸給他。因為他常常撫摸這匹馬，給他東西吃，此刻「雷奈克」這裏也嚼着鹽。

小小的一支軍隊……見鬼，那是一小隊人呢？還是怎麼一回事啊？他從那裏找來這些人呢？在馬匹旁邊，大砲旁邊，彈藥車旁邊，都有穿着軍大衣，拿着步槍的人絡繹不絕的走着。

我問道：

「——你帶來了什麼人？還是些什麼人？」

波仔沙諾夫高興的答道：

——營長同志，差不多一百人，這是什洛夫營中的人。兩個三得都從森林裏定出來了。高舉
得要同我們接吻。

我命令道：「隊伍，立定！」

馬都站住了，炮車輪也不亂轉的轉了。

——外人閃開！不要阻着大砲定！班長布洛哈！

——有！

——檢查執行我的命令！新琴科！

——有！

——把我的命令傳給附近的連長，隨後再去告訴營部的拉希莫夫；不許放一個外人到我營裏
裏中去……

——營長同志，是。

——你去吧。

他飛跑去了。

隨見一些黑黑的人影，離開了長長的砲車縱隊。有些人退到遠處站下了。另一些人向我營前
進來。布洛哈報告道：「縱隊裏只剩下自家的人了。」

——縱隊，開步走！

大砲向前移動了。我默然看着。看見木林拿着步槍在最後走着。

我把繩繩一鬆，雷桑克，就跟在後邊走了。

——指揮官同志，我們呢？我們往那裏去呢。

他們成羣的跟蹤我走。

——指揮官同志，把我們收下吧……

——指揮官同志，他抄了後路，四面包圍了。指揮官同志，所以出了錯。

我又想起了受傷的什洛夫夫大尉。想起了他如何憤恨的說道：「有兩連人鬥爭了，並沒有把受

傷的指揮官丟掉。」

在戰爭前，對這些兵士太愛惜了。

有個人抓住我的馬鐙。他們逃跑了，他們害怕了。他們在這裏也是會逃跑的。不，我不能。

我沒有權讓牠到我們這正在準備作戰的森林中來。

——營長同志，——波仔沙諾夫用卡查赫話說道。

——請你派我當他們的指揮官。我既然記他們領來了，我就要同他們去作戰。請你給任務。

給我們一個作戰的地段。

三

他們雖然不懂俄國話，但都懂身軀語言。那兩丁雷萊克一羣就擠過來。

我們走到一條路旁，這條路經過高盧科夫村，通往自家人的家去。我們的一個騎兵偵察隊在那裏，沿着那條孔道巡察。它的任務：要不斷觀察這道路是否通行，是否被斷了。這個孔道是否差住了。

我把騎兵偵察隊的一個下級軍官叫到跟前問道：

——有什麼新消息？

——一點也沒有：營長同志，沒有動靜。

——誰知道呢？

——營長同志，我知道。

——錦溫道爾高盧科夫村麼？

——是的。

——你去當當領路的，把這些人領過去。

我轉過身來，向着那些在周圍傾聽的人說道：

——大家都帶着步槍嗎？

——大家都帶着：大家都帶着：

——一個一個回答。有手榴彈嗎？

——有！我有！我是坡爾宗諾夫。當着你的面，將軍向我講過話。你不記得了麼？

坡爾宗諾夫：在黑暗中我沒有看清楚，但記起了那年輕的面貌，厚厚的脣邊鬍鬚，一對有神

氣的灰色眼睛，記起了他直截了當的回答：「將軍同志，很好。」

——坡爾宗諾夫你當頭目。叫他們站隊。

我命令道：

——看齊！坡爾宗諾夫，叫大家看齊！立正！不要講話！不要亂動！報數！
坡爾宗諾夫報告道，隊伍中連他一共八十七個戰士。

我說道：

——我派波仔沙諾夫政治指導員擔任隊長，向右轉！跟我來，開步走！

四

我把欄杆一推，「雷桑克」就慢慢地走起來了。八十七個人分成兩行跟在我後面走。波仔沙諾夫走在我的旁邊。

前面一片雪地，上面佈着一層黑黑的塵土。「雷桑克」繞着圈窩向前走。這就是我們的舊防線。此刻這些圍牆靜悄悄地，空無人影。

在諾維架斯克村側面，顯出了兩三個發亮的窗戶，德寇不怕我們，竟敢不掩閉燈光。你們等着吧！

我們走過了空圍牆以後，下到河邊去了。那裏的徒涉場和用木頭架成的小橋，我們都認識。我們走到一個這樣的小橋跟前，我叫大家站下了。河水從木頭上流過，激起白沫，潺潺的響。在那邊，離河約一百步遠，有一片森森的樹林。

我低聲解釋了任務：從河那邊，經過那個樹林，悄悄地鑽到諾維架斯克村對面，離村莊近時再過河來，闖到村裏去，消滅德寇，燒燬列車，燒燬浮橋。

隨後我問道：

「明白了嗎？」

「只有少數人低聲回答。」

「明白了……」

「——在這裏，要一個個過河。隨後要散開一個跟一個走——我命令道。——坡爾宗諾夫，前

邊！

他提著沙袋，彎着腰向前跑去了……他走到小橋跟前站了一下，就走上滑溜溜的本頭……隨後，他的影子就消失在河間的黑暗中了。頃刻之間，在那岸發白的斜坡上，就顯出了他的黑影子。坡爾宗諾夫走上斜坡，在坡上邊躺了一會，隨後又站起來向樹林中走去了。

我說道：

「——排頭，前進！走到樹林裏時，按號數一個跟一個走。距離：五步到八步遠。

我把繩子扯緊，「雷桑克」走到河裏去了。這裏水不很深，僅及馬腹。

我趕上坡爾宗諾夫，在他們前進，從樹木中間穿清前進，不離開林邊。

天氣變暖了，樹枝上往下滴水，浮雲遮住了明月，只露出了朦朧的光亮。

樹林走完了。附近有一條路，通向羅維樂斯克村去。

近旁就是浮橋，浮橋那邊是一個高坡，在高坡上就是村莊。有幾個窗戶閃閃發亮。

一個一個都來到了，波仔沙諾夫走在最後，我命令他把人排列起來。

「——坡爾宗諾夫，數一數有多少人！」

他從排頭走到排尾，低聲報告道：

「——營長同志，八十七個！」

五

八十七個人！都在這裏！都來撕殺了！

祇聽得一陣汽車的摩托聲，越來越近了。我轉過頭來向有聲那邊一望，忽然一縷白光穿過樹木向我們一晃。汽車走上了一個小坡，它的照路燈，顯得特別亮了。轉過彎來，光亮照到這邊來了。

行列中誰也沒有動彈一下。大家臉色蒼白，抓緊閃閃發亮的槍站着，緊張的望着前邊。一些黑黑的樹影，慢慢的向後移去了。

光亮往前跑去。白色的光線時高時低地走遠了，縮小起來，沿着道路向前跑去。

我跳下了馬。我的眼睛被眩目的光亮照花了，此刻連一個人也分辨不出，祇模糊不清的看到「雷桑克」的白蹄子。

——「聽下！觀察——！我命令道。

我的眼睛又看清楚了……汽車上的照路燈照着河水。祇聽橋上發出了響聲。只見一個手戴燈的紅光向汽車一照，汽車過到對岸停下了。有一個崗兵走到汽車照路燈前，站在燈光下。他的姿勢有些歪斜，可以看得明白的。他轉過身去，面向我營所在處，兩個森林指了兩次。隨後又指着到紅山村去的方向，顯然，那邊有條棧道。

汽車摩托又響起來了。汽車開上坡去，照路燈在黑暗裏照亮了一條發白的棧道，住房旁邊停着一些長卡車。隨後，光亮又射到空處去，沿着河岸移動，走到那條棧道上了。

有一個人走到我跟前說道：——營長同志，我去幹，這是個熟識的鑿者。

——巴什科嗎？

——是……我去幹。

——幹什麼？

——把他換掉……

——崗兵嗎？怎樣換掉？

巴什科把軍大衣一掀，露出一把閃閃發光的芬蘭刀。

——請你放心吧……——他說道。——隨後我就打個口哨。

——不行……——我給他一個手電燈，——把這個拿去吧。照三下。

他把手電燈放在帽子裏。

——我也可以用戰利品照一照：紅色的可以嗎？

——可以……照三下：路通了。你一個人能辦到嗎？

——辦得到……

——去吧……

巴什科陣意間就不見了。

管他怎樣：現在我是不轉回去了。就這樣成羣的衝去吧！我把波仔沙諾夫叫來，說道：

——叫他們每人分成一小隊：你自己帶一小隊，去從背後打壓那佈置在我營對面的守衛隊

另一小隊的任務：去把橋燒燬：讓其餘各小隊都到村裏去動作，帶手榴彈的都到那裏去……

——營長同志，是。

他就開始分配起來。

又過來了兩輛汽車。在光亮中又顯出了那個騎兵。汽車上的路燈又照亮了那條街道。有一個住房的門敞開了，走出了一個高個子，穿着白襯衣，赤着腳，伸一伸懶腰，在台階上站了一會。混蛋東西們，他們在懸梁上就是這樣睡覺啊！把衣服都脫掉，僅穿一身襯衣，窩在屋裏，又睡在床上。

一切又在黑暗中消失了。白光搖搖晃晃着，往旁邊一轉，又繞道走去了。

我們伏在雪地上，注視着巴什科走去不見了的那個地方。他能辦到嗎？會發出信號嗎？隨後，又怎樣辦呢？

信號在那裏呢？時間真過得慢呀。哦，那不是……

在橋邊的黑暗處，顯出了一股紅色團團：亮了一會，又消失了；一次；又亮了；兩次；又來了第三次。

我說道：

「站起來！準備！把手榴彈拿出來！同志們：兵士的命運：不是榮歸，就是陣亡！要悄悄

的圍過去。波仔沙諾夫，傾去吧！

「從橋上過去嗎？」

「是的。」

他低聲命令道：「跟我來！」於是他就向前跑去。大家都跟在他後面去了。過了一分鐘，只聽得橋上一片碎步聲響。

六

「一切都順利：這樣容易的順利是料想不到的。」

我騎馬慢慢地走過橋去，走進了村莊，火光把村裏照得通紅。

有些地方炸彈紛紛爆炸，到處都是槍聲，殺聲連天。這不是戰鬥，這簡直是屠殺。

原來，德寇起先在對着我家所在樹林的那邊派上了守衛，隨後就卸衣服脫褲，只穿襯衣在床
上或乾草上躺下睡覺了。他們一聽見槍聲和手榴彈響，就跳起來亂滾，在床下，火爐後邊，地窖
裏，木桶裏到處躲藏，把他們拖起來，他們又怕又冷，混身打戰。

我不來描寫這些情景。

倒上煤油的桶發燒了。看見那座教堂的巨大黑影。

我派新琴科找波仔沙諾夫，命令他集合戰士，帶把營都去。

七

「雷桑克」又在樹間向着林人的房子走去。

在營部所在的一大間木屋裏，燃着煤油燈。臉色疲憊的拉希莫夫站起來了。

「是否要問問呢？雖然看他的臉色，就知道了問答，可是我終於問了。的確，亦參得內沒有問。」

來，也沒有得到命令。
端來了晚飯。我不想吃：停了一會，波仔沙諾夫進來了。他給我帶來了一個禮物：德國的六倍望遠鏡。
快到早晨了。大約是五點鐘了。在天亮以前本廳燈一亮。但我覺得，是睡不著的。

早晨

我把棉襖放下，枕着它躺下了，棉襖帶一點煙氣味。我吸着煙，看看錶，隨後又看見自己的棉襖帽子放在板凳上，帽子放的不是地方，離手邊太遠一點。必須把它拿過來綁在手槍袋的皮帶上，若遇緊急集合時，不用尋找；但此刻我既不願意想到緊急集合，也不願意想將來的事情。可是，我終於起來，費了極大的氣力，走了幾步去拿帽子，因為它使我記起了實際情況。很想忘掉一切，忘掉這個房子，忘掉這個樹林。

我又躺下，閉上眼睛；眼前現出了已往的甜蜜情景。現在我記不起來了。誰知道想了些什麼的事？不過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我不只是想自己的事情，而且也是想我愛的事情。這也就是想自己的事。

想起了各種事情。大的，小的，動人，可笑的都有。舉個例子嗎？好，現在就來舉個例子吧。

八月開的一個晴天，我覺到射擊者去射擊。我儘駐紮在山水急流的塔爾卡爾河邊。塔爾卡爾村附近都是杏子的菓園，阿爾瑪、阿塔很大的蘋果是世界上最出名的蘋果。四面都是太陽國得乾枯的平坦草原，草原南面是天山麓。在遙遠的天際，閃耀着終年不化的雲霧。這是南極查赫斯頓，這種美麗的風景，我是無法形容的。

草原是極好的射擊場。草原就在旁邊，簡直就在眼前，並且如平板一般，又平又滑。

到那裏去，又容易，又輕快。沿着這種平坦的地方走二三公里，射擊一砲，就可以轉回來。但我還訓練兵士去作戰的。既然容易，輕快，那就無益！我於是帶着一營人到山上去了。

到第二平坦的地方去。要上一個陡立的石頭坡，全營前進！跟我來了！我們向山上攀登，只聽得沙沙聲響，兵士腳下的石子往下亂滾。

我們上去一看，真見鬼，這裏竟沒處可以射擊的地方。一片嫩綠的青草，有一人來高。究竟到那裏去呢？再往上去，山坡上都是碧綠的橡樹林。

這就是山間極不同的風景。附帶來說一說，全卡查赫斯頓的風景就是如此。你沒有聽說過卡查赫斯頓的神話麼。在創造宇宙的時候，上帝創造了天地海洋，各大陸，各國家，而忘掉了美洲的一邊，意大利的一角，非洲沙漠的一塊，高加索的一片，——聯合起來放在卡查赫斯頓區

差的地方，在我的故鄉中，你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地方。——也有好像經上帝所遺棄的廣闊荒涼無水的險地，也有般肥沃的地帶。

但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射擊呢？我將全營人排成四行，於是帶着這組輪廓般的隊形向如牆壁般的青草走去。前後走了幾次，沉重的軍人皮鞋把青草都攪折，踏平了。最後一次，用手摀住耳朵的草被攪掉。我站在一旁，觀賞了一會。一營人是何等的力氣，我這一營人，軍紀優良，準備作戰，已有銀鍊的這一營人，很快就會向敵人的殘廢衝去，也會像踏草一樣把他們踏平的。我明知道，戰爭並不是這樣，但總是這樣想像。

在青草間踏成了一個寬大的長方場。在一邊安上的靶子，全營人還整隊站着，大家都看見在木板上用木炭畫的人頭帶着繡線上有個卍字徽的銅盔。我想再來試一試本營的力氣。我命令頭二排人臥倒，第二排人跪倒，預備放，隨後又命令道：

——照準法西斯蒂齊放……全營人……

我停了一會，幾百枝步槍，已準備了四個靶子，當時，靶門條欄上沒有全營齊放的規定，但我却要求試一試：

——開火！

真碰到鬼！第一排槍響了之後，我們的靶子就沒有了。好像把它們掃除了一般。七百枝步槍一齊射擊，這真是可怕的力量。釘木板的楊子，也被子彈打斷了，木板都打得粉碎。我聽了一聲，又笑了：費了半天工夫，弄成了一個射擊場，結果還是不能射擊……

我們就是這樣學習的，在靶門以前，就這樣摧毀了敵人。而此刻呢？可是關於此靶子我是不願意思的。

我又想起了一些過去的甜蜜情景。不是的，不僅是在回想本營的事情，也想起了別的事情。

誰知道回想了些什麼。

三二

忽聽得布魯得內說道：

——營長同志……

我跳起來了。拉希莫夫已經起來了。他的軍大衣拋在地板上。我這個整齊冷靜的參謀長，也不把它拾起來，他微笑了。他看着布魯得內和庫爾巴托夫。

他兩個一齊進來了。他兩個的軍大衣上都帶着光滑的泥，還沒有乾，一定是在什麼地方爬行了。

——營長同志，請你允許我：

現在還記得，當時想着一切都好像是夢境。不是的，這乃是真實的布魯得內。聽見他迅速的聲音，看見他那敏銳的眼光，鮮紅的面頰。

——有命令嗎？

——營長同志，是的。

布魯得內給我一個紙條。

團長葉林少校命令退却。他在倉卒寫就的字行間通知道：道爾高爾科夫村後邊，有一個司令部。軍官迎接我們，他會指給我們到瓦洛科拉姆斯克城去的道路，本團部隊往那裏集中。

到瓦洛科拉姆斯克城去！退却三十公里！但是沒有工夫作難了。我看一看錶。三點半鐘。

四

我發各運送隊在黑暗中，磨着磨化了般泥濘前進。戰士，大砲，載滿開槍的兩輛馬車，火藥車，衛生車，依次前進，車輛後邊又是戰士。

我按照老習慣，站在旁邊看着隊伍從我面前過去。隨後又騎着「雷桑克」，趕到隊伍前邊去，再放隊伍過去。黑暗的天空中有時放出微弱的月光。領着隊伍的是克拉也夫。他那一連人，走在前邊，他踏起泥水，揮着膠袋掃路，照例的胸稍微向前傾着，整齊踏步，數着步伐。戰士們四人一列，不敢落伍，向前行進。一連人走過去了。

在這一連人後邊，是衛生排的車輛，該排走在戰鬥隊中間。我們牽着四十個傷員。我看見我們那個胖胖的，大肚子看護長，老頭子吉里也夫，他一邊走一邊照顧傷員；他與一輛車並排着，彎下身子照料一個人，在那裏弄來弄去，大概是替那個人把頭墊好。桶剎之間，就消失在黑暗中去了。

我們繞過了這爾高濱科夫卡村，走近了一條道路。在我們這部車中，屢次提到了這條路，它是用石頭鋪成的，一直通到瓦洛科拉本斯克城，在那裏與瓦洛科拉本斯克公路，成直角相交。

幾天前，即十月十六日，德寇集中了一個突擊的拳頭，竭力衝上這條路，打算躍進一次，即可摧毀我們的防線，隨後就乘坦克，卡車，摩托車沿瓦洛科拉本斯克公路向莫斯科去。德寇雖然在布雷契夫蘇維埃堡莊附近已被擊退，近幾天來又在別的警戒線上被我軍擋住，但他們知道

在這個地段上，與他們對敵的兵力不多，所以就不肯相信他們會遭失敗。他們覺得，再一用力，再躍進一次，就可把阿塞爾破，打開到莫斯科去的道路——瓦洛科拉木斯克和油公路。在這條路上，擄殺的我軍部隊已經退却了。但到明天，仍是那些國，仍是那些營，又會擋住敵人的進路。又會迫使它進行持久的戰鬥。德寇總是打算着，這是最後的反抗，這是最後的戰鬥。於是他們繼續的向前衝，不肯放棄他們選定的方向。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仍是牠主要打擊的中心。

五

在這輛高麗科夫卡村後邊，團部的副參謀長庫爾干斯基中尉來迎接我們。庫爾干斯基帶來了幾車食品。給我們送來了一噸白麵包，這是當夜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城裏烤好的。

車輛在樹林裏等候我們，我決定將隊伍隱蔽在樹林裏，叫大家吃點東西，休息休息，喂喂馬

但砲兵的強壯馬匹却要轉回去。我們離開的那個森林中，藏有六尊大砲和四百發砲彈，就是我們夜間拉來的那些砲和砲彈。我們決定再把它們從德寇眼皮下拖走。

庫方已發白了，但雷聲還和霧氣滾滾。隊伍走進樹林裏了。我騎馬走到波仔沙諾夫跟前，喊過：

——波仔沙諾夫！叫你的人停下！向旁邊走十步。

我命令別的部隊照直向前走以後，就看着我這團外的預備隊。我的機關槍手走在拉機關槍的兩輪車後邊。其次是我夜間新救到營中的人。

我命令波仔沙諾夫把砲兵馬匹帶去，牽着霧氣，把大砲和砲彈拉到這裏來。

「把你的人都帶去。把大砲四面保衛起來。若遇到少數敵人，就把他們消滅。但要避免嚴重的戰鬥。若不得已，就把大砲炸燬，退走。動作要快。要沉着，我們在這裏等着你們的。」

波仔沙諾夫敏捷地行個軍手禮，答道：

「營長同志，是。」

他顯得比平常更有精神了，臉上現出堅毅神情，他很高興當指揮官，很高興獨立解決極危險的任務。

六

戰士們燃着了火堆，燒開水，烤衣服。有很多戰士砍了些松枝，鋪在地上睡覺，覺得好像睡在棉絨褥子上一般。在行軍爐灶內煮着肉湯。一營人都在休息，四面派上了警戒部隊。

天亮了。霧消了。霧散了。陰沉沉的早晨開始了。

九點鐘的時候，我計算着，波仔沙諾夫該轉回來了。此刻，空中傳出了飛機的轟聲，很快的逼近了。我們看見了它們。德國的轟炸機，就在我們旁邊上空的雲邊飛過去了。立刻，地上就傳出了機關槍聲和砲聲，可是看不見在什麼地方。飛機拋下的炸彈也轟鳴起來。飛機一隊一隊的飛過，在離我們四五公里的某個地方擲炸彈，那裏有條石頭鋪成的路通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

突然，射擊聲稠密起來。空中已沒有飛機了，但是剛才拋下炸彈的地方，此刻傳出了砲聲，轟着，不是十尊，也不是二十尊砲，大概，有一百或是一百五十尊大砲。我派到那裏去的騎兵聯

告說：德國坦克在衝鋒，我們的大砲在同姆克作戰。

頃刻之間，在我們的另一方面，也傳來了射擊聲，也離我們約有四五公里。那裏的砲火聲响得更多，但聽得有些含糊和模模糊糊的響聲。

可是，波仔沙諾夫還沒有轉來：沒見鬼，我爲什麼叫隊伍在這裏休息呢。我爲什麼派馬匹和戰士去拉那些大砲呢？把它們就那樣燬就完了！

此刻，沒有砲兵馬匹，我又怎樣開拔呢？這不只是馬的問題：我難道能夠不等那些人轉來，把他們拋掉，就開超走嗎？

按照命令，我們應該快退走才行，可是此刻却走不動了。

我向波希莫夫說道：

——把我的命令轉交各連長：把戰士們叫起，佈置四面防禦。

在交叉路口

在眼睛看不到的那條公路上，稍微靜止了一會以後，又傳出了瘋狂的炮聲。只聽得一片轟隆聲響，不易分辨出軍個射擊聲來。

另一方面，戰鬥也沒有靜止。

真是見鬼，波仔沙諾夫還沒有醒來！我咒罵自己，咒罵他，派了騎兵去迎接他們以後，還在

咒罵自己。可是，不管你怎樣生氣，仍是不能行動。自己纏住了自己……

戰士們在林邊，挖四面防禦的戰壕。暫時作這個，以備不測……波仔沙諾夫一總回來，我們

就立刻收拾動身。兵士嘩嘩道：「白挖了」。若是白挖了，那就是萬幸。

我問拉希莫夫一塊到各連中走了一遍，大家稍稍休息了一會，吃了白麵包，喝了肉湯。此刻

都很高興，有些人看見我，竟開起玩笑來。附近的炮聲和四外的射擊聲，對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影

響。我們已不是初次遇見這種情形，恐懼已成過去的事了，已成本營歷史上的事了。我刻着：不

會滅亡的。

我把各連長叫到營部所在的堡壘裏，將波仔波諾夫隊撤去拉大炮，過了預定的時間還沒有轉來的形勢說了以後，就宣佈了自己的決定：在我們人還沒有轉來以前，本營隊伍不能開拔。若有必要，我們要去拯救他們。

我望着他們的臉色，看出來：他們都明白了這個命令，心中都很變成。

我同連長們談過話後，就讓他們走了。我同他們一塊走出堡壘。

在樹木間發揚了騎兵，他老遠就高興的喊道：

——開過來了！

大家都站下了，騎兵等候很久的消息響來了：我們的人走近了，波仔波諾夫的隊伍撤去大炮走近了堡壘。

現在，我終於能够下令讓薩爾瓦洛科拉不斯克城開拔了。——開隊了！——我說道。——去準備開拔，菲里莫諾夫，留下！

菲里莫諾夫中尉是第三連連長，三十來歲，瘦子，很有精神。他接到我的命令，帶起自己的一連人，立刻起行，担任先頭部隊。在戰鬥情況中，一營人行軍的序列是這樣的：先頭部隊，在連本繼續前進三四公里行走。

我同菲里莫諾夫一塊看一看地圖，雙方總的直路是荒公路，由於天氣又開始溫和，因此附近各條道路都泥濘難行，只有這條路還好走，但總總的兩三個縱隊已從某處開上了公路。我親

定了困難而可錄的行軍路線。先穿過公路。隨後，向北一轉，再從支路上開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去。

菲里莫諾夫應該火速按這個路線開拔，與本營基本隊伍保持相當的距離。

菲里莫諾夫往他邊裏跑去。

新兵就來了一雷亞克。我勝上馬，騎着波仔沙諾夫的騾子跑去了。

強壯的炮兵轟，沿着鐵路的地地，用力拉着大炮走。霧散了，地上的雪也化了。炮車輪深深下去。額士們摩羅又連又滑的拿，推着炮車。

他們看見我，皺起眉頭，有個人喪氣的罵了一句。另一個人說道：

「咳，營長同志！敵人沿各條道路向我們圍進！」

又有一個人低聲道：

「這與他有什麼關係。他拍馬一打就得了！」

我問道這是巴什科。

「巴什科！你說什麼？」

「沒有說什麼！」

本營營長訓他頓，可是我沒有作聲。我不知道他們出了什麼事。他們全是說完了一件又一件的事，那事都轉回來了麼，不是光榮地執行了戰鬥任務麼？為什麼他們不准不自鳴得意，不能不笑，反而垂頭喪氣呢？

波仔沙諾夫來到了。他索索是歡欣活潑，常常微笑，而此刻也很愁悶。

波仔沙諾夫按軍規開始報告，但我打斷了他的話：

「你在那裏出了什麼事？為什麼大家都敢與呢？」

波仔沙諾夫勉強低聲說道：

——他們知道了！

——知道了什麼？

——這裏我們的人都走了。可是我們又！

——又怎樣。真是胡說八道。

波仔沙諾夫瞪起兩個眼睛，看了我半天，喪氣的說道：

——營長同志，爲什麼你這樣對待我呢？難道你不知道我？但我又打斷了他的話：

——這就是你的「我」！——我指着那些推着大炮愁眉不展的戰士們說。——你替他們想想

。你應替他們負責，你說說，「我們又」怎樣了。

——又是單獨！

——你從那裏知道的？

——他們還在這裏時，就撤去了一切崗哨……大家都走了！營長同志，老早……

原來是這樣啊！我想起謝維流科夫的話了。「兵士的無線電話起了作用。」當戰鬥順利時，

這種「電話」令人何等快樂。可是現在，當退却時，它……

大炮和炮彈車慢慢向前移動。我一回沉思一回看着戰士。又看見了巴什科。他仍然低頭看着

地，與別人一塊推炮車，他那強壯的身體跪着炮架，腳踏在泥裏，泥塗塗在皮靴上，可是仍能看

出黃皮的長靴筒來。我向波仔沙諾夫問道：

——他穿的是什麼皮靴？

波仔沙諾夫答道：

——在路維梁斯克村，從德寇腳上脫下來的。打死了那個軍官，就把他的皮靴脫掉了。

這個巴什科真是個怪人，大眼無畏，可是他還沒有——我在夜間已看出來了，——軍人的初步品質，顯從和遵守軍紀的品質。這樣品質經過嚴厲的軍事訓練才能成爲兵士的第二天性。

我剛才沒有教訓他，這是不對的，教訓他一個人就會教訓大家；此刻，要來責斥他一回才行，叫大家都聽聽指揮官的訓言。

但是，沒有功夫來作這個了。我務必火速檢查一下波仔沙路夫的報告，查明情況，判定方案，採取辦法。

三

剛才變成一片的砲聲，此刻稀疏起來了，但聽得更清楚了。不知道是砲聲接近了，還是因爲在樹林邊外，沒樹木擋住聲音了。機關槍聲和步槍聲隱隱了，移到旁邊去了。

我們這邊仍然空無人影，一段道路上的發亮的水窪和薄薄、濕濕的凹地斜坡，灰色到天際顯出高低不平的土坡的明顯輪廓；我們後邊是樹林。

砲在戰鬥繼續，沒有任務，不知道一點事情，什麼也看不見，實在有些難堪。本營隊伍有騎兵哨警戒，但聽了波仔沙路夫的報告以後，我決定到附近一個高崗上去望望周圍的情況究竟怎樣。我向波仔沙路夫說道：

「你把我砲拉到樹林中去，我到高崗上去望望。」

副營長也跟我來了，但我叫他留在林邊了。

傾刻之間，我騎着「哥倫克」跑到一個高崗上。從那裏一望，看見了公路上有個村莊。我看見大炮的射擊到那間一閃，拿着望遠鏡望去。

我們的砲兵退却了。拖拉薩拉着大炮已退出了村莊，離開公路，在田地中走。砲兵走在大砲的旁邊。我看出來了砲兵團團長馬林寧上校的身長影子。在望遠鏡中看見：他頭下，拿個紙匣盒，打開來取了一支煙，擦着火柴，把煙吸燃，他不慌不忙，帶着故意表示鎮靜的樣子。隨後叫從他跟前走過的大砲停下來，向一方指着，拖拉薩開走了，砲兵都站好了自己的位置。我把望遠鏡移向馬林寧所指的哪個方向一看，我初次看見了德國的坦克：青黑色的甲板上裝着白十字，細細筒中射出火舌來：坦克奔馳着射擊，開進了村莊。

本想繼續觀看這次戰鬥，觀看在我面前展開的現代戰爭影片，但我却放下了望遠鏡，向周圍一看，看見了我的騎兵在與公路相接的那條路上飛馳。我聯想到：大概，他們在什麼地方遇見了向蘇軍攻來的德寇吧。向北方退去的我軍部隊大概是把這條支路放棄了。

現在，我們有什麼辦法，走什麼路從這裏退出去呢？要麼這條支路還能通行，馬上把隊伍開到路那邊去，以牽制我們後方，以牽制我們現在兩條路交叉的角兒。我急忙地想向團團長去，忽然看見菲里莫諾夫那一連人已遵照我的命令出發了。

那連隊伍沿河凹地行進，沒有看見在村裏發生了什麼事，沒有看見坦克，竟向村莊開去，裏向德寇的爪下墜。他瘋了麼？真見鬼，閉着眼睛往前走！我用馬鬃狠狠打着「哥倫克」，繼續得飛馳起來。

我從林邊觀察隊去追趕那連人。

四

我趕上了。

——全連立定！非里莫諾夫，你往什麼地方跑呢？

他驚惶地說道：

——營長同志，聽命。

——你往什麼地方走呢？

——營長同志，我打算，從凹地走到村莊裏。隨後再接着跑走。

——爲什麼不派尖兵呢！德寇在村莊裏！

他那微紅面容有些慌了。後來成了本營中一個英雄的非里莫諾夫，此刻，却沒有帶只坦克或

幾乎把自己的一連人帶到敵人的坦克上去，他在凹地上領着隊伍，看不見四外的情況。

我及時叫他停下，全連雖然沒有損失一人，但却失掉了時間。

——營長同志！

——什麼事情？

他着急得發喘，繼續說道：

——他們看見了你跑過去了，就趕起來！「營長逃跑了！」

——誰？

「你昨天救下的那些人……」

「營的隊伍呢？」

「我不知道。德國人已到路上來了。這些人就問道：『營長逃跑了』，於是就亂跑起來。我就馬上趕來覓隊……」

「我就道……」

「菲里莫諾夫！把隊伍調轉去！跑步！新琴科跟我來！在這一天內，我第二表掃馬顯顯了『雷萊克』。」

五

轉向樹林飛馳。老遠看着，樹林中彷彿空無一人。難道，真沒有一個人了嗎？難道，驚慌失措了嗎？難道，我的寶劍，我的一營人就在一瞬間四散了嗎？果然如此，那就不要活潑了！但是，我不信，我不信。

我騎馬跑着，看見林邊上有幾個人，他們彷彿是在等候我，我飛跑到那裏去。看見悲愁的克拉他夫，看見一排未挖成的單人壕，才挖起來的新土堆。戰士們已沒有了。

「他行了攬拳手臉，答道：……」

「營長同志，下了命令，叫準備開拔。……可是，連隊伍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都在樹林深處，營長同志，連中的秩序並沒有混亂。

——這裏究竟出了什麼事呢？

——克拉克指揮着幾分鐘前我迎接那帶着大砲轉來的隊伍那個地方。鐵屑屑頭擊過一聲。

——那裏：

他立刻是說不清楚的。我又打起一雷索克，飛馳起來。

瞬息間，看見那條小道上，一隊隊的戰車行進着，帶着輪的大砲行進着。這是德寇！

此刻，在小崗下邊的山地上，還有兩隻大砲沒有拖到樹林裏去。大砲旁邊站了一堆人，這就是昨天在諾維奧斯村裏夜襲我，我收到營中來的那些人，他們沒有推大砲，沒有工作，他們亂七八糟的站在砲車輪邊，站在馬旁邊擠在一起。我看見臉色慘白的波仔沙諾夫，他的嘴緊閉着。

——波仔沙諾夫，——我叫了一聲。——這些人跑了嗎？他們喊叫過一聲長逃跑了！嗎？

他默然點一點頭。他的嘴緊閉着，粗笨的胖胖面容變得那麼陰沉無情，竟離開出了，隱隱深處，地上的輪廓更明顯了。

我問道：

——看，這不是你們的營長嗎？你們都看見了嗎？

——我看着一堆人，說道：

——你們都看見營長了嗎？大家都聽見了嗎？波仔沙諾夫，叫他們把軍容整頓整頓！把大砲拖進樹林裏去！然後到營部去見我，鎮守的地段。

我把輕繩一扯，可愛的馬，喘了一喘氣，就向林中營部所在的帳棚跑去。

我們陷入了德軍兩個縱隊形成的角裏。我營又被截斷了。

如果將來批評我們這部奇襲的人，要想把此事歸咎於某人，那我可以請他不用廢事：罪人就是我了。不冒險就沒有戰爭！我冒了險，我派人到敵人後邊去推那留下的大炮和砲彈。大炮已經拉出來了，但是我營却走不動了，被截斷了。現在，不到天黑是走不出去的。

我是否犯了錯誤呢？也許是的。是否應當更聰明，更放蕩周動作呢？也許是的。如果我有應得之罪，那就讓無情地來處罰我，可是我決不冒稱是毫無過失靈管靈突的指揮官。

我們陷入了德寇兩個縱隊形成的角裏。坦克沿着石頭鋪成的道路前進。在坦克後邊，有大炮，有載着步兵和軍火的卡車分成兩行向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向莫斯科前進。德軍主攻兵團從我們營旁邊向前開動。昨天從我們附近衝過來的另一隊德軍正沿着那條支路往石頭鋪成的道路上前進。

在交叉路口，聚起了雲子。德寇騎路員，在那裏調理戰車的運動，不是停住這一縱隊，就是停住那一縱隊。

我拿着望遠鏡一看，看見德寇兵士坐坐長卡車上的板壁上，凍僵不已。他們差不多都是年輕的，穿着夏天的軍帽，只穿一身軍衣，沒有穿軍大衣。很多人凍得渾身打顫，把手插在袖筒裏，十月的寒冷潮濕天氣在折磨他們。他們滿臉愁容，他們得莫斯科前進，但是他們的姿勢上和面容上

，都看不出得勝的快樂神情。在他們這些侵略者看來，這乃是家常便飯。他們的想著，頗像這樣不斷地前進，前進！

炮兵連的指揮官走來見我。

——大炮瞄准了嗎？——我問道。

——營長同志，是的。

裝上炮彈，就來報告！

我們把八尊大炮推到那個向交叉路口突出的樹林角上。把一部分炮兵派到什洛夫營那六尊大炮擺前去，這六尊大炮佈置在別的地方。從樹林到交叉路口約有一公里遠，在德軍騎兵清道發發響到德寇的戰車，這就叫作直射。

——準備好了！——炮兵連長報告道。

——開火！齊射！齊射！

下了口令：

——炮連！

停了一會。

——開火！

轟隆一聲，震天動地。我拿遠望鏡觀看，只見木片，鐵塊紛紛亂飛。

——開火！

德寇從汽車上跳下來了，跑到溝渠裏，跑到道旁，德軍的驛路員也滾起來了。

——開火！

不行，「勝利者」老爺，這裏你們是過不去的，！你們把我們截斷了麼？沒有，我們卻用火

妨礙斷你們的道路，我們打斷了你們的後隊。你們急忙要到莫斯科去嗎？你們先停一停吧。請你們先來對付我們，先來把一營紅軍摧毀吧。

七

在公路上一切都停止了，我們的大砲把德寇殘隊的運動擊斃了。後邊的戰車繼續潰退過去，繞過迎頭的戰車，在塞子阻前停了一會，又回到村莊中去了。

我把兩尊大砲留在樹林角上，命令開砲擊斃德寇的戰車，然後，敵人在開始還擊時，就改換陣地。

我們把其餘的大砲，從樹林中推過去，用斧頭和鋤頭快砍出一條路，把大砲拉到樹林的另一邊去，那裏離村莊很近。

校射手們拿着望遠鏡，帶着雲梯筒爬到松樹上。他們從這些觀察點上報告道：在村邊裏衝了卡車，叫它們從旁邊的一條支路上開走，但是那裏有些卡車陷到泥濘中，定不出來了。我向炮兵連長說道：

——向它們開火，向這堆戰車射擊六十發炮彈。然後再發命令。如果他們動彈，就再來一次。

說罷以後，我就到營部去了。各連在林中佈置四面防禦，戰士們都鑽到戰壕裏。我們佔據的這個樹林比昨天我們的那個樹林大些，但我並不以此為滿足，而特別使防禦稀疏，以免在德寇砲火下遭受大的損失，我知道。德寇定會轟擊我們的。一個機關槍排和三個步兵排已開到樹林深處。

，佈置在各處，作爲預備隊。預備隊的戰士們奉到命令，爲自己挖掘防空壕。醫務所和傷員從上邊移到拐彎的窄狹壕溝中去，躲到地下了。勤務排挖了土坑，掩藏馬匹。

本營指揮所也不在壕溝裏，而躲地下去了，上邊蓋着好幾層大木料。在那裏又燃起了煤油燈，放着一張看慣的桌子，電話員站在牆角裏，拉希莫夫照例站起來迎接我。

我從指揮所向什格夫那些大炮的陣地上打了電話，他們前那條支路斷絕了。此刻，這條路上也集滿了打壞的戰車。

我命令向附近堆集有戰車的一段路上射擊五十發砲彈。我覺得：抓住了敵人。他們被釘住了，擡退兩難。此刻他要張開虎口了。那又怎樣呢？看看，他怎樣把我們吞掉吧！這樣的剛鬚不會塞住他的咽喉麼？

我不知道，你是否感覺到過這種顛腦特別清醒，身體非常輕快時，精神奮發的心情呢？我的大砲從各處轟隆射擊！我們在猛攻。我們在玩弄他們。昨天的疲憊，昨天的恐懼彷彿完全沒有過。

八

大家都知道，德寇還在波蘭，荷蘭，比利時和法國所已實行的閃擊戰戰術原則之一，就是濶線：在幾處突破戰綫，逕直向前猛進，把打散的，切斷的，喪胆的敵入部隊留在後邊。希特勒寫捷在莫斯科附近，却沒有達到這一點。

可是，我還是說我自己的這一營隊伍。

我們在該區德寇能滑之疾馳的唯一的石頭路旁休息的時候（重複說一遍，由於我的罪過），被敵人截住了，可是同時我們却用火力切斷了他這條路，按軍事術語這叫作：以火力控制這路。這就迫使德寇不惟不能「前進，前進！」反而要來消滅反抗點。追使：這叫作牽制敵人。

於是德寇就來用砲彈和迫擊砲彈摧毀樹林。我們把自己的大砲來回調動着圍擊他們。把所有十四尊大砲都調到某一點，照敵人後方射擊幾排砲彈，然後，迅速把大砲分開，兩尊或四尊一起調開，用猛射火力轟擊別的地點。從松樹頂上能看見六個村莊。這六個村莊都被德寇佔領了。因為我們有很多大砲和砲彈，我們就輪流不斷的向這些地點轟擊。

有九架轟炸機來襲擊。它們吼叫着開始向下俯衝。重炸彈炸得全林震動。這有什麼關係呢？大地母親保護了我們。倒斃的主要是馬匹，因為我們沒有來得及給牠們挖好掩蔽坑。打死了十四匹馬，擊壞了兩尊大砲，傷了六個人，這就是空襲的總結。

到晌午的時候，在遠遠的北方，在十五公里以外的地區，就是在瓦洛科拉不斯克那方面，又像早晨那樣，砲聲連連不斷。有時候，遠遠的轟擊聲變成一片：聽着聲音，可以斷定那裏射擊的不是二三十尊大砲，而是像早晨那樣，有一百尊或是一百五十尊大砲。以後我們知道了，德軍的坦克在雅裏遇見了另一營砲兵團。可是我們在這裏不讓援兵從這段路上通過去，不放過砲兵，機械化部隊和軍火。

敵人步兵散兵線，曾三次向我們衝鋒。每次我們都把他们放到最近的地方，然後用步槍掃射和機關槍的火劍猛烈痛懲的散兵線，把留下性命的兵士壓到地上，迫使他們爬回去。有一次他們攻到了我們幾尊大砲在樹林轉動的那個地方。正好用榴散彈來轟擊敵人步兵，這時機會正是每尊真正的好砲所預備的，你知不知道，在砲是用榴散彈轟擊呢？砲彈一出砲口，就在空中爆炸，發出成千的碎片，無數鐵錐的鐵片星，猛烈地打擊迎面攻來的步兵。

在這一天，我們再三給敵人證明戰爭的初步真理：如果不先把火力點擊毀，如不先把土軍擺毀，而向陣地衝鋒，挺胸向劍一般的火力硬碰，那就是盲目的冒險。

要摧毀我們嗎？啊，這就要花多少時間。消耗多少砲彈，我們從敵人那裏所奪來的就是時間。我們攔截了他們的人力，剝奪了這一活的打擊力量。

不覺天色已晚。要趕快打算退走了。說也奇怪，此刻竟不願意退去了，我們的砲藥已經用盡了。不然，我很想在這裏再打一晝夜，再抓住尾巴牽制他一晝夜，再玩玩弄他。

恐懼已經消失了，昨天那種令人難堪的思慮已經消失而安靜下去了，就這樣打消了受包圍的恐懼，就這樣完結了高級軍事教育的初步。

九

天黑了。偵察隊報告道：在附近各村中都有德寇，每個村莊都有強大的警戒部隊。本營的出路都被截斷了。但是主要的那條公路，因為我們暫時還在這裏，還不對德寇所有。

德寇企圖乘黑暗恢復在公路上的進兵。我們沒有允許。他們派戰車繞道走。我們阻止了他們，我們照著那個叉路轟擊。我們又抓住了敵人的尾巴，不肯放鬆。

在晚上九點鐘或十點鐘時，霍菲洛夫派來的阿尼新中尉來了，他把將軍寫的手條交給我，上邊寫着：火速退出包圍圈，把一營人帶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來。

阿尼新是從樹林中竄到我們這裏來的。我當即我軍部隊共有二十五公里。怎樣走過這個地段呢？可以從林字裏走。打開地圖一看，就可看見，有一片樹林，斷斷續續向北方蔓延，幾乎直達

瓦洛科拉不斯克城邊。步兵很容易穿過樹林。可是車輛、大炮、輜重呢？丟掉嗎？

我決定：乘黑暗，潛到森林地帶，到那裏以後，按着指南針，直回瓦洛科拉不斯克城邊。砍伐樹木，替大炮和車輛開道。於是，我們給敵人舉行了避行的音樂會，照着我們大炮能達到的範圍全部後方，發出了避行的排射。好吧！老爺們！再見吧！我們還會見面的。

——敵人就開始整裝啟行。

步槍，步槍，你能救我們嗎？

我們乘黑暗從森林裏前進。這個古老的森林還無人砍伐過。我們用斧頭，用鋸鏈，伐倒樹木，把它們拖開，砍出一道空路，留作紀念。

我營裏有七十把鋸，一百五十把斧頭，都使用上了。我們不斷前進，在黑暗中，新鋸過的樹墩，微微發白。二輪車，衛生車和大砲，沿着伐出的空路前進。我們帶着十二尊大砲。在作戰時打壞了兩尊，隨後把它們炸燬了。損失了二十來匹馬，可是也輕快多了：照敵人射出一千多發砲彈，祇留下了救急的砲彈。子彈箱留下的也不多了。在車上也沒有麵包，也沒有罐頭，雜糧。菜蔬也沒有了，祇剩下一點傷兵的給養。的確，是退走的時候了。一到明天就會作難的。

我們走着，砍着，鋸着。走的非常慢，有些地方，遇到了亂樹或密林，一點鐘走不到一公里。但是我們仍按照指南針，砍伐出空路來。留下了幾十年的紀念。

我們一直走，也不休息，也不歇腳。不過每點鐘換一班人工作。

我們在森林中，一直走到天亮了。高大的樹幹，紛紛倒下，摧斷小樹和枯樹。一片吱吱聲響

忽然都停止了。砲聲也息止了。莽莽地中斷了。只見最後一棵樹頂着殘陽下來。後方的工作也
就隨着停止了！

的喧嘩也靜了。隊伍牽到了一個空地前邊。那裏有條支路，通到公路上。在這條路上有敵人。

我站在林邊觀察。

我見有許多卡車往後移動，陷入泥濘中，開不動了。那些帶着彈子或步兵的卡車，空着向
走，但在車箱裏，堆着很多迫擊砲。步兵步行，在地上推卡車。有幾輛卡車，載着很沉重的軍用
品，其餘的卡車拖着輕砲，在卡車的車箱裏放着機關槍，手榴彈。

我站了五分鐘，十分鐘，二面觀察，一面思索。卡車慢慢向前移動，泥水從車輪下濺到旁邊
漲，好像噴泉一般。步兵推着卡車，跟着往前移動。我漲到林邊一帶去偵察的騎兵，回來橫着道
：着不到隊伍的盡頭。昨天我們在公路旁殺回去的那些路線不斷的卡車蹤跡，此刻都調到這裏來
了。

這片林間空地，約有一公里寬。要穿過這一公里，到對面樹林中隱藏過去。

怎樣辦呢？把大砲無開嗎？從兩輪車上把機關槍取下來嗎？同他們開戰嗎？但是過強似乎沒
有了，子彈也不多了。

等錢到天黑嗎？

不行。大概敵人已經探知。這樣快就會探知我們已經離開昨天那個巢穴。他們隨時都能發覺我

們的蹤跡，從消化出的這條林中穿過，發現我們在這裏，但是我等幾乎無法回擊他們，我們不能長久與他們對射。

或許可以退到樹林深處，在那裏隱着等到天晚。德寇是不喜歡向樹林裏鑽的，他們寧願不在樹林裏作戰。

但是我奉到了命令：把我帶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去。潘菲洛夫！我們開到那裏去，要我們到那裏去迎接這些德寇，要趕快開到那裏，要支持住我們被敵人壓緊的防線。

要衝過去，要趕快衝過去！

怎麼衝過去呢？突然用刺刀去衝鋒嗎？總共失精的德寇，在開始自然不會有嚴重的抵抗，當在沉陷中，忽然發出嚇人的俄國「烏拉」聲，他們是會驚慌的。我們先衝開一條寬大的通道，然後伏在兩邊，一直把這條打開的通道保持到我們的軍餉、大砲和傷員都過去為止。我們用火打掩護他們，為此子彈是足夠用的。隨後，各連隊便再起來退走。他們退却也許與有人來掩護。用什麼掩護呢？用機關槍。這些機關槍手們，要遭受極大的超人困難，他們留到最後，要同衝過來的敵人面面相對。這些人是沒有人來掩護他們退却的，他們是走不脫的。當這種事業，為建立這種勳功，需要最堅決，最忠實的人，他們要戰鬥到最後一口氣，他們要把兵士的神聖天職執行到底，要執行不退却的命！多麼痛楚啊……我痛楚得自言自語：「布洛哈的機關槍班要留到最後。」他們要永遠留在這片林間空地上，還有波仔沙諾夫……不錯，波仔沙諾夫是要同機關槍手在一塊的。此刻我確信，機關槍手誰也不會動讓，我們會有次序地退却，我們會把在戰鬥中受傷或犧牲的人都帶走，把一切都會帶走，除了……除了最後的幾個英雄。

一營人悄悄開到林邊。我命令道：

——「一個排一個，通知各連，叫各連長來見我。叫政治指導員波仔沙諾夫來見我。」

我怎麼向波仔沙諾夫說呢？我怎麼說出來「普爾木漢歐德，我要叫你犧牲」呢？

我等希連長們，仍然望着慢慢移動着的源源不絕的德寇中軍縱隊。在那裏暫時還看不出絲毫驚慌的徵兆。那裏誰也不懷疑，在旁邊的楓林裏藏有一營紅軍。

如果用別的法呢？如果這樣辦，又怎樣呢？不行，這是最大的冒險。

我看看帶排地站在樹間的戰士們，他們都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德寇。我的每個兵士，都有二三枝步槍。每個戰士，腰間都帶一幫子彈，共一百二十顆。如果終於這樣幹一下，又怎樣呢？步槍，你足否能救出我們呢？是知道，如果按照我所想的這個辦法，去冒一次險，若失敗，我們就全死亡，也許全體陣亡。而如果能成功，那我們就可以全體保存，不會把一個人拋到虎口中去。

冒險，本來高尚的事情。不是，沒有計劃的冒險，是不高尚的。但此刻我却是有計劃的。

我又看一名戰士們。可以問一問每個戰士：「你說，是犧牲幾個同志而保全大家呢，或是作

一次冒險：不是全體犧牲，就是都逃出去呢？」那每個都會答道：「要冒險！」

那少們，好吧！我們一個人也不留下！

各連長陸續來了。我親熱地望着波仔沙諾夫。他看出了這種眼色，驕慢地鬆了一口氣，不

十分害怕的向我微微一笑。

四

我向各連長解釋了衝過去的主意。這個主意如下：一營人排成單行，排成菱形陣。車輛和火砲走在菱形中間，按照我的口令，全營保持這種菱形，穩穩重重地前進。炮聲會，準備射擊。按照我的口令，向前走着，一齊射擊。不是朝天空射，也不是向地上射擊，而是向着敵人射擊。在樹林中，是不容易辨別菱形的。我記起希莫夫排在前邊的尖角上，克羅也夫和菲里莫諾夫在兩旁的兩角上，派仔沙諾夫在後邊作殿軍。

派仔沙諾夫的家，我的額外預備隊，據護後方。我向我們收留下的，派仔沙諾夫的戰士們說道：

——同志們，我把你們派到最負責的地方。我相信你們！我們能大胆地過去，就可洗淨一切罪過。

又給他們發了一些手榴彈，其中有大約及坦克手榴彈，準備隨後，當隊伍衝過去的時候，向德寇卡車縱隊裏投擲，大炸一陣。

我從後面那個角上，經過車輛和大砲走到了前邊。奧拉希莫夫臉脣發青。回頭看了一看。低聲命令道：

——全營：開步走！

於是我就邁步前進。帶着這帶有那的菱形陣向前進。

德寇馬上沒有明白我的是什麼人，我們想幹什麼，不明白從森林中走去的這個默然無聲的營

營隊伍是怎樣一回事。有很多人還在揮手，有些人回頭面向我們驚恐地哀號，低聲。在他們看來是更期其妙的。這些紅軍戰士們，既不跑來用刺刀衝鋒，也不高喊「烏拉」，還並不是衝鋒，是來投降的嗎？也不像：他們瘋了嗎？

他們繼續前進了八十來米遠，沒有發出聲響。隨後就見德寇話機出了命令，我本能地感覺得到：有些人已跑到卡車上，去拿武器和糧糧袋，正是本能地感覺到，因為此刻時間依舊好得困難一般。

——全營！

沉寂一刻那。步槍沒有響起來。你已經知道，發下了命令，叫把槍尾盡卸掉，走前射擊。

開火！

排射擊打破了寂靜。

——開火！

只聽得一陣可怕的騾騾聲，我們又射出了幾百顆子彈。

——開火！

我們一邊走，一邊射擊。全營人齊放，七百枚步槍接連着同時射擊，這便是嚇人的騾騾聲。我們把敵人的屍體到地上，不讓他們抬起來，不讓他們動。

我們一面走，一面射擊，把路上的一切部擊毀了。沒有一面戰士破壞隊形，沒有一個人戰慄過。我帶着全營人走到卡車中間的空地上。在路上，在泥中躺着很多打死的德寇。我喊着口令，一直把全營帶過去了。

人馬車輛，從死屍上穿過了德寇屍體。

全營人都走過了這條路。只聽得幾聲爆炸：這是我們的手榴彈爆發了。我們仍舊走着，一舉

一掃射擊，在一次次發射聲後流復的一刹那，我命令道：

——全營人！要聽拉希莫夫中尉的命令！

於是拉希莫夫就喊着「開火！」的命令。戰士們轉過身來射擊。我們仍不讓敵人抬起頭來，不讓他們稍稍一動。

我們從角隊形中間經過大砲和車輪，走到後邊去，在隊尾尖角上，與波仔沙諾夫站在一起。橡樹林只有二百步到二百五十步遠了。我們仍沒有讓一個僥倖開槍。

忽然，在遠處發現了幾輛坦克，只聽得響聲越來越高，它們開槍發射，飛彈着趕我們來了。我提高嗓子命令：

——全營！跑步！馬匹，奔馳！大家都往樹林裏跑！

大家都飛跑開了。只有隊尾尖角上的幾個人，什洛夫的戰士，波仔沙諾夫的戰士，仍繼續走着，看看波仔沙諾夫，又看看我。雖然在緊急萬分的時刻，我竟發笑了。我知道，他們竟把開槍的習慣失掉了。我向他們叫道：

——要給你們下特別的命令嗎？跟我來！跑步！

於是我們也都飛跑起來。只聽得背後轟轟隆隆的響，機關槍嗵嗵射擊。

人，車輪和大砲都跑到樹林裏了。我跑到橡樹林還有二三十步遠的地方倒下了。這是我故意倒下的。每個頭一望，看看有沒有受傷的，曾在田野上無人救護。若是丟掉一個人，那就要擋住敵人，將他救出來。但是沒有丟掉一個人。祇見兩個戰士，抬着一個人，低低彎着身子跑過來了。

我向旁邊一看，同我一塊倒下的還有波仔沙諾夫和五個戰士。其中一個人是波爾索諾夫。他祇在一個樹墩後面，臉色有些發青，小心地伸着腿，兩眼炯炯觀察地勢，手裏拿着一顆反坦克的

爆炸彈。當潘菲洛夫同坡爾宗諾夫談話的那一早晨，印入我腦海中的他那憂鬱的青年面容，此刻却完全是另外的神情：聚精會神，堅決果斷。我問道：

——坡爾宗諾夫，如果我看見將軍，我就把條的情形告訴他。

坡爾宗諾夫沒有微笑。我命令道：

——跑吧！跟着我跑！

我們跳起來，俄國德林子為隨，從一輛坦克上向我們射出了一排發光子彈，有一顆子彈落到了我的腳旁。

但是在樹林中我們的大砲已經展開了。轟隆！轟隆！用救急彈藥的時候已經來到了。我跑着回頭一望，看見一輛坦克的履輪被擊毀了，坦克轟轟隆隆地在灘上打轉。其餘的都停下了。它們並不願意去衝擊這些大砲，因為這些大砲在古松樹後面，是不容易被發覺擊毀的。我們飛跑到樹林中。坦克吼叫，繼續射擊着退回去了。

五

在這本故事中，屢次說到排射的火力。

我是有意這樣作的。我打算，把我們這部寫實小說中的幾點重見，着重描寫出來。

自然，那是笨拙的辦法。最好是讓批評者能看出這個意見，加以分析和討論。

但是我們在這裏所講的不是愛情。愛情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每個人都了解的，而我們所講的最戰鬥技術，是軍事藝術問題，軍事技術問題。因此，一切問題都要自己來解釋的。

戰爭的經驗教訓們當指揮官的，在現代戰鬥中，無論是防禦，無論是進攻，左右敵人及其心領的重要工具，就是火力！並且最好是用突擊的火力。要用到那間能擊破敵人的意志的火力。在戰鬥中，誰善於用火力先擊敵人，便成火力的優勢，於必要時，在必須的方向上，與中敵命的火力，誰就可以取勝。在戰鬥中，誰善於把敵人壓倒地上，把他打得頭昏眼花，不知所措？隨後無惜的消滅他們，誰就可以取勝。

我自稱是潘菲洛夫的學生，我竭力不辜負這種榮譽。你知道，潘菲洛夫曾決地教訓說：「要愛護兵士！不是用空話，而是用動作和火力愛護！」

的確，要用火力和機動愛護步兵，並且是一用火力，再用火力，還是用火力來替步兵開路！我所說的火力並不僅是砲兵的火力。一面指擊砲兵，同時自己也不要放鬆！砲兵不會替你開拔槍，砲兵不會替你指揮隊伍。有一次潘菲洛夫分析演習結果得這樣說。

的確，步兵有充分的武器，能用自己強大火力來保證它的機動。步兵有強大火力的武器，這總是步槍排射，排發火力的身盤，在於他的突然性，而這種突然性的基礎，除了選定開火的時機外，還要有軍紀。

這就是我想着重寫出的意見：用火力掩護步兵前進，這不僅是用砲兵的火力，而且也要用步兵自己的火力——步槍排射。

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會見潘菲洛夫

我們又在森林裏走起來了：砍伐着樹木，開闢道路。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已不遠了。我聽見了砲聲。

已來到森林邊上了。從林邊已看見遠處的鐘樓。已看見前邊城外瓦洛科拉木斯克車站上的紅磚房。這個車站離城有幾公里遠。在車站旁邊正在打仗。

忽然，看見那裏有些塔形的鐵桶，——巨大的煤油池，——飛到天空，懸了一刹那，又沉重重重地落下來粉碎了。火焰和黑煙昇騰起來。隨後，又傳來了轟隆隆的爆炸聲。車站還在我們手裏。但是軍隊已經把鐵路，貨棧和煤油池炸燬，不叫一滴煤油和一粒糧食落到敵人手中。

我帶着一營人進城去。團長問了我們。這是我國的戰士。聽他們說：團部駐紮在城裏，東北城邊上。

我們沿着石頭公路向城裏走，再往前就是庫茲涅索夫的柏油公路，這就是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炮聲正向這條公路滾滾。

走到離城邊第一座房屋還有一百步遠的地方，我大隊伍停下來，稍微休息一下，抽抽煙。過了十分鐘，我們分排整隊，大砲，機關槍，五輪車及聯重車列在各排中間，向城中推進。我把「霍桑克」交給馬夫，自己走在隊伍前邊。

我還記得當時對於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市的印象，有些房子，主要的是城中心的房屋，被飛機炸彈炸燬了；看來，敵人的飛機屢次襲擊過城市。一個軍用炸彈炸毀了木頭的麵粉倉庫，一個房角炸掉了，炸彈的木料豎立着，房頂塌下，門窗都炸掉了，麵粉也炸飛了，這旁溝緣上蓋着一層灰色的麵粉，上面還沒有人跡和車印。公路中心有些碎玻璃，在腳下嘩嘩亂響。

把被炸壞了的倉庫中的麵粉發給了居民。規定了發麵粉的手續和班次，但已不過稱了。用鐵桶向口袋或枕頭套裏裝，要趕快發散出去。

我們四人一排，看齊行列，整齊脚步前進。

覺得街上的人都忙來忙去，東走西竄，惶急不安，覺得居民中沒有一個人能鎮靜走路的。往前走，又看見一座被炸燬的小木房，又看見了折斷倒下的嶄新黃色木料，在腳下碎玻璃又嘩嘩嘩地亂響。在廢墟旁邊的道上，躺着一個打死的老太婆。冷風吹着他散亂的白髮。她頭旁的地上，有一小灘血已經凝凍了，看來是有人把死者拖到了旁邊的，此刻在屍首跟前沒有一個人，也沒有幫人，也沒有路人。

有一座磚房，窗戶炸壞了，牆上有一個招牌，被氣浪打破了，斜掛在一條釘上，也沒有人把

也校正。

巡邏兵在街上走過；在十字街口站着一個指揮草率的戰士，背着步槍，帶着紅色袖章，他立正給我們行禮。在城市裏，遵守着軍事的秩序，但死氣平常的秩序已經沒有了。

居民們都慌慌張張跑來跑去，慌忙地問答，有些人竟踴躍起來了；大家都惶惶不安。

我還記得，當時我想着：乘客的輪船被風暴拋到岩石上破壞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情形。眼裏心裏，眼看着船身就會破裂，輪船就要沉入水中了。

在一座房子門前，有個十七八歲的幼年人站着。我側息間和他對看了一眼。他很注意，可是側眼睜望着我。他那青年的面容，顯出踴躍的神情，頭稍微向前探着。在他這舉動和眼色中，我看出了頑強和實備的神情，走過了一百米差，我大聲勸着隊伍行走的脚步，回頭一望，又看見那個小伙子仍然站在那門口，他一直站在那裏，彷彿街上的混亂情形與他毫無關係。

後來，當我們知道了瓦洛科拉木斯克游擊隊員及侵略者的鬥爭，知道了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城裏被殺死的八個人時，我不覺想起了這個青年。我想着，他是那些作鬥爭中的一個。在該城中，這樣的人不僅是他一個。但並不快樂的小月間那一天，我們所看見的，就是街上的慌張混亂情形。

大概，有許多城市受到這種會破壞一切平常生活的威脅，受到大破壞與被佔領的威脅時，其中的情形，也是這樣的。我們還沒有放棄城市，敵人還沒官把它佔領，可是彷彿已被恐懼所籠罩了。

我們依然往前走，皺着眉頭向旁邊瞻望。

居民們也看着我們。車站上着火的煙氣，已傳到了城中，我們這支戰鬥部隊，行列整齊，在指揮官領導下，帶着大砲機關槍和輜重車輛，在街市上走過。

可是，我們並非是如鼓應桴，趾高氣揚，趾步如飛。戰士們雖然疲憊，雖然走得很慢，知道前面並不是白日，並不是快樂，而是更艱苦的戰鬥，但他們在居民法網之下，都邁開一些步，看齊前進。

他們看著我們並不帶羨慕的神情，並不是輕視我們。退却的部隊，是無人觀賞的，退却的軍隊是不令人恭敬的。婦女帶着可憐的神態看着我們，有些竟落淚了。大概，許多人都覺得我軍就要放棄城市了。那些悲傷驚慌的眼睛紛紛問道：「難道一切都完了嗎？難道我們費心費力所創造的一切都消滅了嗎？」

這次在城中的行軍是極沉痛的。但是我們自來時抬起頭來，挺起胸膛，更堅強的踏着腳步，來回答居民的觀望，來回答情狀混亂的情形和籠罩城市的恐懼。

我們每次整齊的踏步聲都表示道：

——不是的，蘇維埃輪船，是不會沉沒的。不是的，這不是破局，這乃是戰爭。

我們用兵士的踏步聲，來回答恐懼、悲傷和可憐的情緒。

——不是的，我們並不是被敵人擊潰，從包圍中逃出來的一小幫可憐的人。我們是有組織的蘇聯軍隊，在戰鬥中信服了自己的力量！我們打擊了希特勒黨徒，我們擊過了敵人的團體，讓我們吧，我們在你們面前整隊昂頭前進，我們是自豪的戰鬥部隊，——紅軍的部隊，斯大林的廣式大軍的部隊。

急隊伍走近了城市東北邊上，國部監禁營房。

在一座房子中，——我還記得這座房子潔淨的綠色百葉窗，——忽然，好聽的一響，窗戶大大敞開了。團政治委員彼得·洛克文寧科忽然從窗裏探出身來，歡喜地向我們招手。團部參謀長，頭髮梳白的索羅金少校就已從階上跑來歡迎我們，他緊緊握着我的手，他那上了歲數，閃閃發光的眼睛，與燦爛炯炯目光，洛克文寧科已經走到了街上，擁抱着我，把我拉到旁邊接起吻來了，他流露出熱烈的情感。

但此刻我却覺得莫明其妙了。爲什麼這樣歡迎我們呢？恰恰相反，在這上我却想，因爲這到會受警告的。只有此刻我才明白了，我們的同志因爲我已被德寇截斷，許久沒有消息，都如何爲我替生命擔憂。大概他們暗中屢次想到我們已經陣亡了，他們暗中也許向我們沉痛的追悼過了。

維持而固執的團長葉林少校，默然站在階上，看着隊伍走過去。我走到他面前作了報告。他聽了以後，簡單說道：

——好吧。隨後再來作詳細的報告。暫時先把隊伍分配調往住宅裏去。可以休息休息。我顯現

在是師長的預備聲。
他聽出了最後這句話，他那不穩的聲調中，帶着自豪的神情。葉林不能將這種神情掩蓋起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還是青年軍官。後來成了紅軍的基幹軍官。他在紅軍中服務爲榮譽，他以紅軍自豪。

你是否明白。在經過一場艱難困苦之後，「現在我國是師長的預備隊」這句話，有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說明以下的情形：自德寇突破我軍嚴綫，經過危急萬分兩三晝夜以後，本師又站在

敵人前進，準備進行防禦戰鬥，並在近後方有強大的預備隊。這句簡單的語義說明，在突破過來的希特勒黨徒前面，敵線又連接起來了，莫斯科仍然是有保障的。

殘營一直前進。大砲在防動。

菲洛洛夫的副官，面色紅潤的青年中尉走來，向我行個舉手禮，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請你見將軍去！

——他在什麼地方？

——我們一塊去。就在這座房子裏，你知道嗎，將軍向窗外一望：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從那裏來的軍隊？

副官說罷，笑了。

我把拉希莫夫叫來，命令他把隊伍安置好去休息。我就跟着副官走了。

四

我走過穿堂，看見那裏有幾個電話員在看守電話，有師司令部幾個軍官在偵班，我進去見菲洛夫。他穿着整潔的姿勢，從桌旁站起來了，桌上也有幾部電話機，還放着一張軍用地圖。

我立正站著，就遞報告，但菲洛夫沒有讓我報告，迅速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緊緊握了一會，——這不是像俄國人握手的那樣，而是按我們卡查赫民族的習慣，用雙手握着我的手。

——莫梅什，烏雷同志，請坐。請坐……你想喝茶嗎？想吃東西嗎？

他沒有等我回答，就拍門打開，向一個人說道：

——開午飯，拿小茶，火爐……把應有的東西都拿來……

隨後，又轉過身來看着我。他的微笑，他那一對好像蒙古人的眼睛，顯得異常親熱。

——請坐，請你說吧。搗失了很多人嗎？

我報告了損失。

——槍員都過來了嗎？

——將軍同志，是的。

——你們戰士們去吃飯，休息，烤衣服了嗎？

——將軍同志，是的。

潘菲洛夫走到電話跟前，拿起聽筒叫解部參謀長，命令他趕快給維科察夫斯基集團軍司令部

報告：有一營完整的隊伍，從敵人後方衝出來，開到了瓦洛科拉木斯克城裏。

潘菲洛夫聽着電話中的什麼通知，轉着身子看地圖，又問了幾句。我聽見說：

——是從北方來的嗎？安靜嗎？你什麼時候得到那裏最後的一次通知呢？以後呢？你知道嗎

，我不信這種安靜。你再去問一次，要查明白……請你派高弗曼大尉帶着一切報告的材料來見我

潘菲洛夫放下聽筒，又看了一會地圖。他的面色有些嚴重，並且皺着眉頭。哼了聲響。他順

手拿出紙煙盒來，取出一支紙煙，沉思着，用紙煙盒的一頭向桌子上磕了幾下。隨後，猛然又起

起來了，看着說道：

——對不起……

於是很快把打開的紙煙盒遞到我面前。

——莫梅什。烏當同志，請你說吧。把一切情形都說一說。

五

報打算盡可能簡單的報告，以免耽誤將軍的時間。我覺得，此刻，在戰鬥緊張的情況下，他自然沒有工夫顧及到我，聽我的報告。

——十月二十三日晚上……我開始說……

——噢，你說到那裏去了？——潘菲洛夫打斷了我的話，——暫且不要從十月二十三日說起……先說一說在這路上的戰鬥，你還記得我們的「劍鏢」嗎？你說說，這種鏢鏢在你們那裏起了什麼作用。

這些小小的戰鬥，這些小部隊——頓斯基的排和布魯得內的排——小規模的動作，在全營經過幾次致命的威脅以後，此刻，我已記不清楚了，奇怪的很，為什麼潘菲洛夫又問這個問題？我們開頭第一批的小小戰鬥，此刻又有什麼意義呢？

潘菲洛夫微微一笑，彷彿他猜到了我所想的。

——我的軍隊，——他說道，——就是我的研究院……葛梅什·烏雷同志，這話也無對你說的，你的「營人」就是你的研究院。你說說，他學會了什麼？

我聽了這些話，忽然覺得心中很舒服。不管我如何保持鎮靜，但看過恐懼籠罩的城中增城後，自然受了沉重的影響。而潘菲洛夫在這個城中，在消清楚聽聽到炮聲的房間中，竟微笑着問道：「你說說，你學會了什麼？」他這種鎮靜的堅信精神，忽然使我安穩了。

潘菲洛夫俯身看着我，帶着真正與越的精神，等待我回答。

我究竟學會了什麼呢？橫豎都是一樣，我把最主要的說一說吧。於是就說道：

「將軍同志，我懂得了，德寇用來反對我們的閃擊戰，乃是心理戰。將軍同志，我也學會了用這種武器去打擾他們。」

「你說什麼？心理戰嗎？」

「將軍同志，是的，有所謂心理的閃擊，這裏却是整個的心裏戰爭……」

「心理戰嗎？」潘菲洛夫又拖長聲調問道。

他帶着累人的姿勢，沉思一會，想了一想。我立等他說下去，但此刻門敞開了。有個人問道：

「可以進來嗎？」

「是，是，請進來吧。」

師司令部作戰科長高弗曼大尉拿着一個黑黑的大公文夾子走進來了。

「遵照將軍的命令來了。」

「是，是……請坐。」

我按照禮節，站起來了。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往那裏去了？」潘菲洛夫說道。然後，他又開玩笑說：

「——你打算看到最有興趣的地方，把雷本合住嗎？這是不對的……」

他是否能夠知道，這些話將真能敲入我中呢？

「你先吃吧……」

潘菲洛夫很親熱地指指桌子，桌上已經盛好了飯。

我不方便聽他們的低聲談話。但是個別的句子傳入了耳鼓。

我明白了，潘菲洛夫不相信從那遠離德寇主攻方向，直到現在還比較安靜的地段上所傳來的中德報告，於是就要求確切，澈底，仔細加以檢查。

隨後我又聽見說：

——你明白我的話嗎？

我們的將軍，照例是用這樣的問題來結束講話的。我屢次聽見潘菲洛夫說過句話：這句話並不是他慣用的虛字眼，這並不是閑話，而是真正要聞，並且總是有意聽他說話的人。

大尉行了舉手禮以後，已經走到門口了，但潘菲洛夫又問了他一句話。當時我聽着這句話，並沒有懂得它的意義，隨後我才知道了它的意思。

潘菲洛夫問道：

——七十八師的代表從那裏動身了嗎？

——將軍同志，是的，快到了。

——好，請他馬上來見我。

他點一點頭，讓大尉走了。隨後，他走到我跟前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吃吧，吃吧。

我站起來道謝。

——請坐下，請坐下。

一個大肚子的老火壺，也放到桌子上去了，祇聽一陣細細的尖聲響着。潘菲洛夫給我斟上一杯濃濃的熱茶，也給自已斟上一杯，就坐下了。他用鼻孔吸着茶碗中冒出的熱氣，微微擰一擰舌頭，微笑了。我想把我關於心理戰的意見說出來，把我們沒有說完的話繼續談下去，但潘菲洛夫却按自己的意見談起來了。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說吧，——他說道，——請你按規矩，按次序把一切情形都說一說吧。我們用鉛筆在地圖上規定的那個計劃，成功了沒有？那幾排人在路上動作的情形怎樣？

我開始了報告。潘菲洛夫慢慢喝着茶，很留心地聽着。他間或簡單地說出他的意見來，但暫時他還沒有說到主要的。例如，關於頓斯基的情形他問道：

——你替他家寫了信沒有？

——將軍同志，沒有。

——可惜的很。莫梅什、烏雷同志，這是不好的，這不是軍人的態度。不近人情。請你寫封信吧。也要向青年團委員會寫一封信。

潘菲洛夫叫恢復布魯得內的原職。

——他值得享這種權利的，——將軍說道。——一般說來，莫梅什、烏雷同志，除非不得已時，是不應當調換人員的。兵士們和他們的指揮官處置了，就好像習慣了自己的步槍一般。你往下說，往下說……

我敘說了十月二十三日的情况，說了我營處於包圍中的情形。

潘菲洛夫把茶杯一推，傾身注視着我，留心聽着，彷彿是在分辨我的話中所沒有包括到的意思。

我的報告給潘菲洛夫說明了這次戰鬥的某些細節。這次戰鬥一直繼續到現在，正在轉到下一個階段。也許，他到現在才完全明白，為什麼在兩週之前，他指揮着整頓的戰鬥，有一個時間忽然覺得，敵人減輕了抵抗，忽然覺得輕快了。當時，在距瓦洛科拉本斯克城，即離自己部隊很遠的地方，在交叉路口，被截斷的我營大砲，加入了戰鬥。敵人的縱隊被切斷了，主要的道路被擋住了。於是德寇在一個時間內就無法加緊進攻，無法維持自己的縱隊了。

這原是戰鬥中的偶然幸運。但是，潘菲洛夫竟把今天的偶然性當成考慮過的，自覺的戰鬥手段，應用於將來。過了幾天後，當潘菲洛夫在新的情況中，給我戰鬥任務時，我才信服了這一點。的確，他的軍隊，就是他的研究隊。

七

我又感覺到戰鬥的緊張情緒，我敘說着我們用排射火力為自己開路，穿過德寇縱隊，踏着敵人帶屍屍走過來的情形。黑暗中以這次在林中道上的勝利自鳴得意，在這次短時的戰鬥中，我第一次覺得，我不僅精通了戰鬥的知識，而且也精通了戰鬥的藝術。

——照你這樣說法，——潘菲洛夫微笑着，——似乎排射的火力乃是你的發明，莫梅什。烏帶同志，我們還在沙皇軍隊中就這樣別擊過了，我們是按照「全連齊射！開火！」的口令來射擊的。

烏帶同志，又繼續說道：

——莫梅什、烏帶同志，請你不要見怪。好，你對於這一點很有興趣，這是很好的。將來還

要這樣動作。用這種方法教育兵士。

他說完了，親熱地望着我，等我說話。我說道：

——將軍同志，我說完了。

潘菲洛夫站起來，來回踱了一趟：

——心理戰……他忽然大聲說道。——不是，莫梅什，烏雷同志，這句話，不能包括現代的戰爭，我們的戰爭，更為廣泛。如果你所談的是以下的事情：例如，「偵查」、「偵自動槍」、「拍包圍」等等，那你絕對是正確的。

他走到放地圖的桌子跟前，叫我：

——莫梅什，烏雷同志，請你到這裏來。

隨後他簡單地講了我戰鬥情況。敵人從南北兩面夾攻瓦洛科拉木斯克城，他已圍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東方，兩條公路中間的隙地上，威實本師的後方，但是它還不能在任何地方進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上來。

——這裏我的力量也稀薄，這裏也有些危險。——潘菲洛夫指着地圖說道——我坐在這裏，把司令部也留在這裏，莫梅什，烏雷同志，就是這裏。本應當把司令部往後移動一下，但如果你一移動，那各師部就要向前後移動一點。那營長們，也要替自己找一個較方便的地方。這都是合理的，都是合規矩的。但是在敵襲裏，就會低聲傳說：「司令部在退却。」於是兵士們就會失掉鎮

靜態度 and 堅持精神。

潘菲洛夫又笑着向，嘲諷地微笑了。

——心理戰……潘菲洛夫嘆了一聲，繼續微笑着。雖然這一句話是他所喜愛的。——的確

像那能够在這一帶（潘菲洛夫指道瓦洛科拉木斯克城前面，我們放棄了的那個地帶），顯然能

在這裏，把德寇愚弄一個多月，但是有些人上了他的當。他竟不覺任何氣力就出頭了一些地方。但無論如何，如果從十五日算起，我們在這裏幾乎已經愚弄他們兩個星期了。莫梅什。烏雷同志，你看，戰勝者竟會成爲戰敗者。

——將軍同志，這是怎樣說呢？

——代價呢？——潘菲洛夫興奮地答道。——爲勝利所付的代價呢？

潘菲洛夫說了敵人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附近整個戰鬥時期中，所損失的大約數字（死傷約有一萬五千人），隨後他又說道，雖然這個數字，並不算很大，但對於衝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跟前的德國兵團說來，是極沉痛的。

——而現在對於我們更重要的就是時間，——潘菲洛夫繼續說道。

他聽到隱約的炮聲，轉過臉去看着那方面，隨後看着我，使了個眼色。

——轟隆的喧嘩，他們還有的是，——他說道，——但是閃擊性究竟在什麼地方呢？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聽一聽，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我們的軍隊，我們也在內，已把這種閃擊性從希特勒手中奪來了，把它擊破了。莫梅什，烏雷同志，我們贏得了時間，並且在繼續贏得時間。

他沉默了一會，又重複道：

——的確，戰勝者，竟會成爲戰敗者；莫梅什。烏雷同志，你明白我的話嗎？

我們的談話快結束了。潘菲洛夫最後又問了幾個問題。

——兵士們怎樣呢？按照你的意見，兵士們在戰鬥中學會了什麼？他們是否明白了你所說的心理戰？他們是否認識了棉寇？

我忽然想起了坡爾宗諾夫。

——將軍同志，對不起，關於坡爾宗諾夫的消息，我忘記報告了。

潘菲洛夫回想了下，眉毛微微向上動。
——怎樣？你說，你說，……他滿有興趣的說道。

八

門又敞開了，副官走進來。

——將軍同志，維時弗斯基中校來見你，從第七十八步兵師司令部來的。

潘菲洛夫馬上看一看我。

——好，很好。

隨後他不由的整理整理頭髮，換了換黑鬍鬚，伸伸後後的駝背。顯然，他是等待着很重要的意見。但是，他若一看我，向副官說道：

——請你讓他稍等一會。

他不願意趕快結束我們的談話，我們的將軍不吝惜時間，竟能找出工夫來同營長談話。

——你說，你說……披爾宗諾夫怎樣呢？——他說道。

我就說了當披爾宗諾夫在那些我稱爲「透兵」的人中，從樹林裏走出來時的情形。又說了在最後一次戰鬥中，他那銳銳的眼睛炯炯，小心地看着地勢，拿着反坦克車手榴彈準備擲去的情形。

——問候問候他！——潘菲洛夫說道。——不要忘記替我問候迪·莫梅什，烏雷同志，每個兵士都願意聽到誇獎他忠實盡職的話。

還沒有分別之前，他又攔手來，他又按照卡查薩的習慣，雙手握着他的手，很親熱地握了二

——莫梅什。烏雷同志，請你即刻就替有功的人請賞。請你今天就把名單和品評表交給我。

「好吧，你可以走了……大概，我可以讓你的家人休息到明天。祝你幸福……」

他跑到我前邊，很快走到門口，把門打開。

「——中校同志，請你過來。」

中校戴着那不是在前綫上所戴的紅猶軍帽，走進來了。

我想走出門去，但是燈非洛夫拉一拉我的袖子。使個眼色，叫我看來那的一個人，他向我

耳旁低聲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這是授兵來了。是遠東的戰士，乘火車飛馳了十二天，趕上了。莫

梅什。烏雷同志，這就是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附近防禦戰的意義。時間，我們贏得了時間！」

他的眼睛裏隱隱現出了興奮而幸福的眼淚。

我走出門來，關門的時候，又回頭將軍一看。潘菲洛夫把用小皮帶繫着的錢袋解下來，放在

桌上，他身材短小，稍微有些駝背，微黑的頸間有些皺紋，此刻他已面向裏邊站着，帶着歡迎的

姿勢，指給中校坐位。另一隻手，更正確些說，祇是一個大姆指頭，不出的摸着鼓鼓的錢袋子。

「外邊下着大雨，天空中佈滿了烏雲。車站附近響着大砲。有些煙霧的氣味。四外掛起白茫

茫的雨絲織成的帳幔。

恐與無畏

蘇聯·別克原著

愚卿譯

出版者

太岳新華書店

發行所

太岳新華書店

定價

每冊

元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57

17306A

440